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佚存叢書
及粵雅堂叢書皆收有此書粵
雅覆刻佚存且有敝漏故據佚
存本排印並附粵雅本伍崇曜
跋於後

周易上經傳卷第一

宋 清源李 中正 伯謙 撰

三三乾上乾下

首頁闕。事業既備。天下皆已利。見於在田之日矣。故在天在田。所處雖異。而利見者不異。以龍德之素著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乾六爻皆言龍。九三獨不言龍者。蓋九三居下卦之上。有過中之危。非終日乾乾。至夕猶惕。則危且有咎矣。若語辭也。猶不節若。則嗟若之類。九三過中。當有咎。以其履危守正。能自惕懼。故无咎。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三不言龍。而以乾乾言之。乾卽龍之象也。四不言龍。而微其意於或躍之辭。躍者龍之事也。三多凶而人惟危。四多懼而位近君。雖以聖德。尤所難處。其所以无咎者。或躍以進德。在淵以守位。故雖在天在田。在人皆隨其適至。而在我无成心。以此處危懼之地。又何咎之有。九三九四二爻。文王當殷之末世見之。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飛龍在天者。以天德居天位也。九五大人。得位變化。利澤生民。天下固奚之於在田之日矣。今以天德居天位。豈不利見之乎。二五大人。非有異也。特所處不同爾。故爻皆有利見大人之辭。在田則願見在天則既見也。說者以二五大人爲君臣交利相見。豈知九二在田。已有君德。蓋乾純乎君。不取君臣相應之義。

上九亢龍有悔。

龍潛於地之下。見於地之上。躍於天之下。飛於天之上。潛見躍飛。未有無其位者。上九以陽剛之極。處無位之地。窮不知變。以至於亢。能無悔乎。龍者君象也。時窮數極。而亢於位。非殷之末世乎。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九者陽之窮。復變而爲一。是知陽數窮於九。未有窮而不變者也。乾六爻皆九。取其能變也。乾有至變之道。而上九不知適變之用。故聖人於六爻之後。復明用九之義。羣龍蓋指六龍言之。乾之六龍。惟不以剛爲首則吉。蓋上九以剛處上。則有悔。二五以剛處中。則利見。非吉而何。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大者無限極之辭。大哉者贊明不盡之意。乾之所以大者元也。萬物之始。無不資於乾之元。乃統天者。蓋天猶人之形體。乾猶人之精神。所以統天者乾也。所以運用形體者精神也。天且爲乾所統。則物之

資始可知。蓋一元之氣，升而爲雲，降而爲雨，品彙之物，莫不資之以流形。流形者，形遷如流也。既散而爲雲，雨之行施，又運而爲大明之終始。大明者，離日坎月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之所終，乃月之所始。月之所終，乃日之所始。離日坎月一終始，而六位於是乎成矣。此言卦之六位，備坎離也。六位既成，然後因時乘駕乎六龍之陽，以御天而運行，則其爲亨可知。乾道之妙，循環變化，無一息留，而萬物流動，遷改於雲行雨施之間。各正性命於保合大和之際，是知萬物之性命，乾之利貞實各正之也。萬物之大和乾之利貞實保合之也。曰乃利貞，以見其功用之不分也。元亨利貞，周流不窮，乾何爲哉？首出於庶物之上，而萬國自臻於安寧之域，未有物之先，則言萬物，既有物之後，則言萬國，謂之萬國者，兼民與物言之。乾有君象，故言萬國。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乾者剛健中正純粹精之謂。天之運行，特象其健而已。故象不曰行乾，而曰行健也。記曰：誠者天之道。天惟其誠，故無息。自強不息者，君子體乾之行健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此贊六爻之辭。當初九潛龍之爻，一陽之氣雖動於下，羣陰尙盛而處其上，然龍本變化，姑潛藏勿用。以俟時。陽本發生，今尙微而在下，故發生之功未見。九二見龍在田者，二陽發見於地之上，功漸及物。

象聖人執中道而用於天下。溥博淵泉。無乎不足。使賢者皆可俯就。愚不肖者亦可企及。天下皆君子之歸。而合乎中。此德施之所以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乾者健也。乾乾者健之至也。終日運行。無不合乎乾。反復周旋。無不在乎道。故乾乾以法天。反復以求中。失中則違道矣。或躍在淵。進無咎也。進者咎之招也。九四汲汲於進德。而不汲汲於進位。何咎之有。飛龍在天。大人造也。飛龍而在天。大人而居九五之位。乃其所也。不謂之作而謂之造者。明其施爲制作。與天同其造化也。大人之造。既以契乎乾。此所以先天後天而皆弗違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理未有亢而不悔。盈而不虛者。上九陽窮於上而不知變。數過乎中而不知退。滿而致溢。其可久乎。然自有道者處之。則大盈若沖。不窮於亢。斯可久矣。用九。天德不可爲首者。善用天德者。用其變。不善用天德者。用其剛。窮而能變。此聖人所以貴用九之道也。夫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於人乎。聖人不敢以剛爲天下先。所以全其天德也。乾卦爻象之序。與諸卦異者。易畫於義。繇於文。爻辭作於周公。彖象作於孔子。篇秩次序。各因其世。自王弼釋經。欲其先後相備。乃類而聚之。以彖次繇。大象次彖辭。爻辭次大象。小象繫於爻。惟乾一卦猶存古文易。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四德之元。配四端之仁。豈非善之長乎。亨者。一氣之通也。一氣於此而亨通。衆美於此而會聚。故曰嘉之會。利者。一氣之利物也。然義以刻制爲事。而利不生其間。則不和。一氣之摯斂。乃義之刻制也。而萬物莫不說是刻制之中。有利乎物者存也。故曰義之和。貞者。一氣之正固也。以此爲物之根本。則物之

歸根者抱夫一。以此爲物之根本。則天下之動者貞夫一。物抱夫一。然後發生者本焉。事貞夫一。然後無窮者出焉。故曰事之幹也。是知貞乃亨利之所終。而元之所始。猶剝有不食之果。升有不息之貞。所謂幹也。文言而下凡六節。或以天氣。或以人事。或參天之義。以發揮四德六爻之義。諸卦皆無文言。獨乾坤有之者。蓋乾坤者易之緼。諸卦義皆緼藏於其中。亦猶天地之大。無一物之不備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體元而在我。則爲仁。仁者宜在高位。故足以長人。一國施仁。則一國愛而戴之。一家施仁。則一家愛而戴之。是知體仁者。雖不期以長乎人。而自有爲人愛戴推尊之理。幽人之歸太王。天下之歸于周者。以其有長人之仁。而人心倦倦。自之容釋。猶萬物發育乎春。而震爲長子也。君子體乾之亨。會聚衆美。斯可以合禮。如男女以享嘉而會合。則有婚姻之制。少長以享嘉而會合。則有鄉飲之序。君臣以享嘉而會合。則有朝聘之儀。是嘉美之會。足以合禮文之盛。猶萬物相見乎離。而離爲文明也。說以使民。則民忘其勞。說以犯難。則民忘其死。七月之一詩。東山之四章。忘勞忘怨之義也。先王之於民。勞之所以逸之。殺之所以生之。故能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此利物足以和義之意。猶萬物彫瘳於秋。而說言乎兌也。事以智謀。物以智創。智而不正。則事變得以搖之。謀而不正。則異議得以屈之。守而不固。則衆力得以傾之。故曰貞固足以幹事。猶萬物終藏於冬。而成言乎艮也。君子體此四德而在我。則我之四德。卽乾之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龍德而隱。未見知於時。然聖人存其在我者。而知與不知。非所計也。故遯世無悶。聖人無心於隱顯。而不成乎名。故不見是而無悶。道在所樂。則行之而不疑。外在所憂。則違之而不顧。憂樂一徇乎道。而從違不係乎人。確乎有守而不變。此時乎而潛者。所養如是。中庸曰。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又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其潛龍之德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九二以龍德居中。則位在所略。而德在所先。故以龍德正中言之。正中者。如日必作。夜必息。寒必裘。暑必綰。適其中而無過不及。故曰正。初之潛。三之惕。或過或不及。而勿用厲無咎之不免。惟二有正中之德。而無虧欠不全之處。發而爲言。則皆中庸之言。而無不信。制而爲行。則皆中庸之行。而無不謹。著誠去僞。而邪妄不得以干吾之防。德雖足以善乎世。而未嘗有矜伐之心。內外交相養如是。則輝光日新。溥博淵泉。大而化之謂聖矣。則九二雖未有君人之位。已有君人之德矣。故聖人特引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而以君德稱之。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

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三處人道之危。而能無咎者。進德脩業而已。忠信也者。所以爲進德之階。脩辭立誠。所以爲居業之地。然進德脩業。初無定法。知至者已至之功也。知終者未至之功也。知其已至者。既能至之。非見幾之明者能之乎。知其未至者。復能終之。非擇義之精者能之乎。如是則以此處上。雖受天下而不爲泰。吾何驕。以此處下。雖簞瓢陋巷而樂不改。吾何憂。德業兩盡。而驕憂兩忘。雖處危厲而無咎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上下无常。以其位言之也。進退無恆。以其心言之也。上下无常。非爲邪。以干時。進退無恆。非離羣。以自利。進德脩業。欲及時。以盡性分之所當盡。故處難處之地而無咎。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萬物聲應氣求。各以類應。然水流濕而不就燥。火就燥而不流濕。雲一於從龍。風一於從虎。故萬物皆以類相與。非其類者不與也。不類於物而能類物者。聖人也。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物孰能類之。惟其道至公也。故於物無私。大同也。故於物無異。萬物無不由其道。此聖人作而萬物無不覩之也。本乎天者。

其性親上。本乎地者。其性親下。各從其類如是。蓋不期然而然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有位則貴。未有無位而貴者。有民則高。未有無民而高者。上九非無位也。以歸於貴而失其位。非無民也。以窮於高而失其民。非無輔也。以亢於上。則賢者安於下而不爲輔。又何動而不悔哉。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微而在下。故勿用。時舍者。時止於此。終日乾乾。行其進德脩業之事而已。或躍在淵。自試其德業之成否。飛龍在天。則居上而治。龍德而至於亢。窮不知變。宜其災也。乾元用九者。四時之運。九十日而變。變則復元。故乾用九在元。窮則變。變則通。而天下治。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冬之藏也不固。則夏之發也不茂。潛藏於始者。乃所以振發於後。九二龍德著於在田之日。而天下已被其文明之德。與時偕行者。時乎進德脩業。故不得不與之偕行也。乾道乃革者。九四雖未至於飛龍位。天德而乾道至此已革矣。乾道既革。進至於五。則飛天矣。乃位乎天德者。九五天位。所以位乎天德。出寧之君。與時偕極者。時既極而不知變。是與時偕極也。乾元用九。乃見天則者。乾用九在元。九十日

而變。乃見天之法則不可易也。元者始也。九十日則復始。用九則不與之偕極矣。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此合四德而言之。乾元不止於始而已。由始而亨亦元也。利貞者性情也。乾之性無不利。猶人之性無不善。人之情有邪有正。乾之情則無不正。蓋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始者元也。美者嘉之會也。利者乾之性無不利也。乾既無不利。則言其所利反不足以盡乾。故不言所利。大矣哉。乃贊明不盡之意。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乾之大不可以一理盡。故總剛健中正純粹精七字以形容之。蓋六爻純陽。爲天下之至剛。剛動不息。爲天下之至健。潛見躍飛。皆得其中。進退存亡。不失其正。積剛健中正以極於純粹精。然後足以形容乾之一字。聖人又發揮於六爻。以旁通曲暢其情意。一卦六位。皆乘以六爻之陽。以御天而運行六龍者。六陽也。乾之運用正象乎天。六陽之氣升而爲雲。降而爲雨。而天下無不得其平。則乾之功用博矣。敢問純粹精何別。姑借米喻之。不難之謂純。去其糠粃之謂粹。除其糟粕之謂精。又以六爻旁通諸卦。初九變爲姤之初六。則龍變爲魚。九二變爲同人之六二。則文明以健。九三變爲履卦之六三。則履虎尾。匪人凶。九四變爲小畜之六四。則血去惕出。九五變爲大有之六五。則離明當天。上九變爲夬之上六。則剛長乃終。又以六卦旁通乎六十四卦。其意莫不該貫。乃見乾之六爻發揮有無窮之義。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

成德者德之全也。一毫虧缺。不足謂之德。既成矣。而行因之以著。非德之外有所謂行也。潛龍雖有聖人之鎡基。猶待養之。而後成。隱而未見。其德尙微。未至於見也。行而未成。其功尙微。未至於成也。是知初之弗用。非不用也。養其德以大其用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君子之德。至於中而止。學以聚之。所以會此中也。問以辨之。所以擇此中也。寬以居之。所以守此中也。仁以行之。所以用此中也。故雖在田。而有君人之德。回問爲邦。雍可南面。其潛龍之德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三四。介乎四剛之間。承乘皆剛而不中。故三不免危。四不免疑。九四於乾道乃革之際。尤所難處。於此而能自疑。知進德而不求進位。何咎之有。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中天地而立。稟陰陽粹精之氣而爲人。其初未嘗不與天地相似也。惟其不能體天地之大。養其小體爲小人。則與天地異矣。大人者。惟能全正大之理。抱陰陽之粹。故能參天地。日月四時鬼神而無間。蓋

天地者陰陽之體。日月者陰陽之精。四時者陰陽之變。鬼神者陰陽之靈。乾之三五利見。天地合德也。六位其坎離。日月合明也。行此四德。四時合序也。潛見躍飛。變化不測。鬼神合吉凶也。夫然後建大中。乘三才。超乎數而不囿乎數。理在我。則是我先乎天。而天不違乎我。理在天。則是我後乎天。而我不違乎天。天時即元亨利貞。運行不息者。以天之大。且不我違。則人鬼可知矣。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亢者中之反。天下之理。至於中而止。上九過乎中。不知進極必退。存極必亡。得極必喪。能無亢乎。聖人非能有進而無退。有存而無亡。有得而無喪也。惟能體乾之變。用剛之正。知進知退。而不牽於進。知存知亡。而不囿於存。知得知喪。而不係於得。進退存亡得喪。一付之數。而在我無成心。達時之變。而處之皆得其正。如權萬變而衡當平。時萬變而中常在。曾何亢悔之累哉。兩言其唯聖人乎。深以歎唯聖人。處此然後能不失其正也。又乎疑辭也。言其不止於聖而極於神矣。言進退存亡而不言得喪者。蓋時有進退存亡。而我無得喪。所以爲聖人也。

又大明終始六位時成說。

元者。陽用事之始。亨者。陽用事之終。自春徂夏。物之見乎離。則陽之終始大明矣。終始既大明。則六爻之位。自一陽來復。推而至。上九六位各得其時成。六位之功既成。茲乾所以乘六龍而御天也。此說亦

通。

三三三 坤上坤下

一中亟三。積一二三。總之而爲六。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萬物資始於乾。資生於坤。故元亨之德同。乾以剛健爲貞。坤以柔順爲貞。故利貞之德異。牝馬之貞者。乾龍變化。極於飛天。坤馬柔順。終於行地。蓋變化者君之象。柔順者臣之道。牝馬取其健不勝順也。人臣之道。患在健勝順。牝馬之貞。則健不勝順矣。健不勝順。則患其柔佞而入於邪。君子有攸往。則不至於爲邪矣。蓋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健順兩盡也。乾爲馬。坤以柔順變之。則爲牝馬。坤爲牛。離得坤之正性。則爲牝牛。易之取象。旁通不拘。上弼曰義。苟在健。何必乾乃爲馬。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卽此意也。先迷後得主。利者。牝雞無晨。西雲不雨。先則失道而迷。女待男行。臣待君唱。後則得主而利。主猶守也。後得主作一讀。且以八卦致用之序觀之。乾統三男於東北。坤統三女於西南。西南三女之位。得朋也。東北三男之位。喪朋也。人臣貴乎喪朋以事君。不貴乎得朋以爲黨。安貞吉者。以順爲貞也。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無疆。乾曰大哉。坤曰至哉。大言其尊。有始之義也。至言其極。有終之義也。大則無方。至則有所矣。始則未生。

終則成形矣。蓋月本無光。承日之光。坤非有元。資乾之元。坤之資生。所以承乾道之資始。坤之厚載。所以合乾德之無疆。此坤之元。卽乾之元也。無所不容。曰含弘。無所不達。曰咸亨。不以惡物而廢容載者。含弘也。不以僻陋而廢發生者。咸亨也。坤之含弘光大。莫不承乾之施而後亨。此坤之亨。卽乾之亨也。坤爲牝馬。卽地之類。若良馬老馬。乃乾之類。非地類也。坤至柔而動也剛。牝馬至順而行則健。以健濟順。故能任重而致遠。行地而無疆。此坤之利貞。所以異乎乾之利貞也。柔順而不貞。乃小人之所尙。柔順而利貞。乃君子之所行也。先則迷而失其道。後則順而得其常。西南得朋。則陰類愈盛。雖得何益乎。東北喪朋。進與陽交。雖喪何損乎。故得朋則徒與類行。而無交感化生之功。喪朋則進與陽交。而有君臣會聚之慶。故京氏易傳曰。女既嫁。降父之服。臣既仕。先公後私。言臣妾之道。自其夫與主之外。則皆私也。人臣而能安於貞。斯可以應地無疆。蓋地惟其安於貞。故能載華嶽。不以重而壓。振河海。不以深而洩。此地之悠久無疆也。應地無疆。則與之同是悠久矣。乾之君子。行此四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坤之君子。安貞之吉。則應地之無疆。道不虛行。只在人爾。坤之一象。其致意於貞者二。其言無疆者凡三。豈非正固乃其本。無疆乃其用。至於應地無疆。則爲臣之義盡矣。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墮乎宅卑者。地之勢。坤之德。則取其至卑而至厚。故能載物而無疆。乾之大象言健。坤之大象不言順。而言厚者。凡天下之逆者皆薄也。自厚德之君子觀之。安有毫髮之不順哉。故言厚則順在其中。而順

未必能兼厚也。德之薄者，驕於自高，傾危必至。己且不能自持，況載物乎？乾之象不言乾，乾之德不可盡也。惟健其庶幾焉。坤不言順者，順之爲德未足尙也。有坤之厚，斯足尙矣。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堅冰至，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聖人於陽，護其微而戒之於始。於陰，則防其漸而絕之於終。初六微陰始生，而曰凝者，陰性慘而行疾，纔生則凝。天地陰陽迭相往來，其來必有所自，其往必有所藏。當盛暑之時，地下愈深愈寒，陰氣之凝也，蓋自此始。豈不曰履霜乎？特以盛暑之月，人不之覺爾。馴而致之，其終必至於堅冰而後已。姦子賤子之禍，常萌於國家之盛時而不覺。非智者孰能察之？田氏篡齊，來於威公之霸。六卿分晉，肇於文公之興。趙高之姦，蓄於始皇之時。竇憲之亂，始於光武之世。司馬懿之禍，生於魏武之手。五胡之亂，基於平吳之後。皆當其盛時而不之覺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六二居中得正，蓋地道者也。中則不倚，故直。正則無邪，故方。直則不阿曲，以從人。方則不詭隨，以徇物。所以充實光輝而至於大也。乾之大，則極而至於聖。坤之直方，至於大而止矣。入聖則未優，爲賢則已至。故以直方大言之。君子靜而涵養者，無非中正。動而發見者，無非直方。蓋惟天下至靜爲能動，至柔爲能剛。六二居卦之中，處地之正，宜若靜而不動矣。今乃以動言者，靜蓋其本，而動則其用也。以柔居柔，宜若諂曲而不能方。此言直方者，中則直，正則方也。卦之六爻，惟六二處地道之正位，故直方之義。

發於此。六二靜而中正。動而直方。乃出於性之所蘊。德之所有。及因事發見。則皆自然而然。非有所習而後能也。蓋有所習而利。則所見於所習。習則利。不習則不利。不習無不利者。皆出於自然而然。果何待於習。又何施而不利哉。茲所以爲臣道之盛。而地道之光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六三以陰居陽。內明外晦。有章美之才。而不自炫曜。臣道所當然也。三惟含章。然後可貞。苟自曜其才。則失正矣。蓋人臣而自曜其才美。鮮不爲才美所累者。惟養明於晦。藏智於愚。庶乎其可貞也。至於或從王事之際。則無以成功自居。惟代君以有終而已。蓋不盡心於從事。則爲不忠。不歸功於其上。則爲不智。必全保身之哲。審從事之宜。則其含章不發者。終於必吐。特以時而發。則材足以任事。智足以達權。而其智光大足稱矣。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謹不害也。

四陰既長之時。君子好遯之日也。當危行言遜。以包周身之防。括結也。囊所以藏也。斂其才智而韜藏之。則是非兩忘。毀譽無由至矣。天下皆知毀之爲害。而不知譽之尤爲害也。當小人侵盛之時。而有譽於世。取禍之道也。乾之潛龍。隱而養德。將以致用也。坤之括囊。退以避禍。處於無用也。潛龍當一陽之始生。括囊當四陰之浸盛。所處之位有不同也。而括囊之義。爲引身而退者設也。若夫立人之本朝。而括囊以自全。首鼠而兩可。特張禹、蘇味道之流爾。豈六四之義哉。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易首乾坤，以嚴君臣之分。五君位而坤以臣處之，衣在上以象君，裳在下以象臣。五雖尊位而裳則臣象也。乾六爻皆君象，故九二在下而曰龍，坤六爻皆臣道，故六五雖居尊而曰裳。黃者土之正色，其文美，其性順。六五以中德居尊位，以順德守臣節，寧有不吉哉？元吉者，自天祐之，故曰元吉。五以臣道居尊位，上不迫而下不疑，如伊尹攝政以訓大甲，周公攝政以朝諸侯，而有辭永世，德音不瑕，非文在其中而美之至者，能如是乎？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六陰極於亥，純坤用事之時也。一陽雖未生而乾實位乎亥，此陰陽氣爭，君臣分難之際，故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常陰極之時，而以龍言之，不與陰之意也。龍本飛天而澤物，今乃戰於原野之間，蓋陰恃其盛而不退，以遜陽，聖人推陰數之極，其道必窮，故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陰盛陽微，其勢必爭，能無戰乎？玄黃雖難，雌雄必決，能無傷乎？血陰類，雖玄黃尚難，而陰有必傷之理，故以血而言。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乾用九在元，所以大其始；坤用六在貞，所以大其終。人臣之道，保其初節易，保其終節難，惟能安貞於始，斯能永貞於後矣。乾大其始，坤大其終，所謂德合無疆也。或問坤用六何以配乾用九？蓋六者六甲之數也，四時之運，九十日而變，六甲之數，六十日而周，故四九三百六十，六六亦三百六十，此九六之

數所以爲乾、坤之用也。或曰：乾、坤用九六，其數既然矣，敢問九六之所由本。曰：天地之生數五，天、一、三、五，倚之而成九；地、二、四，倚之而成六。說卦曰：參天兩地而倚數，此明九六之本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乾體剛健，貴乎純粹；坤體柔順，貴乎剛方。使坤一於柔而動不剛，一於靜而德不方，則違牝馬之貞，昧坤順之義。故柔者坤之體，剛者坤之用。靜者坤之性，方者坤之德。用根於體，而德出於性，以此待陽之倡，則後得主而有常，以此承天之施，則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言其不止於順也。必順中者健，然後足以承天而時行。時行者，承天而行。時發者，從事而發。則知坤之行，以承天而時行，非如乾之行，健不息也。

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善惡之積，非朝夕之故。慶殃之來，非朝夕之間。其所由來者漸矣。故積善而成君子，易以陽象之；及陽氣剝盡而成坤，則君子之道有時而消矣。然一陽復出而爲震者，餘慶之不泯也。積惡而爲小人，易以陰象之。然陰氣決盡而爲乾，則小人之道有時而亡矣。然一陰既始而爲巽者，餘殃之猶在也。善積於前，慶鍾於後；惡積於身，禍及子孫。天道好還，事理必至。猶陰之始凝，順而長之，則至堅冰矣。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惟正故直。惟義故方。直以言六二之正。方以言六二之義。然先言正義而後言敬義者。蓋地道貴正。故以正言之。君子體坤之正。必敬以直內。然後不流於邪僻。所以爲正也。君子體坤之義。斯度宜以方外。然後不捨己以徇外。所以爲義也。敬義並立。直方兩全。則推四海而準。通蠻貊而行。其德斯不孤而立矣。德至於不孤。則其直方之理大矣。以之遇事。則皆其涵養者爲有素。又豈待習而能何不利之有。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邵曰。陽知其始而享其成。陰效其法而終其勞。六三含章不曜。不居其成。乃人臣所當然。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知斯三者之義。則知地道當無自專以居其成。有代終以任其勞而已。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天地交通。則聖人出而萬物咸亨。天地不交。則賢人隱而萬物閉塞。蓋互文以見義。天地變化則微。而草木莫不蕃殖。况其大者乎。天地閉塞則大。而賢人尙且隱遯。况其小者乎。君子於此。身隱而名不彰。所以遠害也。乾之初九。龍德而隱者。以陽尙微。坤之六四。臣道而隱者。以隱大盛。君子之隱顯。隨時而已。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黃。黃色之美。黃中者。美在其中也。中有至美。斯能達逆順之理而無所蔽。故能正大臣之位。而無僭上之嫌。居大臣之體。無侵君之失。有諸中而形諸外。故暢於四支。發於事業。而不可揜。豈不爲美之至哉。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疑似也。隱盛則似陽。勢盛體敵。其終必戰。爲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以正其名。猶未離乎陰之類也。故稱血以示其傷。曰玄黃者。天地尙雜。陰陽未辨也。及玄黃既判。則如天冠地屨之不侔。豈可得而雜哉。故天玄而地黃。

三三震下坎上

乾、坤之後。繼以屯。蒙者。屯爲人道之始。必立之君。蒙爲人之幼稚。必立之師。君子之任。與天地竝。此屯蒙所以繼乾、坤之後也。天地既判。以造化之權付之三男。故屯以震。坎成卦。長男與中男用事也。蒙以坎。艮成卦。中男與少男用事也。自乾、坤而下。卦之備坎體者六。震主長子之器。艮處少男之位。而居中用事。極天下之至勞者。惟坎而已。此一六所以爲水數。天地造化。於此而分。君子經綸。由茲而始也。邵堯夫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蓋知此意。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健侯。

屯爲人道之始。故元亨利貞之辭與乾同。乾。坤易簡。盡於二卦而無遺。人道多端。雜見於六十二卦而後備。此元亨利貞之理與乾異也。屯之元亨。謂當屯之時。實有大亨之理。屯之利貞。謂當以貞固守正爲利。君子於此。能固守其正。則可以經綸天下矣。震動在後。坎險在前。屯難方興。處康屯之任者。當勿

用有攸往。往則陷於險。而民失所依矣。惟衆建諸侯以司牧之。乃康屯之利也。易言利建侯者。屯。豫二卦。蓋天下方屯。人心未寧。則急於立賢。以牧養斯民。天下已豫。四方無虞。則大封諸侯。以蕃屏王室。建侯雖異。而所以爲利則一也。屯。豫建侯。皆有震體。

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坤一索於乾。而得震。故曰始交。再索於乾。而得坎。故曰難生。此乾坤之剛柔始交也。以六爻言之。九五之剛。始交乎六二之柔。而六二之柔。乃有乘剛之難。此二五之剛柔始交也。大凡陽氣困於陰盛之時。君子處於小人未退之際。皆爲屯之世也。六子之序。震爲長子。而坎次之。屯之爲卦。震在下。而坎重焉。坎險在前。雷雨未作。膏澤未降。非屯難之象乎。大亨貞者。於屯難之中。固有大亨之理。而處康屯之任者。必知大亨貞之義。蓋雲雷未作。雨澤未及。物則爲屯。雷雨既作。澤已及。物則爲解。此言滿盈者。及其既亨。則必有滿盈之理也。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者。蓋草而未齊。昧而未明。天之造化萬物。其始皆然也。治之未定。猶草而未齊。功之未成。猶昧而未明。此康屯之始也。故天造之始。草昧而已。成之者六子也。何爲之有哉。君之致治。造始而已。何往之有哉。然天雖付於六子。而其運未嘗息。君雖付於諸侯。而其心未嘗寧。故人君之康屯。不必親往而後有功。建侯以代之而已。雷雨之動。其氣已滿盈乎天地之間。物雖未生。而已有奮發之意。天造之始。雖尙草昧。而已有絜齊之理。人君當草創之始。紀綱法度。猶未遑立。聲明文物。猶未大備。宜建侯以助安民而不自安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乾坤不自任其勞，付其用於震坎。此雲雷所以爲亨屯之象也。然雲布於上，雷動於下，雖未成澤，而震動網緼之氣，已有解散之理。此天下所以有待乎君子之經綸之大。起於一心，惟因性循理，無汨其序，則有條而不紊矣。易以坎爲水，爲雨，爲泉，言其功已及乎物，惟屯施未行，需須有待，獨爲雲象。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磐，言其居安；桓，言其威壯。當屯之時，弱者不能自立，必依於強，以有立。初以陽剛在下，衆心所恃以爲安者，磐桓居貞而不敢輕動。然屯難方興，非衆建諸侯以爲助，豈能獨濟乎？故繇言勿用有攸往。爻言利居貞，卽此意也。方天地肇判，君臣未立，鹿豕狉狉，草木榛榛，斯民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羽毛不足以禦風寒，爪牙不足以充嗜欲，必求其強且大者而庇焉。此後王君公所由立也。故聖人推本建侯之義，旣言於卦之繇，又言於爻之初。初九雖在下，然繼乾坤之後，居屯難之始，濟屯之責，實在乎此。則知初之所以磐桓者，志於行正而已。行正者，出斯民於屯難之中也。易以陽爲貴，陰爲賤，初能以一陽之貴，下二陰之賤，實爲卦主。故建侯之辭，與繇辭不易，互體坤爲衆，爲土，震爲長子，有得民之象。孟子曰：得乎丘民而爲天子，況於大得民乎？初雖非君位，而能大得乎民，則有君道矣。民捨此將安歸乎？初九以貴下賤，而大得乎民，九五以剛居尊，而尤屯其膏，民心無常，撫我則后，是知屯之九五不取君位，子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於此可見。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六二當屯遭之時，上應於五。乘馬班如而不進者，以其迫近於初九之陽剛。然初九非爲己之寇難，乃欲與之爲婚媾。而六二守正，無與之字育之理，必至十年天地之數周，而屯難之數極，知五之不可與有爲，乃與初有主育之功。聖人謂六二之難，以其乘初九之剛，而迫近之始，則守正不字，至於十年乃字者，反經而合乎道也。故曰反常。此箕子佯狂爲奴，卒爲武王陳洪範之象。

六三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無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六三以柔居剛，不中不正，處屯難之時，居震動之極，貪於所得，而不虞後患，陰性晦昧，不知擇主而從之。猶人之即鹿，欲動於中，見昏於外，但入于山林草莽之中，迷惑失道而已。果何益哉！夫若君子見幾而作，以其往必有咎，不如舍之爲愈。六三既有往吝之戒，又有君子幾不如舍之辭者，何也？蓋自三至五，互體艮，艮爲山，有林中之象。又爲止，有見幾而止之象。君子於此，則見幾而作，小人於此，則往吝而窮。惟其所擇而已。往吝窮者，往則必吝，吝猶不改，必至於窮。吝者有過而憚改之意。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四與初爲正應，初震體爲折足之馬，而四乘之，猶班如而不進者，必待求而後應也。孟子曰：仕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六四待求而往，故其往則吉，无不利。蓋往與初九成康屯之功，以弘濟斯民，則舉天下皆蒙其利矣。六四舍屯，其膏之主，以從大得民之君，非見幾之明，能如是乎。

此爻有微子去之象。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九五以剛居尊處屯難之時，既不能衆建諸侯，與天下同其利，而使初九磐桓居貞，以得民於下，又不能親附大臣，資以輔佐，而使六四乘馬班如，以往應於初，上下之情不通，而德澤不加於民，此屯其膏之象也。小而爲一國之主，不侵君以得民，以此爲貞則凶，豈不有乖於大享貞之義？處屯難之中，不能弘濟博施以拯斯民，又何光大之有？坎爲雲而未雨，有屯其膏之象。此爻象殷之末世。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二之班如，待時而往；四之班如，待求而往。上之班如，果何時耶？處屯難之極，近屯膏之主，是雖泣血漣如，以諍之，適足以殺其身而已。又何可長哉？原其設心，爲己計則愚，爲君計則忠。有比干諫而死之象，坎爲薄蹄之馬，上六乘之，終無出險之期，故班如而不進。坎爲血卦，泣血言憂傷之深，漣如言其續出而不止。又乘馬班如，欲應六三，卽鹿無虞，非才妄動之小人，至於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三三坎下艮上

古之學者必有師，而盛德之君亦尊道德而師之。堯學於君囑，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圖，湯學於伊尹，武王學於尙父，成王學於周公，皆以萬乘之君而學於其臣者也。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蒙雖幼稚。有可亨之理。蒙之所以亨者。非我求彼。必待重蒙求乎我。則有可亨之理。使其不求而不告之。憤悱之機未達。玩襲之心已生。雖告猶不告也。我指九二而言。童蒙指六五而言。五艮體。艮爲少男。童蒙之象也。我者以道自任之辭。周召告成王。皆以我稱。孟子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與我友。筮所以決疑。蒙之求我。亦所以決疑。蒙者精一以筮之。教者精一以告之。至於再三。則其志不專。宜其不告也。然不告之告。乃所以深告之也。利貞者。教者學者皆利乎貞。正固精一。所以爲蒙之利貞。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山在前而其下有險。人之情。見險必止。蒙之象也。然險而止者。乃所以求其亨通也。故蒙有可亨之道。必求其所亨通之地。而道達之。則蒙者亨矣。得其時中。則蒙無所不亨。蓋當其可之謂時。適其時之謂中。志應者。彼求則有志。我應之。是應其志也。如彼無其志。我求以發之。彼豈應哉。人以精意求決於我。如初筮於神是可告也。剛中者。誠實不變也。初筮而告之者。專一於中。無所或撓。如其有玩我之心。至于再三。則雖告猶不告也。如是則非惟蒙瀆我。而我亦瀆蒙矣。蒙至於瀆。則適以滋其蒙爾。瀆猶衣之汗瀆。久而益滋。故瀆有滋意。洪範休咎之證曰。聖時風若蒙。常風若是。知蒙者聖之反。蒙之與聖。在乎養不養之間爾。蒙以養正。如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之意。加以一毫人爲。則非養正之義。於童蒙之

初而養其正。則渾然天理。而不汨於人爲。茲乃作聖之功用。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大象坎體言泉。惟蒙一卦。泉出於山。達於江河。放乎四海。混混然不捨晝夜。其孰能禦之。君子養源於一性之間。及其盈科而進。成章而達。必果其行。勿使或墜。育其德。勿使易涸。此有本者如是。果行育德。其終不至於聖不止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初六陰柔微而在下。倥傯顛蒙。愚而無知者也。將以開發其蒙。利用正法以爲之儀刑。刑如刑于寡妻。刑于四海之刑。所以儀刑之者。特用以說其桎梏。過是以往則吝。蓋發蒙之道。止於如是。不可過也。正法者正規矩典刑以示之。一說刑如朴作教刑之類。乃是發蒙之具。若以爲刑殺。則非也。桎梏。顏次仲以爲昏蒙之桎梏。此說爲優。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九二陽剛誠實。爲亨蒙之主。以我之有餘。包蒙之不足。蒙指六五童蒙而言。九二剛中。與六五爲正應。其所以包蒙而獲吉者。必待六五謙虛以下於我。如人之納婦。先備六禮以下之。此納婦之義也。人君以禮而下於我。致謙以尊乎道。此九二包蒙之吉。由六五能盡納婦之禮而有是吉也。則爲之臣子者。始得以負荷其國家之事。由其剛柔交接而然也。如湯幣三聘伊尹。學焉而後臣。然後伊尹得以任天。

下之重。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學者之義。當謹其所從。六三於上九。正應也。然剛強不率。非所當從。九二之於六三。非應也。然九二爲享蒙之主。義之與比。六三不中不正。不能擇義而從之。猶女子之有行也。苟見剛強之夫。遂委己而從之。其所守不正。所行不順。果何所利哉。蓋捨九二享蒙之主。而從上九之正應。然上九剛強不率。在所當捨。苟往而應之。其行若順。而實不順。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學者之從師。猶陰之順陽。月之承日也。故以虛從實。則有益。六四困而不學。不能資誠實之賢。以啓迪其心。則愚斯爲下矣。各有憚改之意。六四無應於二。而又秉承皆陰。故有獨遠實之意。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困而不學者。困蒙也。謙虛受益者。童蒙也。古之賢君。自處以寡昧。退托於未明。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富有四海。守之以謙。舉天下片善寸長。悉歸諸己。江海所以王百谷者。以其能下也。九五屈至尊而學於九二之臣。則不挾貴矣。謙冲退托。以童蒙自處。則不挾長矣。有尊道貴德之誠。則不挾賢。夫如是。則誰不輕千里而樂告之以善道。順以巽者。蓋順巽以入於道也。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上九過剛而處一卦之上。昏蒙之極者也。方且強梗而不率。怙終而不悛。如舜之有苗。周公之三監。孔子之少正卯。在所當擊。而不容恕。非如初六正法之所能化也。火炎崑崗。玉石俱焚。爲寇也。殲厥渠魁。脅從罔治。禦寇也。去其強梗。不率之上九。則上下斯服。從其教。而無不順矣。

三三 乾下坎上

天一生水。所以爲造化之始。乾坎氣交。所以致造化之用。邵堯夫曰。水天無應。不成需。卽此意也。乾下坎上爲需。所以象人君下其臣。同心相需。以成事功也。蒙以待賓師。需以合臣鄰。人主能尊尙師。傳以道問學。又能需臣鄰。以成事功。則天下之治。以次而舉。此需所以次蒙。卦之六畫。坎中一陽。有☐三陽之意。六四一陰。有阻三陽之意。上六一陰。有退避三陽之意。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君臣相需。以誠意交孚爲先。故以有孚爲本。中充是有孚。至於光明盛大則亨。貞固守此則吉。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心德既同。何難不濟。是知有孚乃相需之本。涉川乃相需之功。

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人情處平夷則舒緩。遇險阻則危懼。蓋投戈散地。離六親不能相保。同舟而濟。則胡越何患異心。詩曰。人涉卬否。卬須我友。是知人之涉難。必相須以濟也。方坎險在前。必有所待。是人情危懼之時也。又有

乾體剛健之材。何向不濟。故知險而能有所待。則非險之所能陷也。如是則雖處險難之際。而無困窮之理。需所以能盡有孚光亨貞吉之義者。九五之君位乎天位。居所得致。需賢以濟。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移。適其中。故曰正。此所以涉大川而利。往則必有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上於天。萬物所需。君子宴樂。天下所需。君子飲食宴樂。豈尸位素餐哉。必施其澤於民而後已。文。武燕朋友。故舊。成王燕羣臣嘉賓。其飲食宴樂者。皆所以合其歡而盡其心也。蓋無事而定交。然後有事。則可以相助。無難而好合。然後有難。可與共濟。此飲食宴樂之義。

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

人情將有所爲。必有所需。三陽在下。同心而進。以爲九五之援。聖人不慮其不能濟。而慮其急於濟也。故戒之曰。利用恆。無咎。利用恆者。處之若無也。夫可濟而不濟。則爲失時。未可濟而求濟。則爲躁進。郊者。遠於險之地也。雖去險尙遠。而先事以待之。此需于郊之義也。惟先事以爲之備。而又能鎮靜持重。以乘時。雍容暇豫。以應變。酬酢有裕。而不失其常。何至於犯難而行哉。蓋初九以剛健之材。遇險難之方作。而需于郊以待之。可謂臨事而懼。先事而防者矣。惟處之若無。而不失其常。所以成其功於後日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沙近水而能制水。九二剛中。近險而能制險。二陽上進。陰據其位。猶未退聽。雖小有言。君子不之恤也。蓋君子寧受小人之怒。而不寧貽國家之患。九二以剛居中。優游寬衍。而得制險之道。今雖有言。終必獲吉。故君子於此。要其終不計其始。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謹不敗也。

泥者水之瀕。九三與坎爲鄰。故稱泥。六四居坎體之下。坎爲盜。故有寇盜之象。致如春秋致師之致。九三居瀕險之地。與三陽相須。以濟險。寇我之來。由己致之。豈容畏避。災難在外。而能敬謹於內。合三陽以同心協力。庶可保其不敗。不言有功。僅言不敗者。亦臨事而懼之意。彖言剛健而不陷。正指此也。蓋乾體剛健。尤戒躁進。苟不敬謹以待之。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晁錯之削七國。庾亮之召蘇峻。未必皆非。而幾至於覆邦。豈非輕躁寡謀。徒致寇至。而不知敬謹之義乎。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六四一陰居三陽之上。以阻其進。然三陽與九五同心相需。以濟險。非六四之所能阻也。及三陽並進。一陰不足以敵之。而爲之所傷。然後下從初九。順以聽乎君子之命。故雖有需于血之傷。而不至於大凶。血者陰之傷也。蓋小人失勢。然後聽命於君子。君子雖得志。而不害乎小人。此爻曲盡君子小人之情狀。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九五倚三陽之助成濟險之功能以飲食宴樂固結羣賢之心而不昵比乎六四之一陰其爲貞吉可知矣君臣上下以志相投以道相與交孚無間如鹿鳴之燕羣臣嘉賓成王之燕及朋友非君臣上下沈涵淫佚之比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又酒所以養陽食所以養陰中正所以養心九五位乎天位以應天下之所需如雲上於天以應萬物之所僊需于酒食象天下之求養於君安得人人而給之但以中正之德應天下之需而已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需卦二陰皆爲險者也四以君子爲可陷故傷而出自穴上以君子爲可敬故安而入于穴穴者陰類之所安也三陽相需上行有不速之象而上六敬以待之是能棄小人之類以從君子豈不以吉終乎故雖以不仁而在高位而君子無已甚之心猶得以入于穴而未至於大失也蓋君子之於小人固無兩立之勢而未嘗有無小人之心但得其不妨賢不擅命退處於無用之地使君子小人兩得其所而已是知小人各爲身謀故臨難不暇相救君子存心以恕雖得志不爲己甚此所以有君子小人之辨以上六之未大失校六四之需于血則大失矣

三三 坎下乾上

需訟皆以乾坎爲體需則情親訟則情乖交不交之異也故乾坎之氣交通成和則爲需不交而爭則爲訟造化且爾況於人乎屯必有蒙者因人之生而後教也需必有訟者因情之親而後乖也是知易

卦之序皆本造化自然之理。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需訟卦辭皆首言有孚者需非孚則無功訟非孚則背理窒者抑塞而無所伸惕者戒謹而有所懼得中而止則吉終極其事則凶當人情乖爭之時利見大人以辨曲直不利涉大川以同患難以終爭乖隔之情而涉患難則舟中之人皆敵國也其能免於陷溺乎。

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尙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天下之情健而不險則不生訟險而不健則不能訟今也乾剛於上坎險於下上剛則有陵下之心下險則有陷上之意險而遇健訟之所由起也訟有孚窒惕中吉者九五一剛自乾而來得中而不過如人之訟以剛而來得中則止而不狃於爭矣君子之於小人中國之於夷狄小而刑獄大而甲兵皆訟也訟無曲直怙終必凶國無小大好戰必危故老子以佳兵爲不祥之器者知訟之不可成也九五大人尙中正之理以聽天下之訟故利見大人以平其曲直若以此而涉險難則人情乖違互相擠軋必淪于深淵而後已何所利哉。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下之情其終於乖者未有不始於同乾位乎亥坎位乎子乾坎同宮其本同也及其行則天上浮而

水就下。天西傾而水東注。動輒相違而不相合。君子觀天水違行之象。則知訟之所由起。故作事謀始。則可以息爭訟之端。是知天水終違。所以有訟。作事謀始。所以無訟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在易他卦。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皆相應。處訟之時。人情乖隔。則向之相應者。反而爲訟矣。初六材卑質柔。不勝其位。不能訟者也。九四恃剛陵已。初不得已。一與之辨。不永其所事。但小有言而已。當訟之時。雖小有言。而不永其事。豈不以吉終乎。終吉固異乎終凶。然猶待辨而後明。不若不爭而自勝之爲愈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九二以剛爲險之主。九五以剛爲健之主。二者角立而不相下。所以有訟。然乾爲君而居上。二爲臣而在下。自下訟上。非惟力不能勝。義亦不克也。其邑人三百戶。懼禍患之連及。故歸而其邑人皆逋竄而去之。蓋九二以臣訟君。則人之逃已。亦無足怪。目疾曰眚。無謂邑人之逃已爲所見之不明也。九二訟上。如春秋衛侯與元咺訟之類。乾伏坤。坤爲土爲邑。邑人三百戶。本乾體之所有。而九二恃險以爭之。理既不順。勢又不敵。此邑人所以逋竄也。自下訟上。則過患之至。自己取之。掇言取之易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凡訟皆生於貪。貪則不足於舊。故無涯之欲。何時而饜。不安分守。已以食其舊德。必貪人之功。以爲己

功。冒人所有以爲己有。倖得躁求。以至於訟。六三以柔居剛。材不勝位。不能訟者也。故處訟之時。人以爭訟爲能。己以不爭爲勝。舊德者先人之餘澤也。上九以剛陵己。乃能食其所素有。而不與之爭。貞者固守其正也。厲者惕若自危也。斯可保其以吉終矣。至於或從王事。則不敢貪天之功。以爲己有。無成者。不以成功自居也。從上則異於訟上。終吉則異於終凶。六三一爻。在他卦則爲不中不正。在訟則爲不爭善勝。易之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也如此。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二與五爲敵。自下訟上。勢不順也。四與初爲敵。恃剛陵下。理不直也。故皆有不克訟之辭。况初之辨已明。四雖欲以剛陵之。亦無與之爭者。苟知其理之不克。反而安於義命之常。一變其好爭陵下之舊習。而安夫此理之正。則吉矣。四之恃剛以陵下。本有失也。能安貞則不失矣。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九五大人爲聽訟之主。崇至仁以銷羶戾之習。尚中正以公聽斷之衡。善者聞風而自化。惡者見非而不爲。文王遜畔。遜路之俗成。而訟息於虞。萬豈非無訟之道乎。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上九以剛處上。健訟之極。六三從上而不爭。故上九則以訟而受其服。或錫者。或者之所錫與。非以義得之也。得以不義。失之亦然。故終朝之間。而奪之者三。鞶帶如左傳莊公二十一年鄭伯享王。王以后

之鑿鑿與之。杜氏注云。鑿帶而以鑒爲飾。今西方羌胡爲然。古之遺服也。鄭伯有功於王。而後王以此賜之。所以旌其功。今鑿帶不出於君錫。而出於或錫也。不以功受。而以訟受。命服以章有德。以訟受服。則人皆鄙而奪之者至矣。何足敬哉。夫九四恃剛陵下。苟能安貞。猶可獲吉。上九以訟受服。雖或三禡。僅不足敬。惟九二自下訟上。犯義命之大戒。禍患之至。皆所自取。何所逃於天地之間哉。

三三坎下坤上

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卦上體坤。互體亦坤。坤爲衆。不謂之衆。而謂之師者。取其有紀律。而可師法也。九二以一陽統五陰。爲卦之主。自二至上。有五人爲伍之象。初六一陰在後。有後殿之象。積伍兩以至於卒旅軍師。而兵法所由起。是知兵寓於農。自有成象。故聖人聖而寓於卦畫之間。

師。貞。丈人。吉。无咎。

師以貞爲本。丈人老成有德者之稱。九二坎中之陽。爲卦之主。坎應黃鐘之宮。律度所自出。人君任老成。有德律度所自出之人以帥師。則有吉而無咎矣。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師。衆也。貞。正也。不恃其衆而恃其正。以我之正而正人之不正。則民心歸往。而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者。九二剛中之將。有應於六五之君。則其委任必專。坎爲險。坤爲順。出民於萬死一生之中。非險乎。然行險而順乎民心。雖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者。知其毒我者。乃所以全乎我也。如東山之詩說。

以使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毒民而至於死。民猶忘之。則民之從也可知。毒如蠱以毒攻毒。孟子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瞑眩所以瘳其疾。故雖毒天下。而民從之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中有水。見地不見水。兵寓於民。見民不見兵。此古者井田之法。寓兵於農之象。容民畜衆者。容其民於無事之時。而畜其衆以爲有事之備也。又容民如地中有水。含容而無不包。蓄衆如水之在地中。蘊蓄而不可見。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初六以陰居陽。不正也。師以貞爲本。故於此明師出以律之義。師者出萬死一生之地。必有紀律法度。而後出師。使師出而不以律。雖善戰猶凶。況不善乎。如程不識軍行。必正部曲。擊刁斗。而虜不敢犯。李廣極簡易。無紀律。雖號飛將軍。而所向輒無功。蓋善戰者有時而敗。紀律法度所以保其不敗也。律謂正其紀律。使坐作進退。皆有常法。周禮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若師有功。則左執律。蓋示其師出以律之意。初六師之始。故言出師之法。上六師之終。故言賞功之道。所謂初上者。本末也。於此可見。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九二以一陽統四陰於下。有五人爲伍之象。此伍兩軍師所從起也。行師之道。當以閫外之權。寄之大將。九二雖處人臣之位。實爲一卦之主。蓋處大將之任。不可以不剛。剛而至於過。則貪功倖勝。殘民以

遄。非保國之將也。九二剛得其中。可進則進。不必其進。可退則退。不必其退。或攻或守。皆不失其中。斯可以吉而無咎。如楚子玉剛而無禮。所以有城濮之敗。人君能任夫在師中吉之賢。乃所以承上天寵綏四方之意。王三錫命于剛中之賢。是乃所以懷保萬邦之民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輿。衆也。尸。主也。將貴專而不貴衆。若不專任賢將。而以衆主之。則政出多門。號令不一。兵雖未戰。而敗徵已見矣。其能有功乎。春秋以師無功爲敗績。如遷延之役。郟之戰。皆以輿尸取凶。六三以柔乘剛。處九二之上。如或任之。使衆主其事。適以取凶而已。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老子曰。君子居則貴其左。用兵則貴其右者。以勇士爲車右。則左爲不用明矣。春秋謂師再宿爲次。左次者。次於無用之地也。用兵與其躁進以取敗。寧若左次而無咎。六四陰柔。無剛果之材。然以陰居陰。亦有真正之義。左次而不輕動。雖無非常可喜之功。亦不至於失其常度。春秋郟之戰。晉魏錡求公族。趙旃求卿未得。士季曰。二士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使鞏朔。韓穿師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則持重而左次。雖未有功。亦可保其無咎。夫帥師而左次。類於逗遛而不進。疑有咎也。然勢未可進而舍止焉。乃未失其故常。又何咎之有。九二在師中吉。無咎。六四左次。雖未全吉。亦可免咎。抑九二之次也。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師貴乎有將。貴乎專制。執言者奉辭伐罪也。古者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所以除民之害也。與師以討有罪。則似之。有禽者。罪人斯得也。六五陰柔之君。慮其擇將之不精。任將之不一。既使大將帥師。又使偏裨衆主之。則政出多門。號令不一。取敗之道也。以中行者。九二在師中。吉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得進退之中。若使諸將衆主之。則其任使不當矣。春秋邲之敗。由任使不當。有以致之。唐肅宗使中人監軍。而李郭九節度之師不戰而自潰。此與尸所以無功也。長子指九二而言。弟子指六三而言。聖人於二爻。既明示其吉凶之戒。復於六五總言長子帥師。弟子與尸之義。蓋人君之出師。自任將之外。無餘事。故詳復言之。使知懼也。自二至四互體震。震爲長子。坎爲中男。有弟子之象。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當用師之後。人君策勳而命賞。大者開國而爲侯。小者承家而爲大夫。豈容小人得廁其間。亂生乎小人。如用之而有功。必爲他日亂邦之本。武王大封。皆錫予善人。晉荀吳寧不伐鼓。而不使餽間倫有功。既濟。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三三 坤 下坎上

師以畜衆。比以聯民。古者兵民一致。居則爲比閭族黨。出則爲伍兩軍師。故比與師反對。師以行險。比以安居。下體坤。互體亦坤。四方有土之君。北面以比于一人之象。九五南面而立。奄有坤土。上六昏迷。獨後其君。安得不凶。一陽統四陰於上。亦有五家爲比之象。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比之所以吉者。必擇元永貞之君而比之。斯可無咎。原筮。再筮也。如周禮蠶之原。蒙之初筮。貴乎精專。比之原筮。在乎詳審。元永貞者。體元居正而有常者也。原筮而得元永貞之君以比之。斯可無咎。不寧之方。莫不來比以求安。一夫獨後則凶。又易以夫象君。人臣而後其君。安得不凶。後漢建武二十三年。初哀牢夷未嘗交通中國。其王賢栗遣兵擊鹿多。鹿多人弱。爲所禽獲。於是南風飄起。水爲逆流。哀牢衆溺死。夜虎復出而食之。餘衆警。賢栗曰。我曹入邊塞。自古有之。今攻鹿多。輒被天誅。中國其有聖帝乎。天祐助之。何其明也。後四歲。賢栗等遂率種人詣降求內屬。此不寧方來也。光武初興。公孫述據蜀。隗囂據隴底。其後皆爲漢所滅。此後夫凶也。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比之所以吉者。如輔車相依。唇齒相附。在下者莫不順從。天下所以原筮元永貞之君而比之者。以其能制義於上。故不寧之方。去彼之不寧。就此之安寧。上有德之可親。而爲下所比。下知其德之可親。而比之。此上下所以相應也。一夫獨後則凶。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水能親地。地不能自親乎水。君能親民。民不能自親乎人君。此地上有水比之象。先王德澤欲其下流。恩波欲其滲漉。衆建萬國。使之絲繩牽聯。總合乎上。一人之勢。不能徧親乎天下之民。故親諸侯。而使

之推君德澤以致之民。是則親諸侯乃所以親民也。易大象凡言先王者。皆推原其始而言之。古者大封以建萬國。大寶以親諸侯。比以一陽統四陰。有五家爲比之象。積比閭族黨州鄉而建邦設都。此萬國所由建。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君子之於天下。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初六本無應於二。然處比之時。惟義是比。何拘乎應。但來其有孚者而比之。六二中正有孚者也。初六由近而比之。捨六四之應。而近比乎二。若有咎也。反以無咎。始雖陰虛。由能比中正之賢。斯有以致盈缶之實。缶者虛中有容之器也。初六近比乎二。六二中正。取友必端。故復因二以比乎五。是他人之應。亦爲己之應。他人之善。亦爲己之善。此爲有他吉也。象舉比之初六而言者。以初六處比之時。不拘於應。所以有他吉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亦不自失也。

比不拘乎應。六二以正應自內。而比乎五。若私而非私也。蓋九五以中正之德。爲天下所比。六二雖自內而比之。亦爲正而獲吉。夫拘正應而比之。若自失也。雖有應而不失其中正。故亦不自失。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六三拘應。而比上六無首之凶。是比之非其人也。亦可傷矣。傷之一字。凶悔吝不足以盡之。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四之應本在初。然初六陰虛不足比也。能擇義而比之。不內拘初六之應。而外比乎九五之賢。若非正也。乃所以爲正。蓋陰虛而親比乎賢。在下而順從乎上。何吉如之。六三不中不正。不能比賢。六四雖柔而正。故能擇賢而比之。蓋惟賢知賢。而不賢者雖有賢不比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顯比者。其德顯著。爲天下所比。顯比而不私其應。如昭我周王見休之意。民之順從者聽之。其不從者不強也。三驅者。王田不合圍。三面而驅之。禽之迎我而來者不殺。周禮：王田則說驅逆之車。驅逆者。舍其逆我而取其有向順之心也。故前禽義所當失。邑人雖近而不私於告誠。位猶居也。九五居上。示以正中之德。如日之方中。四方萬里。莫不咸仰。舍逆取順。則前禽在所當失。邑人不誠。則近者無所泄。所以使天下而歸之中也。又位正中也。謂九五處於上。不私六二之正應。不褻邇。不忘遠。正得其中。而無輕重厚薄之私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君爲元首。上六處一卦之上而後其君。是無首也。安得不凶。如禹之防風氏。周之商奄四國。皆比之無首者也。其能有終乎。

乾、坤肇判，屯象物之始生，蒙象人之幼稚，而君師之分立矣。需以濟難，訟以息爭，師以用衆，比以聯民，而興王之業成矣。然無禮義則上下亂，故小畜明事君之義，履以定尊卑之禮。自乾、坤而後凡十卦，然後經綸之業成，十者數之成也。小畜下卦三陽，皆以剛制人主之非心邪念，然不若六四以正道柔行，巽入於其心，所以□畜君之義而爲一卦之主。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小畜以臣畜君，大畜以君畜臣。以小畜大，故以小畜名卦。孟子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人臣能畜君而納之於善道，此小畜所以亨也。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以象君臣之情未通，故膏澤不下於民。密雲所以致雨也。今密雲而不雨，以其自我西郊也。西郊爲兌，偏於陰而未交乎陽，所以不雨，必進而至於乾，則陰陽交通成和，雲行雨施而膏澤下於民矣。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卦以六四爲主，六四以正道而居大臣之位，上下五陽皆有求應之心，此小畜之義也。然巽而不健，則懦而不能強諫，宮之奇是也。健而不巽，則剛愎犯上，鬻拳脅君以兵是也。必健以犯顏而巽以入之，剛以有守而中以濟之，然後畜君之志行矣。此臣之畜君所以亨也。密雲不雨，以其自我西郊也。西郊偏於陰，安能致雨，貴其往而交乎乾，乾位西北，陰陽和則雨矣。占雨之法，乾爲天門，巽爲地戶，朝看東南，東南巽位，爲地戶，陰也。朝屬陽而東南有雲，是陽氣交乎陰也。故雨暮看西北，西北乾位，爲天門，陽也。

暮屬陰而西北有雲。是陰氣交乎陽也。故雨。若夫密雲自我西郊。而不交乎陽。則豈能成致雨之功。故曰密雲不雨。尙往也。往則進而交乎乾。陰陽交通。君臣道合。膏澤下於民矣。若夫自西郊。則其施猶未行。亦不與人臣自專之意。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傳曰。太虛無礙。大氣舉之。此風行天上之義。蓋虛氣生風。故風行天上。是天爲風所畜也。以天之剛健。而爲風之柔巽所畜。象君子有剛健之資。當懿美之以文德。囊括其身於道德之中。則不盛氣以陵物。不悖戾以犯上。而剛健者於是乎全矣。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初九以陽居陽。象人臣以剛正之道畜君於其始也。當非心邪念之未萌。而復之於道。使過咎之不形。畜君之義。於是爲善。卽孟子謂大人格君心之非是也。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牽復者。非心邪念之已萌。牽之而使復。猶不失爲畜君之善。蓋牽復而在中。則無過剛不巽之嫌。猶不至於自失也。若牽復而過其中。則非惟不能納其君於善道。且將有失己之患矣。九二牽復在中。而不自失。如太甲旣立不明。桐宮思憂。而能處仁遷義是也。比初九則大有間矣。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九三過行不中。強以繩墨法度節制其君。徒健而不巽。則諫之不入。如輿之說輻。則不能載上而行。夫妻側目而相視。則不能正其室家。乾伏坤。坤爲大輿。自三至五互體離。離伏坎。坎爲夫。離爲婦。爲目。巽爲多白眼。有夫妻反目之象。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六四一陰爲卦之主。而畜君於上。必推誠上通於君。使之交孚無間。然後傷我者去。而惕懼者出矣。斯可以免咎。血者陰之傷也。離伏坎。坎爲血卦。上合志者。君臣之間。志同道合。則諫行言聽。而膏澤下於民矣。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九五推誠以交孚其臣。攣如者。視爲一體也。鄰。如書所謂欽四鄰之鄰。以其近乎人主。故謂之鄰。富以其鄰者。由其交孚無間。故道義之富。皆臣鄰之助。使臣鄰之情。得以上通。而不獨富於道義。則君德資之以進矣。同體謂之攣如。異體謂之交如。此其別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當畜君之功未成。則以往爲尚。及畜君之功既成。則以征爲凶。上九處一卦之上。畜君之功成。而膏澤下於民矣。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如范蠡扁舟五湖。張良從赤松子遊之類。於此而不知止。則必危。而前功盡廢矣。君子於此。所尚者用德以載其君。妻道臣道。而不知載上之義。雖貞亦危。况不貞乎。月幾望。

猶可保其盈。若既望則敵日而虧矣。君子推數之極。玩物之理。不可復進。進則以疑取凶。畜君之義終矣。

三三 兌下乾上

履卦自乾而來。以九三變而爲六三。則乾變而爲履。所謂禮由陰作也。故履爲禮。而以履虎尾爲名。九五乾君有虎之象。由初至四。自後而履之。有蹈虎尾之危。初九剛而守正。居易以俟命。九二剛而得中。履道以安常。爻皆無履虎尾之辭。六三不中不正。履虎尾見咥。九四以剛處柔。履危而知懼。上九周旋無虧而元吉。在上可不謹於禮乎。

履虎尾不咥人亨

卦以履虎尾爲名。天下安有履虎尾而不見咥者哉。蓋人之踐履斯世。皆危機也。有禮則安。無禮則危。能以禮包周身之防。則雖蹈危機而不陷矣。

象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聖人制禮以和柔天下之心。凡天下至剛者。皆爲禮所屈。此柔履剛。說應健之義也。故在下者安於下。而有不敢校之心。在上者安於上。而有不可犯之勢。上下之分一定。而無犯禮之思。雖履虎尾而不見咥。所以亨也。使爲君而居尊。以臨下。動皆由禮。則其剛皆不過乎中正。雖履帝位之尊。而不爲尊位之所疚。此其德所以光明也。又人之應世。不出於柔。必出於剛。人以剛健陵我。而我以柔說應之。是雖履

虎尾而不咥人享。若夫以剛應物，而不過乎中正，雖履帝位之尊，而不爲其所病，而其德愈光明盛大，而不可揜。六十四卦惟此言帝位者，所以辨上下之分也。乾，健也。疚，病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上天則極其尊，下地則極其卑。自天子之尊，以至於一命之士，猶天尊地卑之遼邈，然其下猶有與臺皂隸之屬於地之下，猶有澤於卑之中，猶有極其卑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履之辨分，其嚴若此，故象言天澤而不言天地也。君子觀象以嚴上下之辨，而定民志，使之安其分而無覬覦，斯無履虎尾咥人之患矣。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行，獨行願也。

初九以剛守正，動皆由禮，安於義命之素，而不踰其分守，又焉往而有咎哉？獨行願者，飽仁義而不願乎膏粱，令聞廣譽施諸身，而不願乎文繡，故爻無履虎尾之辭。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九二以剛得中，所履在道，而無行險徼倖之心，所以有坦坦之安，而無履虎尾之危。爻亦無履虎尾之辭，幽人貞吉者，守其志節，而不爲勢利之所移，安於幽獨，而不爲紛華之所誘，久幽而不改其操，斯能貞固而獲吉。中不自亂者，在我有一定之守，而不冒沒於富貴，貪慕乎利祿，人能安分守道如此，又安有履虎尾之危哉？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六三以柔履剛，而無中正之守，不能以說而應乎乾，果於犯上，勇於作亂，九五剛嚴在上，有虎之威，六三自後而履其尾，不度德量力，而有覬覦之念，猶人之眇其目，而自謂能視，不知其明者幾何，跛其足而自謂能履，不知其行者幾何，此所以履虎尾而不免咥人之凶。六三處諸侯之位，趑趑武夫爲天子干城可也，欲爲大君不可，爲其才柔而志則剛，好勇而無禮，昧說而應乎乾之義，或問六三爲卦之主，彖辭吉，兩爻辭凶，何也？蓋彖總言乎柔履剛之義，爻指言六三之行險徼倖，而不能盡乎此理，爻彖之辭互相發明，自二至四互體有離，離爲目，兌毀之，有眇能視之象，自三至五互體有巽，巽爲股，兌折之，有跛能履之象。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四以剛履柔，居近君之位，處人臣所難處之地，後世謂之嬰龍鱗，易象以履虎尾，同此意也。文王嘗體此以免商紂之難，蓋有犯無隱者，人臣事君之志，然視此若蹈虎尾，涉春水之危，愬愬者恐懼不自安之意，故始雖危懼，終必獲吉，而事君之志行矣。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履錯對爲大，故其義旁通，履以辨分，故彖言帝位，而此言夬履，九五剛中正而履帝位，辨上下以定民

志貴乎剛果而有決。使不知貞厲之義。尤爲帝位之所病。蓋貞則有不敢自私之意。厲則有不敢自安之心。以此履帝位之尊。斯不爲所疚。而其德有以當其位矣。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履德之基也。人之操履。由下而上。積卑以至高。初九素履。九二履道。進至於上。視所履於己。考其祥於天。則其旋元吉可知。旋者周旋無虧也。必元吉在上。而後大有慶。使九仞之山。虧於一簣。吾未保其往也。

周易上經傳卷第二

三三乾下坤上

泰否雖有數。而保泰之功。實由聖人。泰封六爻。初言拔茅彙征。二言中道用人。四五君相同心。以下賢三。與上致無往不復。與城復于隍之戒。而大象復以財成輔相之功。望人君後天地以成其能。乾坤而後。閱十卦而後繼之以泰。泰一變而爲否。所謂十年成之而不足。一朝毀之而有餘。則保泰亨之治者。可不在治念亂。居安思危乎。

泰。小往大來。吉亨。

大者小之主。常欲小者之化。而天下皆君子。小者大之賊。常欲大者之去。而天下皆小人。故小者不往。則大者不來。君子小人無竝立之理。故也。先言往後言來者。以在內爲主也。吉者福也。亨者嘉之會也。小往大來。則天下之福。而亨嘉之會。自是始矣。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是天地之交也。天地交泰。則萬物無不通。君心下逮。臣心上通。是上下之交也。上下交。則志慮無不同。象特言天地者。三才之道。交通。則萬物不言可知。下卦爲內。上卦爲外。陽爲健。爲

君子陰爲順。爲小人。內陽外陰。是天地之泰也。內健外順。此一身之泰也。內君子外小人。此天下之泰也。蓋以體言之。則曰小大。以氣言之。則曰陰陽。以卦言之。則曰內外。以數言之。則曰消長。以德言之。則曰君子小人。君子之道日長。小人之道日消。其爲泰亨可知矣。聖人深致意於往來消長之際者。蓋君子小人常對立於天下。君子不能無小人。亦猶陽之不能無陰也。但能分別其類。使君子在內。據用事之權。小人在外。處無用之地。君子常有以制小人。而小人不得以害君子。君子小人兩得其所。斯所以泰通而治矣。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六十四卦。陰陽得其正而交者。惟泰一卦。則天地交泰。而盡財成輔相之道者。聖人之能事也。后之爲言後也。聖人後天地而明。先天地之理。以全天地不全之功。故於泰於復。皆言后。財與裁通。古文多通用。天地之道。或太過。則裁剝其有餘。天地之宜。或不及。則輔相其不足。所以裁制輔相者。蓋欲以左右斯民而歸之中也。左之於其左。則不偏於陽。右之於其右。則不偏於陰。陰陽無所偏勝。則斯民得以全其受中以生者矣。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拔之於山林。而薦之於宗廟。然獲用者少。而不用者常多。故此爻以拔茅象君子之得時而類進。鄭少梅曰。稿於山林者。茅之分也。薦於宗廟者。茅之幸也。君子有潔白之德。能爲可

用而不能使人必其用。亦有幸不幸存焉耳。初九一陽居卦之始。有君子始進之象。然天下之泰。非獨力所能濟。必引其類而進。與之同心協力。以成泰亨之功。志在外者。謂三陽俱志於外。以建立事功。而不復如考槃之在澗。自三至五。互體震。震爲萑葦。有茅之象。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常泰亨之時。君臣上下。皆以中爲用。有皇極之君。必有皇極之臣。以大中之道。收拾天下人材而用之。苟不協極。不羅咎。亦皇則受之。然後天下之材。無一不在乎并包兼容之內。故荒穢不治者。吾不責其荒。而取其肆。暴虎馮河者。吾不畏其銳。而喜其敢。遠者不以疎而棄。近者不以黨而私。其用人也。一本乎大公之道。而得尚乎中行之主。尚猶言配合也。以比成致泰之功。其光大也宜矣。聖人於九二之爻。發明皇極用中之意。蓋三陽引類而進。此君子道長之時。若夫小人之有材者。其可沮抑而不用乎。是雖小人之有材者。亦以公心而用之。斯有以壞其植。散其羣。益堅其爲君子之心。則泰亨之治。庶可長保矣。此作易者之深意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聖人保泰之心。常先事而爲之慮。不待已至而後圖之。謹堅冰於泉寒之初。懼有凶於剛長之日。蓋不欲苟一日之安。而常爲萬世之慮也。泰之九三。治之盛時也。常人處此以爲安。聖人觀此以爲畏。故常三陽之方外。已慮三陰之將復。蓋天下無有平而不陂。往而不復之理。非艱貞其守。則無以保泰亨之

功艱如周公之無逸也。貞如成王之守成也。如是則可以無咎而勿恤矣。其孚乎此。則于以享泰亨之治而有福。天地際者。九三居天地交際之爻。故聖人於此致無往不復之戒。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翩翩者。疾飛而下之貌。六四處大臣之位。謙恭以下士。不富者。不自恃其道德之富也。六五之君。體帝乙歸妹之禮。以下賢。故能用六四之臣。鄰。以禮天下之賢士。君臣同心。不待告戒而後孚。失實。如有若無實若虛之義。君臣皆虛心以下賢。而忘其中之所有。故曰皆失實。不戒以孚者。出於中心之所願。初又何待於戒而後孚乎。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六五以柔中之君。而下從九二剛中之臣。如帝乙歸妹。以王姬而下嫁於諸侯。由尊以降卑。自上而下之義也。帝乙。商紂之父也。京房易傳載湯歸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貴而棄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自成湯咸至于帝乙。莫不體歸妹之禮。以下賢。故能保商祀六百載。享泰亨之祉。以獲元吉之效。不幸帝乙一傳。而紂不能守商家執謙下賢之禮。棄賢殺諫。比干剖心。箕子囚奴。故泰亨之治。一變而爲否。作易聖人於六五之爻。明帝乙歸妹之義。中以行願者。與六二正應。以皇極之道用人。而行其致泰之願。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泰極必否。循環之理也。聖人推原其致否之由。坤土在上。猶累土而爲城。今類於以下。城復于之象也。坤爲衆。坤體將毀。衆散民流。勿用師之象也。城復于隍。則無金城湯池之可守。無法度紀綱之可憑。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勿用師。開元承平。可謂泰矣。恃此不戒。一旦胡雛之禍猝起。而天子六軍不能受甲。豈非勿用師之象乎。城成而不修。必圯而爲隍。泰極而過中。必反而爲否。雖用師何益。自邑告命。則禮樂征伐。不在天子而在大夫。貞固不知變吝之道也。命亂則權移於下。聖人推原泰變而爲否之端。皆自夫命亂者始。

三三三 坤下乾上

泰否雖有交不交之異。而乾坤之體。則純全而不變。蓋天地有不動者存。故不爲否。泰所移。人無不動者存。故爲否。泰所易。聖賢能得天地之不動者。斯可以一窮通而玩否。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泰所以反而爲否者。由用非其人以致之。蓋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卦不曰否而曰否之匪人。則其傷之之意可知。小人得志。常有不利君子之心。然君子當小人將爲不利之時。惟固守其正。斯可以免於否。蓋貞者君子所持以處乎否者也。不利作一讀。謂時有不利。而君子則無往而不貞。匡人桓魋欲害孔子。而孔子之聖。則未嘗爲所害。商紂欲害箕子。而箕子之貞。則明不可息。大往小來。此特消長之常數爾。君子惟貞夫一以待之而已。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乃數之常。至於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安可委之於數。忽人事而不修乎。德宗在奉天。嘗引桑道茂之言。而李泌言。君相不當言命。正恐其諉之天數。而忽人事而不修也。天下無邦。責在君相。而不在天數。無邦者。無綱紀文章。四夷交侵。中國背叛。小人在位。君子在野。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否。泰反其類。故大小之往來。陰陽之柔剛。君子小人之內外。其辭反對。不曰內健外順。而曰內柔外剛者。內健外順。以一身之泰而言。內柔外剛。以小人之情狀而言。聖人特借健順柔剛以形容之。賢內小人而外君子。則小人在內而執其權。君子在外而居無用之地。小人之道。安得不長。君子之道。安得不消。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人之一身。上下之氣不交。非人道也。況天地之氣不交。則其閉塞可知。人能忍天下不可忍之窮。斯可辟天下不可辟之禍。此儉德辟難之意。不可榮以祿。則以義榮可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時平而泰。則拔茅而彙征。征者進也。時平而否。則拔茅而彙貞。貞者正固而自守也。故否。泰皆以拔茅爲喻。時有否泰。君子無時而不吉。此聖賢所以玩否。泰也。若夫小人則利於否。不利於泰。而君子之貞。

則安有不吉哉。蓋無貞固自守之節。則終於否。有貞固自守之節。斯可以吉其否也。志在君者。貞固自守於否塞之時。乃所以全其志節於事君之日也。

六二包承。小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君子處否之時。能包小人而容之。則小人亦承君子而順之。故君子小人各得其所而不相害。則小人在否而吉。大人在否而亨矣。然大人固在否而亨。亦何嘗亂於小人之羣哉。唐李鄴與監軍吐突承曜互相敬憚。其後承曜非惟不中傷之。且引之入相。此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之義。及李鄴至京師。駟由宦者進。固稱疾不拜。此不亂羣之義。以此觀之。君子生於否之時。抑何其不幸也。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小人當否而處高位。其所以爲持祿保身計者。無非爲可羞可愧之行。自以爲榮。而不知其包藏羞愧於千萬世之下。則其榮也。適所以爲羞也。陳子昂作大周受命頌。宋之問爲二張滌溺器。當時爲之以爲榮莫甚矣。由今觀之。榮耶。羞耶。小人德不當其位。與患得患失之心重。顧亦何所不至哉。

九四有命。无咎。離離社。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上六命亂。則泰反而爲否。九四有命。則否反而爲泰。蓋君相造命而不言命。人君之命。卽天之命也。命出於上。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之謂有命。如是則舉天下之善類。皆麗于社福矣。疇。類也。離。麗也。九四造命大臣。與九五大德之君。同心以休息天下之否。則變否爲泰之志行矣。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

九五有休美之德。以息天下之否。此大人之所以吉。深戒前日否塞之爲可憂。故其亡其亡之念。不容釋。管仲告桓公曰：願君無忘在莒時。唐太宗謂魏徵曰：公不得忘鮑叔牙之爲人也。蓋人復病則死。國復否則亡。否初休息。漸以致泰。豈可不戒其所遭之否。而生慢易之心乎。當以其亡在念。不一而足。而固其根本。必如桑之苞。可以固頽圯之其址。苞者叢生也。如是而後天下國家爲可保。商高宗。漢光武之中興。蓋知其亡之戒。唐元宗。憲宗忽之。以致胡雛宦者之亂。休否之吉。以其位正德當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否極則泰。上九否之極。天運終矣。人情厭矣。物理窮則必反。故否將傾而爲泰。如決積水而傾之。其勢甚順。莫之能禦。始也否極。必求所以傾否之道。則其先之否者。乃所以致後日之喜也。然否終則傾。安有長久而不返乎。此又聖人致戒之深意。

三三 離下乾上

人道尙同。而閉塞之。能無否乎。否之者。由用匪其人。而至於天地亦不交。同人者。由一氣之同。推而至於與乾行而無間。此同人所以救否塞之患也。天輕清上浮。而火性炎上。此天火以氣同也。天以太陽下照。人得之而爲火。此天之所以與人同也。天之高高在上。其道猶且下濟。況人之生斯世。其可孤立以與人異乎。乾坤而下至同人。大有。然後其卦具離體。所以明二七之火數。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同人之道。貴乎廣。不貴乎狹。貴乎公。不貴乎私。人有求而同乎我。則其同也。以私而不以公。至於同人于野。則無所不同矣。故妻孥之言。多以私。驢磨田夫野叟之言。苟有當乎理而契乎心。至於終其身而不能違。是同人于野。亨之義也。人心苟同。何險阻之不濟。若夫小人。惟用其私意。故所惡者。雖是而異。所比者。雖非而同。蓋其心不正也。故同人之道。惟利君子貞。

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大凡剛則好異。柔則尙同。然柔而不得中。則其與人同者。安知其非私。六二柔得位於下。而能得中。以應乎乾。乾。天也。天人之理本同。然而無間。能同乎人。斯能同乎天矣。以卦體言之。乾居上三十六策。變其中爻。則同乎離。離居下二十四策。變其中爻。則同乎乾。是猶二人之出處語默。雖不同。而其心無不同也。同人之理。惟其無所私。則有于野之亨。惟其無所異。則有涉川之利。同人至是。則其所行與天爲一矣。天無心與人同。而人不能異乎天。同人而至是。然後爲同之至。文明者。文德著見而不可揜。文明而以健行之。則其輝光盛大。日新而不已。中正而應者。以吾心之中正。應人心之中正。此所以爲君子之正。謂之君子正者。非徇一偏之見。以爲君子正也。惟君子爲能盡天下至正之理。雖極天下志慮之不同。而皆有以通之。斯君子所以同乎人也。後世國是之說。一立自以爲是。而是非之說。反紛然而起。

亦異乎乾之行與君子正者矣。同人，大有卦反對，同人如孔孟，以文明之德同人於下，大有如舜禹，以文明之德同人於上，文明之德同，而所遇之時異也。他卦不申言名卦之義，惟同人之象，有曰同人，同人曰之辭，說者以同人曰三字爲衍文，不知君子出而與人同，其義甚大，故彖特申言其義，自彖曰至曰同人，是一段，又自同人曰至惟君子能通天下之志，是一段，如乾、坤文言，皆重複其辭，蓋三才有不盡之蘊，故聖人必申言以盡其義，是知同人曰三字，乃文言曰之類也，不可以衍文視之。又六二柔得位於下，推其中正之理，雖應乎天而無愧，而況於人乎？同人之理，以其無所求於人，則有于野之亨，以其無所異於人，則有涉川之利，如此則非惟可以盡乎人之所爲，抑可以盡乎天之所爲矣。乾行君天之所爲也，知乾之所行，本於至誠而不息，則知天之所爲，本於至公而不私，文明以健，合乾、離二體而言之也，中正而應，合二五兩爻而言之也，蓋文明而不健，則物或蔽之，中正而不應，則物或間之，雖有同者寡矣，能盡二者以同乎人，然後爲君子之正，君子之正，即天下之志也，君子盡其正理，則先得人心之所同然，雖不求以通天下之志，而無難通之理矣。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光下逮，火氣炎上，此天火所以同也。天以太陽下照，人得之而爲火，此天與火所以同乎人也。類族辨物者，物之性有不同，固不强之使同，君子觀天火之同，於不同之中，有至同者存，人睽其類而同其欲，則志通，物分其形而同其生，則性遂，是使人物各得其同也。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子比而同

之。是亂天下也。類族辨物。乃以不同同之。故曰不同之同之謂大。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六二。一陰爲卦之主。諸陽皆有求比之心。初九以陽居陽。以正道而居同人之始。不求同於二。不強同於五。惟同人于門而已。同人于門。則合志同方。營道同術。惟義所在。是出門而與人同也。如孔門更相稱譽。而天下後世未嘗議之。以其道義之同而非私也。又門所以別內外。入乎門則有限隔。出乎門則千萬里之所從始也。初居卦始。心無系應。出門而同乎人。無往而不同矣。夫不拘其應。則無親疎厚薄之別。出門同人。則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又誰咎哉。初動成艮。艮爲門。有出門同人之象。

六二。同人於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三畫之卦。乾七變成離。離七變成乾。乾離同宗。宗者本其所自出也。六二中正。天下之所同也。上下五陽。皆有求比之心。二徒知應五之爲同。而不知推中正以通天下之志之爲同。則其所同者狹矣。吝有狹陋之意。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六二上應九五。中且正也。九三離體之極。炎上不已。欲求同乎二而不可得。必欲攻五而間之。故伏戎於莽。以伺五之隙。升其高陵。以窺二之動。然五以剛居尊。而三之勢不敵。二以中直相應。而三之理不順。雖有剛強之志。猶歷三歲之久而不能興也。聖人謂其伏戎而不興者。以其所敵者九五。以剛居尊。

而不可攻也。至於三歲不興，則行將安入哉？莽在下，謂居上卦之下也。陵在上，謂居下卦之上也。小人多忌而好勝，非特喜人之同乎己，見君子之道同氣合，必欲排而間之，蓋不排其異己者，不能使人同乎己也。漢黨錮唐朋黨之禍，莫不由此。嗚呼！極小人之情態，於此爻見之。離爲戈兵，有戎之象，自三至五，凡歷三爻，有三歲象。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四遠於二，猶隔九三之墉，四剛而不中，必欲強六二以同乎己，既乘三之墉，以陵二，復恃己之剛以攻五，而卒弗克攻者，二遠而不可致，五尊而不可敵也。夫二五以中正相應，而三四乃欲攘而間之，於義屈矣。猶以弗克攻而吉者，以剛居柔，既困而知反於則也。則者義命之常，能安於義命，猶可變凶而爲吉。三四劫人以同己，然人心非可劫而使之同也，故二爻皆不言同人。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九五不取君位，君位不可以同人也。同人之卦，象人之涉世，必與人同，然人道多端，其所同者，皆出於私而不出於公。故六爻以強人之同己，與攻人之異己者象之。五之應二，位中而理直，二五以中直相應，而三四猶欲以私間之，能無不平之心乎？其先以正理爲所鬱抑，則號咷以鳴其不平，不平之極，必至於用大師以與之爭，及其既戰，則中正者勝，而非理者不勝，然後克其敵己者，而中直始得以相遇，勢均力敵，故言相克。六二離體，離爲甲冑戈兵，九五乾體，乾爲金，大師之象。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人之情有所同者，必有所異。同人之名立，則愛惡相攻而吉凶生。六二爲卦之主，上九獨遠於二，而不求以強同之，故有同人于郊之象。國外曰郊。上九同人于郊，不拘應於九三，不求同於六二，是同人于郊，而可以无悔矣。猶曰：志未得者，蓋由同人于郊，以至于野，由同人于野，以至於通天下，然後爲得其志。上九以陽居陰，不正也，不安可以通天下之志，欲其得同人之志，必盡君子之正而後可。聖人於此言志未得者，深有望於同人能盡君子之正也。

三三 乾下離上

大有者，同人之反而比之變也。比以一陽統五陰而居尊，故率土之君皆北面而朝。大有以一陰宗五陽而得位，故繼天之明以南面而立。此比之九五，所以爲顯比之君，而大有六五，所以爲文明之主也。然比必畜衆而後興王，故先師而後比。大有必與人同而物歸，故先同人而後大有。蓋比者創業用武之時，而大有者繼體守文之世也。比之卦序當一六水數，坎經綸於始，故爲締創之君。大有卦序當二七火數，離向明而治，故爲守成之主也。

大有元亨。

大有之卦，一陰居尊而有五陽，其所有者大也。故曰大有，大非自大也，以得賢爲大也。有非自有也，以衆賢皆爲我有也。大有之君，法天體元而已，故自元亨之外無他辭。元亨者，體元而亨也。君道主仁，而

大有體元以宅尊。其有不享乎。六五以仁守位。離明當天。而上下五陽皆宗之。此舜禹之有天下也。陽爲大。爲君子。舉天下之君子。皆爲所有人。君於此。復何爲哉。守位以仁配天地。大德日生而已。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大有之六五。卽同人之六二。然以謙柔之德。得至尊之位。則異乎同人之得位矣。居皇極之大中。則異乎同人之得中矣。上下應之者。以柔居尊。不自有其大。而天人皆應之也。以剛健之德。濟之以文明。故能應乎天而與時偕行。守位而以仁遏惡而揚善。所以體元而亨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在天上。大明當天之象也。日暮慙作。羣陰既盛。則妖禽孽狐。得夜而爲之祥。及天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善惡類分。昭無白黑之不可欺。故君子於此。奮乾之斷。炳離之明。惡者遏絕。而使之不萌。善者顯揚。而使之不蔽。如舜誅濟惡之族。舉濟美之賢。則惡者遏而善者信矣。夫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則遏惡揚善。非順天休命而何哉。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初九有剛正之才。當人君有賢之時。然五雖得位。而與初不相應。是無交於上也。豈不有害。聖人謂無交之害。非初九之咎也。愈難進。愈無咎。爻辭指大有初九言之者。謂初九之才。本非有害也。特以無交爲害爾。故爻皆無凶悔吝之辭。以是知無交之害。其害小。苟合之害。其害大。君子知無交之害爲不害。

而苟合之害爲尤害。則無交之害。君子不害也。况九四非妬賢之佐。六五非棄賢之主。豈終以無交而不用哉。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者。無上下之交也。以孔子之聖。無交之害。且若此。况大有初九乎。然孔子何嘗以無交而枉道以徇人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以大有謙柔之君。而委任乎九二剛中之臣。則二之責重矣。必大車以載而後可。大車者。乾伏坤。坤爲大輿。厚德以載物。以是副六五委任責成之意。斯可以有攸往而無咎。積中不敗者。惟剛足以任重而不敗。惟中足以趨時而有行。苟德薄力小。而欲當天下之重任。則必如書之臭厥載。詩之棄爾輔者矣。其能厚積於中而不敗乎。夫不度德而敗事。與食焉而怠其事。其咎則一。故大車以載。有攸往而後無咎。是知人臣任君之事者。必如是而後可。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如晉侯定襄王。其功足以享乎天子。天子命之爲侯伯之類。九三剛正之賢。其功足以享于天子。而無驕僭之心。若小人則弗克當此。時恃功專恣。適以爲害也。後世小人之有功於國者。不安爲臣之分。如桓溫之邀求九錫。反以取滅亡之禍。小人之害也如此。聖人於九三之爻。所以垂戒萬世者至矣。後世小人之恃功專恣者。可不戒哉。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晬也。

處盛大富有之時。非謙不能保之。况居多懼之地乎。詩言彭彭爲盛多之貌。九四居四陽之首。率諸陽與之俱進。以剛明之才。處甚盛之地。可謂彭然其盛矣。然太盛者。臣道之所忌。必匪其彭。而不居其盛。然後可以無咎。九四居近君之位。特立而無外交。雖以初九之賢。亦不與之應。蓋大臣當兼至公以服天下。不可徇私以害天下之公。如是則雖以臣道處太盛之地。而不見其盛。正以其能匪其彭。而明辨哲。以示其不專也。初九無交於大有之時。則爲有害。九四匪其彭於太盛之時。斯能無咎。易之趨時適變者如此。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六五體謙虛之德。以有天下之賢。以至誠感人。而孚自交。以至順接物。而威自肅。所以吉也。夫有至信以感發人之心志。則不言而信。尚簡易而徹除其防備。則不怒而威。武帝委霍光以周公之事。昭烈付孔明以托孤之任。至有嗣子不才。君可自取之言。而二臣終不負其所托。焉用防之以爲備哉。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乾之成卦。變九五而六五。則爲大有。然乾之上九。以亢極而有悔。大有上九。則自天祐之而吉无不利。蓋六五厥孚交如。所謂履信也。履信於上。則得乎人之助。居尊用柔。所謂思順也。思順於上。則得乎天之助。上九道尊而德貴。則置之於賓師。所謂尚賢也。尚賢於上。則得乎賢之助。所以履尊極之位。而無亢極之悔也。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既曰吉。又曰无不利者。任賢以享天下之福。則舉天下無不蒙其

利也。凡易之理。泰極必否。益極必決。惟大有之上。以謙虛尙賢而吉。故象特指大有上吉而言之。或問此六五之君。而繫之上九者何也。蓋五爲成卦之主。而上九則要其終獲福之效也。

三三 艮下坤上

以乾之九三變坤之六三。則爲謙。蓋坤本在下。無高而能降之義。山之高伏於地之下。高而能降。豈非謙乎。大有以五陽宗一陰。謙以五陰宗一陽。人君執柔居尊。以有大物。人臣以剛處卑。而有大功。君臣兩盡其道。此大有故受以謙也。

謙亨君子有終

人能謙恭。無往不亨。謙恭出於中心之誠。故始乎如是。終乎如是。若夫小人驕矜自滿。始以驕飾而自欺。終以滿假而取敗。此謙亨惟君子能有終也。謙卦九三。自坤而變。故有終。與坤六三爻辭旁通。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天之運也。以氣爲主。而其用在下。用不下濟。則獨陽無陰。不能成光明之德。故赫赫發乎地。此下濟而光明也。地之處卑。以形爲主。然體不執卑。則以陰干陽。無以致上行之用。此卑而上行也。故天之虧盈。日月可見。地之流變。陵谷可見。鬼神害福。吉凶可見。人道好惡。損益可見。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道虧盈而益謙也。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地道變盈而流謙也。高明鬼瞰。正直神與。鬼神害盈而福謙也。自後

人先自下人高。人道惡盈而好謙也。天地人鬼皆貴乎謙。所謂一謙而四益也。德愈謙愈尊而光。身愈卑愈不可踰。所以爲君子之終也。又在上而謙則如堯之克遜而光被。在下而謙則如夫子之不居其聖。猶日月無得而踰。自古君子所以有終者謙也。驕盈滿假其能有終乎。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地中有山其形甚隱。寓至高於至卑之象也。禹之導山自岷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正義曰：逾于河謂山逾之也。此處山勢相望。越河而東。言山勢不絕。從山而渡河也。此地中有山之象。君子體乾之象。隱己之所長於無能之地。哀人之有餘。以益己之不足。稱量人物之親疏小大。而平其所施。此謙所以爲得禮之中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初六以陰居陽。謙之象也。又處一卦之下。謙之至也。故曰謙謙之至則助者衆。雖用之以濟難。又吉。况平易之地乎。卑以自牧者。致卑以防其驕吝之習。自二至四互體坎。初應四。有涉川之象。謙與中孚卦無坎體。皆以虛而有涉川之辭。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六二居中得正。積謙德於中而發見於外。所謂聲無遠而弗聞。行無隱而弗彰者也。故曰鳴謙。中心得者。出於中心之誠。然而非僞爲也。自三至五互體震。震爲善鳴。故二上皆有鳴謙之象。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九三以一陽爲卦之主上爲君所任下爲民所歸乃韜晦於衆柔之中退止於三陰之下所謂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者也豈不有終之吉乎夫以賢陵人未有能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况功者人之所忌以功下人則人有不心悅而誠服乎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無驕吝之心雖管蔡流言不能爲之害此勞謙君子所以有終吉也坤爲衆萬民之象自二至四互體坎坎爲勞卦三居坎中故有勞謙之象君子有終與卦辭不易與坤之六三爻辭亦旁通九三自坤六三變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撝與麾同有揮却之義六四上承謙虛之君下乘勞謙之臣亦難乎自處矣今以柔居柔體坤之順上無自專之志下無忌賢之心君臣上下無不利之而四愈撝却謙抑以將之若無所措其身焉非事是君爲容悅也非持祿養交以自固特盡事上之道得下下之宜不違乎大臣之則而已坤爲柄艮爲指自下教之有撝却之象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六五之君謙虛挹損不居其聖故曰不富凡有興作皆歸功於臣鄰如文王治內治外之道既已竝舉而歸之於先後疏附奔走禦侮之力謙冲如此而人猶不服則利用侵伐而無不利矣夫侵伐危事也而此言利用又言無不利則其不服者固無所逃矣若夫以驕矜而用之於侵伐則喪師殄民又何利

之有。文王伐崇。徂莒。皆謙之極。而征不服也。寧有不利哉。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上六之鳴。異乎六二之鳴也。六二鳴於內。所謂鼓鐘于宮。聲聞于外也。上六鳴於外。所謂物不得其平。則鳴也。處謙之極。而人不服。以是而志未得。則不平而鳴。宜矣。然行有不得。反求諸己。邑國者。己私之象也。征邑國者。克己之私也。與其鳴謙而不平乎物。孰若以是武克而施之治己。亦猶禹之伐苗。而益以滿招損謙受益爲戒。遂班師而敷文德。自反於謙之極。所以爲君子之終也。

三三三 坤下震上

記曰。樂由陽來。禮由陰作。坤卦六四之閉塞。以乾陽變之。則爲和。乾卦九三之重剛。以坤陰變之。則爲中。禮樂之中和。出於陰陽之變化。古人以聲屬陽。蓋謂是也。

豫 利建侯行師

有大而能謙必豫。人惟中有所得而謙順者爲能樂。此豫所以次謙也。豫有豫備之義。有說豫之義。有猶豫之義。蓋事不先定。何以能說。說豫者。易至□□。不斷則猶豫之意生。故豫之一字。含三義。常天下說豫之時。宜衆建諸侯。以爲藩屏。故以建侯爲利。行師以征不庭。故以行師爲利。秦既併六國。身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故一夫作難。而七廟隳。是不知建侯之爲備也。銷鋒鏑。鑄以爲金人十二。是不知行師之爲備也。凡易五陰一陽之卦。多言行師。故坤上坎下。而爲師卦。謙言可用行師。豫言利建侯行

師復言用行師。比九五言王用三驅田。亦師之義。皆以一陽統五陰也。至純坤之卦。無陽以爲之統。則有戰野之象。古今帝王用兵。其權皆出於一。至春秋無義戰。戰國之君。糜爛其民。由純陰用事。而無陽以爲之主也。然豫必兼建侯而言者。古者天子出征。以討有罪。特元戎十乘。以先啓行。率諸侯之兵。以征不庭。建侯行師。雖曰二義。其實一也。震上坤下。有長子帥師之象。卦乃爲豫而不爲師者。以震爲長子。出可以守社稷。分土而治。故有建侯之象。諸侯有土地。有人民。社稷兵師卒業。皆在其中。此建侯行師之義也。

象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九四一剛爲卦之主。而五陰皆應之。則其志行可知矣。常人之情。剛應而志行。則易至於拂理。安能成說豫之功。惟九四之剛應志行。必順理而動。此說豫之所由致也。聖人復推夫豫順以動之義。雖天地之大。亦不外是。而况建侯行師乎。建侯以統衆。行師之禁暴。自有國言之。則爲甚大。自天地言之。抑猶有大於此者。天地以順動。亘古窮今而無所息。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而未嘗有毫釐之過。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而未嘗有暑刻之差。故乾之行始於坎。歷艮。震而左旋。坤之行始於離。歷巽。兌而右轉。日月會于牽牛之初。萬物始終乎艮。是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者然也。日月不過。則分至啓閉。各得其序。弦望晦朔。不差其度。是四時不忒者然也。震東方之卦。主仁。坤爲衆。爲順。聖人體天地順動。

以仁爲本。順而施之。故法說而不用。刑措而不犯。斯民皆循理而行。則刑罰清簡而其心服矣。豫之時義大矣哉者。豫之順動止於一時。而推廣其理。則舉天地聖人不能違。故以大矣哉贊之。易凡言大矣哉。皆贊美不盡之意。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出地奮。所以宜布天地生物之和。聖人作樂。所以象祖宗澤及生民之意。古者作樂以象德。故六變而天神降。八變而地示出。九變而人鬼享。此言上帝祖考而不及地示者。舉天神則地示不言可知。祭義曰。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又曰。禘有樂而嘗無樂。以見先王之作樂。無非因雷聲之發收也。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初以陰居陽。處豫之時。而以不正行之。是不以順動也。不以順動。特恃九四之應。拂理而行之。凶可知矣。初六以陰居下。不待九四之唱。反欲以陰唱陽。自下唱上。動輒逆理如此。四不之應。則志窮而凶。不亦宜乎。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九四一陽爲卦之主。五陰皆有求應之心。惟六二中正有守。上不爲六三肝豫之悔。下不爲初六鳴豫之凶。處二爻凶悔之間。不諂不瀆。介然如石之不移。非見幾之明者。能如是乎。其所以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由能處靜以觀動也。故曰貞吉。貞固以守中正之理。安有不吉。

六三。肝豫悔。遲有悔。象曰。肝豫有悔。位不當也。

初六與九四。本有正應。但其動不順理。九四且不之應。況於六三。不中不正。本無應於四。而睢肝以視之。以求其應乎。肝者不正而上視之貌。遲者遲疑有待而不決之意。六三不中不正。求昵乎四。是以有悔。既知其有悔。猶遲疑而不退。能無重悔乎。原其致悔之由。不當其位故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九四以一陽統五陰。爲卦之主。說豫之功。皆由己致。此大有得之象也。人臣忌太盛。其心豈能無疑哉。當去其自疑之心。總合羣材。以翊載其上。盍簪所以總髮冠。所以特爲固。人主之於天下。猶首之有冠冕也。九四總合衆陰。以載其上。故有盍簪之象。若成王幼冲。天下所由以豫者周公也。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公獨以身任之不疑。而成王亦終不疑周公。故能大得志而行道於天下。

六五。貞疾。恆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

六五陰柔於上。九四剛介於下。貞疾之象。然美疾煊毒不可有。貞疾良藥不可無。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六五陰柔。耽於逸豫。有一諍臣。以貞爲疾。非五之病。乃五之福也。蓋中者大本也。其本不亡。則壽考而不喪。震爲反生。故曰不死。唐玄宗寧用韓休之直。瘠己以肥天下。貞疾不死之驗也。及罷九齡。相林甫。而天寶之亂。乃生於宴安耽毒之餘。則有天下國家者。其可無貞疾之臣哉。豫卦六五六二不言豫者。六二中正之臣。常以逸豫戒其君。

如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所以致說豫之功者，由見幾於始，所以敗說豫之功者，由昏冥於終。上六陰晦，處豫之極，而冥豫之習成人君養尊，公卿養侯，昏冥日甚，恬不自覺，此風既成，則天下之亂當自是始。惟知變其昏冥之習，斯可無咎。苟昏冥於上而不知變，何可長哉。

三三 震下兌上

邵康節曰：否將極處必成隨。否上九之剛來而隨二陰於內，初六之柔往而隨二陽於外，三三得初之剛而隨以動，四五得上之柔而隨以說，六爻莫不各有所隨，要皆以正而吉。隨以震兌成卦，春爲陽中，雷始發聲，秋爲陰中，雷始收聲，雷聲之收發皆得乎陰陽之中，君子之隨時必盡時中之義。

隨元亨利貞无咎。

隨之大亨必利乎貞，然後無咎。故不盡時中之義，則不足以爲正。故隨之爲義，有隨乎人者，有爲人所隨者，要皆不可以不正。聖人隨天下之時，而天下皆說隨之。堯舜隨時而揖遜，湯武隨時而征伐，伊周隨時而致君，孔孟隨時而說教，無非時中之義，使處湯武之時而欲爲堯舜之揖遜，處伊周之時而欲爲孔孟之說教，可謂之正而免於咎哉。

象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否卦上九之剛來而下二三之柔則變否塞之患爲說隨之功此所以動而必說說而必隨也夫天下之所以隨時者隨其時之中也聖人之動無非中故天下隨之蓋時無常是以中爲是聖人動得其中天下是之是之斯隨之矣故時所當隨天下莫不說隨天下人心雖不同而所以隨時則無不同小而言之出作入息春耕秋歛大而言之質文迭變禮樂因革無非時也聖人第因其時而動以先之故天下莫不說隨之矣非隨聖人之時也隨天下之時也聖人卽不免於隨天下之時天下事有不隨聖人之時乎隨時之義大矣哉有贊明不盡之意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人皆知動之爲隨時而不知成動之終始者皆本於靜雷之於歲事也盡一歲發生之功而後養於澤養於澤者所以致來歲之用君子之行事也亦然窮一日之功業而後嚮晦入宴息嚮晦宴息所以致來日之用蓋靜而息所以養其動也其息也安則其動也利自處者厚則其及物者博此周公存我所以厚蒼生也夫身者道德之宅精神者一身之本君子以道德爲己任而動息寢處者庸可失其時哉夫人之戕賊其身勞弊其精神者皆在於嚮晦入宴息之後故終日乾乾至夕猶惕嚮晦宴息身其有不安乎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初九之剛自否上九來下乎柔故變否塞而爲說隨是得隨時知變之義矣蓋天下之時無窮而變亦

與之無窮。苟昵於比已之陰。拘於九四之應。則溺於私而失隨時之正。夫九五以大中至正之道。爲隨時之主。卦雖有三陽。君子當知其所擇。官主也。淪變也。必變其所主。而不拘於九四之應。出門而交。則有隨時之功。自二至四。互體艮。艮爲門。出艮之門。上交乎五之象也。夫變其所主。若非正也。乃以從正而吉。上交乎五。似有失也。然出門交有功。則實不失。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時無常是。以中爲是。九五以大中至正之道。爲隨時之主。六爻之間。隨之者吉。違之者凶。以道之所存也。六二有應於五。當隨時之際。設非其應。猶當擇義以從之。況欲捨九五之正應。而下比於暱近之初九乎。初九陽明。知擇義適變。故聖人與之以官有淪。乃爲從正而吉。六二陰晦。聖人慮其不知擇義而昵比於私。故以係小子失丈夫戒之。蓋隨必以正。苟有所係。則溺於私而失其正。况從正則遠邪。從非則遠是。邪正是非。無兩立之理。苟係情於初九之小子。則失應於九五之丈夫矣。故言其弗兼與。而使之知所擇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六二近比初九之陽。而不隨九五中正之君。是係小子而失丈夫也。六三係九五之丈夫。而失初九之小子。故於隨時有求而得。猶必貞固以守。然後其志不惑。而能舍下以從上。聖人於六二六三兩爻。以丈夫小子互言之。欲其知所擇也。他卦六三不中正而凶。在隨。則取其性陽明。能知所擇。故與之以有

求而得。居貞而利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九五。爲隨時之主。而九四有獲於下。雖貞亦凶。況不貞乎。必推誠以交孚于五。使君不我疑。而我之所施爲。皆在乎道。以明乎己之不專。然後可以免咎。蓋隨有獲於義爲凶。惟推誠存道。以明其所獲之功。皆爲君而不爲己。使上下曉然。知其無所私。則何咎之有哉。周公制禮作樂。退而就曲阜之封。伊尹告歸。而陳戒于德。皆明其功之不爲己也。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九五。以大中至正之道。爲隨時之主。而不拘於六二之應。惟有嘉德之賢。斯與之交孚。而無間。則吉矣。位正中也。如需位乎天位。以正中也之義。位猶居也。故堯舜之揖遜。則有臯。夔稷契之臣。湯武之征伐。則有伊呂。周召之佐。人君惟推誠以交孚于嘉德之賢。而無私昵之心。則隨時之功成矣。但處以正中。之理。則得隨時之義。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文王得隨時之義。能以剛下柔。故民心說隨之。紂之失其民久矣。慮文王得民心。而拘之羑里。然拘係之愈急。而民心愛戴愈深。是拘係之。乃從維之也。文王反用此以亨于西山。岐山在西。上體兌。兌正西。故曰西山。紂之拘係文王。其處上而窮可知矣。

三三 巽下艮上

邵康節曰：泰若甚時，須至蠱。以泰初上兩爻相易，則泰變而爲蠱。故泰之極，猶未至於否也。一變而爲蠱，再變而爲漸，三變而爲否矣。則惑泰亨之時，可不豫防夫蠱壞之萌哉。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皿之蟲爲蠱，蠱飛爲蠱，女惑男，風落山，皆爲蠱。夫皿受蟲而壞，穀化蟲而飛，少男爲長女所惑，艮木爲巽風所撼，非蠱壞之象乎？然亂極則治，弊極則新，天下之治如環無端，除亂補弊，則蠱極之中有元亨之理，安可坐視而不恤？必涉險履危以救之，自三至五互體震，震爲甲，甲者事之始。先甲三日，自癸逆數而至辛，辛者取其有作新之意。後甲三日，自乙順數而至丁，丁者取其有丁寧之意。况蠱爲事之壞，而有事於營爲，則先甲令之三日而示作新之意於先，後甲令之三日而示丁寧之意於後。甲屬木，木主仁，方有事之始而播令甲於下，可不以仁爲之本乎？

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剛上而柔下，指卦變而言。巽而止，指致蠱而言。元亨而天下治，此飾蠱之道也。利涉大川，此有爲之時也。先甲後甲，此有爲之令也。夫蠱自泰變，泰通之極，欲反而爲否，塞初九之剛往于上，則變坤爲艮。上六之柔來于下，則變乾而爲巽。坤變爲艮，則自西南而之東北，變西南之平夷爲東北之險阻。此數所

以入乎蹇。乾變爲巽。則自西北而之東南。則陽之極。變而爲陰之生。則向之泰通者。寧不爲日後蠱壞之端哉。故曰蠱剛上而柔下。此巽而止者。乃致蠱之由也。夫人君巽而止。則優柔不斷。而不復有爲。人臣巽而止。則玩歲愒日。而不知有爲。天下巽而止。則風俗頹弊。而不能有爲。此蠱壞之形。萌於泰亨之盛時。駸駸日入於其中。而不自知。則巽而止之一言。有國有家者。可不以是爲戒乎。故剛上而柔下者。蠱之體。巽而止者。蠱之由。成卦有體。致蠱有由。則飭是蠱者。豈無其道哉。此所以繼之以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元者仁也。亨者通也。君無以仁乎民。則鰥寡憔悴。何自而拯救。上無以通乎下。則疾苦鬱抑。何自而能伸。當大壞極弊之時。仁政既行。下情既通。雖否猶可以爲泰。况蠱壞之後。不可復治乎。利涉大川。往有事者。將享天下之大利。其初必涉天下之大害。將履天下之至安。其初必涉天下之至危。蠱也者。乃君子有爲之時。而非無事之日也。必當涉大難以求濟。若處之以無事。則晏安苟且。始於蠱而終於否。安能有涉乎。故器欲常用。體欲常勞。天下欲常事。事則不弊而治。今日之事。事蠱壞。由前日不事。事以致之。將欲救時之弊。必涉大害。犯至危。往而有所從事。於飾蠱之道。則蔑不濟矣。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故蠱非創始也。事至於蠱。事之終也。苟飾其蠱。以作新於先甲之三日。而丁寧於後甲之三日。故曰終則有始。夫終則有始。非人爲使然。蓋天有十日。運行旋轉。如環無端。纔至於終。又始於甲。天之運行。猶且如是。況蠱弊之後。而不知作新丁寧之意乎。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彭帝錫易歌曰。木落風吹子又生。子承父弊蠱因名。木落風吹。有蠱之象。飭其蠱而作新之。則子有復生之理。振其民而使之作新。育其德而使之成就。非大有所施爲拯救。則無以變蠱壞之習。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夫一洪水之變。聖人所以振作其民且如此。況於俗亂失。世敗壞。而不有以振作涵養之乎。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蠱自泰變。乾爲父。坤爲母。今變而爲蠱。以象父母敗壞於前爲人子者。必當幹其蠱弊。使壞者復全。敗者復起。斯可謂有子矣。既有幹蠱之子。則親不陷於不義。而考可以無咎。然改父之道。始若危厲。要其終而言之。則安有不善者哉。故吉。夫弊者欲修。蠱者欲去。以迹觀之。疑若不順於父。而意則承父也。書曰。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意承考者。改前人之不善。而置之於無過之地。是乃厥考之心也。祭義曰。烹熟羶膾。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皆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彭曰。蔡侯善掩前人過。正謂此也。巽伏震。震爲長子。有子之象。父往而居上。子繼父位。有考之象。蠱巽官歸魂之卦。有子承考之象。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彭曰。七子能安母氏情。此幹母之善也。九二以陽應陰。故言幹母之蠱。陰柔之性。安於無事。而惡於有爲。是蠱壞之深。而幹之尤難者。惟巽而入之以善道。則不害義。不傷恩。而得剛中之道矣。夫貞固足以

幹事而九三不可貞者。懼其剛而過也。剛而過。豈幹母之道哉。呂后王諸呂。武后廢中宗。陳平。狄仁傑。未嘗面折廷爭。所謂不可貞者也。而安劉氏者。平也。復廬陵王者。仁傑也。非幹母不可貞之義乎。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初六。九三。幹父之蠱。則一。然或終吉。或有悔者。初六巽順而承意。九三過剛以責善。從道而不從君。從義而不從命。豈能無小悔哉。然不至於大咎者。以迹而言。始若過剛。以心而言。終亦何咎。匡章得罪於父。出妻屏子。終身不養。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而已矣。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爲子之道。與其柔而裕父。寧以剛而幹父。蓋以剛幹父。始雖有悔。終能實其父於無過之地。以柔裕父。適以增長其失。而陷父於不義。故戒之以往。必見吝。往猶言增長之也。往未得者。幹蠱可也。增其過不可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之蠱。用譽。承以德也。

蠱不取君位。君位不可蠱也。昔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何謂成親。子曰。君子人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豈非幹父用譽之道乎。蓋父有過而子有德。則子之德足以顯其親。舜有瞽。禹有鯀。其惡彰矣。然舜禹以大德受命。聲名洋溢乎天下。而天下不罪瞽。鯀之惡。皆頌舜禹之德。非用譽承以德之義乎。

上九不事王侯。高尙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上九當蠱壞之極。知風俗之頹弊。非一日所能振起。故處無位之地。而高不事之心。此制行矯俗。如伯夷叔齊。聞其風者。百世爲之興起。若無意於幹蠱。而實有補於風教。故聖人高其節。而謂其志可則。五爲王四承之三。爲侯。二承之上九居五爻之上。獨無所承。故有不事王侯之象。

三三兌下坤上

四陽五陽之卦。其勢足以臨人矣。而不謂之臨。今二陽在內。反謂之臨者。剛長之勢。未有艾也。故有臨人之實。此聖人設卦之意。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二陽爲臨。其勢日伸。大者之亨。以其正也。然至于八月有凶。其消亦不久。則有臨人之勢者。其可恃哉。八月者。自一陽之長。至於二陰之生。其數纔八月。爾復言七日。所以幸陽來之速。臨言八月。所以冀陽消之遲。亦進陽退陰之意。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浸而長。則有臨人之勢。說而順。則無所拂乎人之心。剛得中。則人心無不應矣。大者日亨。以其正也。足以見天之道矣。然大亨以正。雖天道之當然。而八月有凶。亦天數之不久。則處臨人之時者。當尙消息盈虛。而不失其正。則起乎數而不囿乎數。而與天爲一矣。蓋數雖有消長之殊。而天之所以爲天。亘古

窮今而不泯。易於臨之象。言天之道。深有望於臨人之君子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无疆。

澤上有地者。隄岸之象也。隄岸所以臨乎澤。高而不厚。則有潰裂四出之憂。厚而能容。則有藏疾納汙之量。君子觀象。則略有盡之勢。而思無窮之教。晉有堯之遺風。齊魯有聖賢之化。教思無窮之效。於此可見。教思無窮。則仁聲之入人也深。容保民無疆。則仁政之覆天下也大。易不以天澤爲臨。而以地澤爲臨。其義蓋取諸此。教思無窮者。要之於勢位不行之日。無後知君子之所以教。雖八月有凶。奚患哉。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初九。盡正道於臨人之始。既足以感動乎人心。故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其志一於行正。豈不足以盡臨人之義乎。又常臨人之時。而無心於感人。雖有臨人之勢。處之若無。其志一於行正。所以吉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四陰在上。二陽在下。陰盛足以勝陽。而陽長亦足以制陰。而君子未嘗恃其有日伸之勢。以與之角。一以無心感之。所以吉无不利也。无不利者。非惟君子之利。而小人亦無不蒙其利。小人雖未順乎君子之命。而君子未嘗有忿疾之心。以此見君子處心之仁也。又初九盡至正之道。以感人心。九二剛中。六五相應。又有以感乎君之心。故爻皆曰咸臨。六五知臨之君。不徧物以爲知。而急親賢之爲務。九二雖見信於君。不阿意以求容。故事必求其當。言必獻其可。而未順乎君之命。所以吉而無不利者。由其從

道而不從命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六三以陰據二陽之上。知其勢浸長。而以其言說之。是知憂其類之無所容也。既憂之。則知變矣。苟不知變。則咎豈不長哉。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臨之上卦。三爻皆柔。蓋臨人以簡。不以煩。以寬。不以異。六四以陰居陰。而得其正。所以爲臨人之至。故以此臨下。則一出於至厚。以此處己。則一出於至正。能如是。則可以無咎。而其位當矣。六四至臨。與坤元稱至略同。蓋六四坤體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聰明睿智。足以有臨。此君人之道也。古之聖人。威加四海。而屈於其下。知兼天下。而聽於其臣。故遠者效其謀。近者通厥聽。以此臨下。何知如之。蓋知者無不知。而其所以無不知者。不徧物以爲知。而急親賢之爲務也。二陽有臨人之實德。而五能任之。所以爲知臨也。使其察察以爲明。規規以臨下。豈大君之宜哉。行中者。不過乎察而行之以中也。事得其宜。莫過乎中。大君者。奄有四海。爲天下君也。坤伏乾。乾爲君。六五體柔而應乎剛。所以爲大君之宜。得爲君之宜。則吉。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下

周易上經傳卷第三

三三震下離上

臨言教觀言化。至於教化不足。然後威之以刑獄。蓋用獄豈聖人之本心哉。聖人將以化小人爲君子。而強梗不率者。有以梗吾治。此大觀之後。故受之以噬嗑也。噬嗑以震離成卦。離爲禮。伏坎爲法。然噬嗑與賁皆具離體。一以明刑法。一以修禮文。何也。蓋禮者刑之反。而坎者離之變也。禮刑相爲表裏。於此可見。

噬嗑亨。利用獄。

洪範八政。食貨爲先。大傳曰。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故頤中有物。然後成養人之功。聖人聚民。莫先理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此噬嗑而亨。所以利用獄也。飲食人之大欲。欲則必爭。爭則爲之平。其曲直是知用獄。豈聖人之本心。特利於噬嗑之時爾。

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頤中有物。則身得其養。如噬腊肉。噬乾肺。噬乾肉。皆頤中有物也。必噬而嗑。嗑而亨也。卦三亨。三柔自否而來。初六升而爲離。九五降而爲震。則剛柔分布。有動而明之象。否泰二卦。全乾坤之體。故噬嗑與賁。皆以分言之。除惡之道。以用獄爲利。用獄之道。以動明爲本。動則有威。明則有決。以此用獄。斯得其

情。蓋一於剛則無以盡其情。一於柔則無以濟其決。今剛柔既分。以象是非曲直之既判。則動而用獄。所以明有罪也。雷象其動。電象其明。遽然而至。截然而下。雷電既合。天威始章。而有罪者無所逃矣。柔得中而上行者。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用獄豈聖人之本心。心以仁柔爲本。然柔不得中。必有太過不及之失。六五六二皆柔得其中。然六二以柔居柔。失之太過。不若六五以柔居剛。剛柔相濟。兩得其中也。聖人於兩柔中之爻。特取上行者。謂六五居上。司用獄之事。六二以柔居柔。而又在下。非可施之於用獄也。噬嗑不取君位。用獄非人君之事也。特伯夷降典。皋陶作士。召伯聽訟之類。爾古人用獄。皆有哀矜不忍。期于無刑之意。故以六居五。雖不當位。然柔而得中。剛柔相濟。利用獄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噬嗑先動而後明。罪未著也。故不言折獄致刑。豐先明後動。罪已著也。故不止於明罰勅法。聖人法電之明以明罰。使之見而知懼。法雷之動以勅法。使之聞而震驚。法所以垂後世。故以先王言之。刑所以制小人。故以君子言之。此噬嗑與豐之象所以異也。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履所以受足。校所以械其足。履校者。足之械也。校其足而至於滅趾。其慘甚矣。而曰無咎者。制惡於初。使之不行。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卦以初上二爻象受刑。其中四爻象用獄。初九象制惡於初。上九象小人之惡積罪大。然小罪輕刑。固宜寬宥。何遽至於滅其趾乎。蓋止之使不行。是乃聖人所以深

愛之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滅趾，則也。滅鼻，劓也。六二柔而中正，必無用刑之失。今噬膚而滅其鼻，非忍也。小人之強梗不率，自抵于法，所乘者剛，有以致之也。初九之剛在下，而六二乘之，故有乘剛之象。自二至四，互體艮，麻衣以艮爲鼻，理或然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鳥獸全體，乾之爲腊。聖人未嘗以刑毒民，苟罪與法均，則不以毒民而廢法。將以治強校不率之屬，如腊肉之難噬，雖遇毒民之事，猶將爲之。故雖小吝而無大咎，位不當者，柔不得中，故有小吝之辭。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肺者肉之附骨，至堅強難噬，而又乾之，猶甚於腊肉。九四一剛，乃頤中有物者也。在訟爲難聽之訟，在獄爲難決之獄，噬乾肺而得金矢，象治難決之獄而得其情。古者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示無私曲也。不直者入其矢而使之自反，則民訟禁矣。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聽于朝，示其不變也。不實者入其金，所以懲其不信也。則民獄禁矣。九四折獄而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記曰：刑者，罰也。罰也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尤當以艱貞爲利也。蓋艱則有不忍用刑之意，貞則有不濫用刑之心。惟利艱貞，斯可獲吉。未光者，用獄非盛世事，未能使之無刑無訟，雖利艱貞而吉，亦何光大之

有。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六五以柔居剛用獄貴乎剛柔得中太剛則濫及非辜不剛則縱失有罪象曰柔得中而上行黃者中也金者剛也用獄以柔爲本而以剛中濟之然後爲得其當六二亦柔中然以柔居柔失之太過乾肉易於腊肉剛中異於柔中柔得中而上行蓋指六五言之貞厲無咎者貞則有不濫之意厲則有不妄之心斯可以無用獄之過而當其情矣故曰得當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聽不明也。

初象惡之始故滅趾以止其行上象惡之終故滅耳以廢其聰以向也之聽而今則不明乎理。

三三離下艮上

噬嗑以刑獄禁暴賁以禮文化成禮刑之用相爲表裏道化不足然後威之以刑刑法既勅而復飾之以禮文以見用獄非聖人之得已而賁飾禮文修明庶政此乃聖人之本心也卦自泰變上六之柔來而文在下之二剛九二之剛上而文在上之二柔故泰變而爲否賁亨小利有攸往。

爲治之道必以禮文賁飾然後聲明文物禮樂法度燦然具舉此致飾而亨之義也夫禮有本有文賁雖尙文之時然不以文勝本故小利有攸往多質而少文則文足以致飾不足以病本何往而不利哉。

象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柔來文剛，則一柔不足以勝二剛。本有餘而文不足，故亨。分剛上而文柔，則一剛不足以勝二柔，故小利有攸往。欲其不以文病本也。觀天之文，日行遲而月行速，柔來而文剛，故亨。分日之剛上而文月之柔，日月合朔會于辰舍，苟陰柔太勝，則日斯食之矣。此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此以卦變言之，爲君止於仁，爲臣止於敬，賁飭之道，至於文明而止，不可過也。故禮勝則離，樂勝則流。此合離艮之義而言之。觀天之文，柔來剛上，日往月來，則一寒一暑，而四時之變化可以察。觀人之文，則君仁臣敬，父慈子孝，而天下化成，可以知以象言之。離爲日，互體坎爲月，艮爲小石，春秋隕石于宋五，傳言隕星也。邵堯夫經世書亦以石配星，則艮爲星可知。是知易與天地準，窮之而益深，測之而益遠，求之六畫中有無窮之義。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有火，日在山下，晦其明而不用，有文明以止之象。艮屬寅，寅屬木，木生火，而其明尙隱藏於其中。君子觀賁之象，則用其文以修明庶政，而不敢耀其明於折獄，恐其察見淵魚而入於苛細矣。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下卦三爻，象賢者以禮義賁其身。初九體文明以止之義，審仕止久速之宜，時未可仕，則事舍車而徒。

若非賁也。而乃所以賁其趾。使不由其道而進。則慶封之車美可鑑。反以爲喪身之具。安知夫賁其趾之義哉。燔肉不至。孔子行去。齊接淅而行。是舍車而徒也。而賁其趾執甚焉。邵堯夫推皇極經世數。以此爻當孔子之生意。或然也。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六二有文明之德。居中正之位。如躁進以求用。則乖文明以止之義。必需上之求乎我。然後與之興起。治功伊尹必三聘而後起。孔明必三顧而後往。此賁其須之義。須。需也。王輔嗣以須之爲物。上附者也。如髭鬚之鬚。其說謬矣。傳注之誤。後學如此多矣。當有卓然之見。然後不爲之所惑。

九三賁如皤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九三有剛明之德。確然自守。其德足以潤身。苟能永貞而不變。則不爲貧賤所移。富貴所淫。威武所屈。故終莫之陵也。九三離體。離爲甲冑戈兵。以象其禮義之干櫓。忠信之甲冑。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賁之君相。求賢以興。賁飭文明之治。苟在下之賢。有潔白之德。莫不求之。以爲國之光華。凡賁如皤如者。皆白馬翰如以求之。白馬所以象其潔白之德也。翰如。迅疾之象也。如皎皎白馬。賁然來思。詩人亦以此比其潔白之德。六四與九三無應。而求之。非寇也。乃欲求婚媾也。六四德當其位。而見疑於九三者。以其無應也。然易之爲義。陰陽雖無應。有以近而相比。六四有求賢之誠。雖無應而求之。不害乎此。

心之公。始雖見疑。而終則無尤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六五之君。以人文化成天下。必受賁于丘園之賢者。丘園。賢者所居之地也。如湯幣三聘伊尹。高宗審象求說于傅巖。以賁飾其國家。非束帛戔戔。果何以致之。彼賢者始樂於丘園。而無賁然來思之意。故吝。終於幡然而改。以應上之聘。故人君有得賢之喜。六五之吉者。謂其謙虛以求賢。斯有是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五聲本於寂。五味本於淡。五色本於白。白賁者。推其本而言也。質文之在天下。隨時而迭救。忠之弊。必救以質。質之弊。必救以文。上九處賁飭之極。而以白賁爲尙者。欲反本以救其弊也。文不勝質。末不病本。斯可無咎。故必白賁在上。然後爲得其志。上猶言極也。

三三 坤下艮上

剝者。五陰消陽而剝去之。觀之卦畫。剝爛之象可知。剝之一字。蓋有傷之之意。陽氣剝去。猶人之衣服雖剝。而形體固存。及一陽剝盡而復於下。則向之剝去者。復完矣。剝之全卦。有牀之象。故爻以剝牀爲言。六三一陰獨應君子。故不言剝牀。上九一陽底五陰於下。有廬之象。而陰必剝去之。故不言剝牀。而言剝廬。剝及其廬。則其禍已極。而小人無所庇也。

剝。不利有攸往。

凡易於陰長之卦。皆爲君子地。不爲小人設。自三陰長於否。聖人已言其不利矣。今進而至於五陰之剝。陽美盡惡殫。事復有所往哉。四德皆無。但言不利有攸往。可不謹哉。

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

剝。猶人之形體爲人所剝。故曰剝。剝也。小人得志。而陰能剝陽。柔能變剛如此。故不利有攸往。以小人之道長也。君子於此。當順其勢而止之。如孔子瞰亡以見陽貨。絃歌以解匡人之圍。觀在卦有順而止之象。則可知矣。故君子尙消息盈虛之數。則知其消極必息。盈極必虛。乃天運之常。亦何必強於有攸往哉。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聖人不與陰之剝陽。故大象不言之。而取厚下安宅之義。天下之理。高以下爲基。山附於地。則下者厚而高者不危。山譬之君也。地譬之民也。人君欲其居上而安。則下其可不厚哉。剝之大象。不言剝下而言厚下。蓋下可厚也。不可剝也。猶損之大象。不言損下而言懲忿窒欲。忿欲可損也。下不可損也。與此象略同。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身所安在牀。牀所安在足。文言曰。貞固足以幹事。是貞乃牀之幹也。夫正理與天地並立。小人蔑貞。是無正理也。不言滅貞而言蔑貞。以正理終不可泯滅。特小人蔑視之。以爲天數終於剝而不復。天下將

盡爲小人而無君子。故自下而剝上。猶牀所以安身。而欲剝其足也。不知剝牀以足。終終子之身無所安。君子既去。小人其能獨存乎。聖人於此。不言剝君子。而但言滅下。下既滅。則上不安。其意深矣。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牀所以安身。牀既剝。則身不安。無智愚皆知之。而世之人。君每不寤者。蓋小人將以剝君子。必先致其堅白之辨。以與君子爭。使其說既驗。則小人得肆其欺。以誣君子。故重言蔑貞凶。所以甚小人之禍也。未有與者。六二與六五爲應。上下皆陰柔。而無君子以爲之與也。若夫有君子之與。則其禍不至如是之烈矣。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五陰皆以剝陽爲心。惟六三有應於上九。故處剝之中。而無咎。無咎者。不得罪於天下也。六三當小人爲剝之時。獨能失上下之四陰。與上九一陽爲應。猶東漢呂強處宦者之中。獨上疏言宦官之專權。所以獨免於咎。失上下。與未有與者異矣。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被服者牀之膚也。剝牀以及膚。則切近甚矣。六四近君位。但言切近災也。蓋微其意以言之。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剝不取君位。君位不可剝也。五陰皆有剝陽之心。然五陰一陽之卦。其辭首而進。亦有比陽之意。爲君

子計當以女子小人待之。故上九以一陽貫五陰。如柳之貫魚。而以宮人寵之。使小人各得其欲。而無害君子之意。斯可以終無咎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與。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與。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乾位平亥。爲木果。上九變則爲坤。當建亥之日。而乾位於此。是碩果有不食之理也。夫陰之剝陽。至此盡矣。疑若世無君子。而小人可以肆志矣。然上九一陽雖已剝盡。復於坤下。猶果之碩者。得土而復生。碩果者陽種也。黃鐘爲陽之種子。以象君子既剝盡。反得坤之與而復安。小人剝去君子。乃自剝其廬。而身無所庇。不知其平日受庇於君子者多矣。今君子雖已剝去。小人亦終何所用哉。

震下坤上

六陰剝盡。一陽復生。爲萬物之種子。太玄以中首準復。曰。陽氣潛以萌於黃宮。信無不在其中。言陽氣潛萌於黃鐘之宮。而物有生位。不言而信也。復之一字。有失而復得之辭。觀其卦名。則其喜可知也。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剝。不言利而復言亨。則喜懼之意可知。冬至夜半。一陽之氣。萌于黃鐘。舉天地之間萬物皆有生意。一君子進。則非惟君子之道長。而朝廷之清明。紀綱法度之修舉。皆自是始矣。此復之所以亨也。當姤之消也。雖五陽在上。而不可以不戒。至復之長也。雖一陽在下。而不失其所亨。蓋當其方消也。五存而不足。及其既長也。一用而有餘。則復之一字。寧不寓其喜之之意乎。出入無疾者。剝極成坤。則陽入而伏。

坤極成震。則陰出而升。今一陽來復。於陰出陽入之交。而以順行。非羣陰之所能疾也。朋來無咎者。一陽雖復。其氣尙微。羣陰浸消。其勢猶盛。朋來者。自一陽之來。進而爲臨。爲泰。爲大壯。以至於六陽之極。非羣陰之所能勝也。物極而必反。其勢有必至。陽往而必復。其幾爲甚微。惟能順反復之道。則陰消陽長。不期而自復矣。是知出入者。反復之期。而反復者。出入之道。自姤之初六變。而爲復之初九。凡歷七爻。然後陰極。而陽生。故曰七日。臨言八月者。所以翼其消之遲。復言七日者。所以幸其來之速。陰陽之運。其數十二。而周。故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州。日有十二辰。歲有十二月。日時之運。至七而復。其數則均。陽復則萬物得以正其性。君子進則天下得以遂其性。則有攸往而利。可勝言哉。

象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一陽來復。陽剛已反。雖曰道長。動以順行。是以當出入之交。而無有爲之疾者。六陽之朋來。可保其無咎也。方向之數消。雖剝之猶可。況於無疾乎。今數之方長。雖疾之不可。況於剝之乎。蓋道有反復。數有消長。陰尙能反。則陽豈不能復哉。陰陽之數。自一至七。而必變。蓋天之運行如此。易於剝言不利有攸往。以柔之變剛。於復言利有攸往。以剛之浸長。復其見天地之心者。人或極惡而善常存。大亂之後。民反易治。桀紂之後。有湯武。周衰之時。有孔孟。使澆漓不返。則乾坤或幾乎熄矣。於剝之後。而有一陽來復。天地之心。至是始見矣。一陽之氣。動於地中。爲生生之本。此天地之心也。一念之誠。復於吾心。爲萬

善之本。此在人天地之心也。推而廣之。陽剛之長。君子之進。此天地之心也。則陰之剝陽。豈天地之心乎。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雷在地中。動之始也。方動之始而未達。必安靜以養之。則出地而奮。在天而壯矣。先王於一陽始至之日。閉關而不出。止商旅而不行。省方巡狩之禮。一切不舉。蓋不敢先時而動。以干天地之和。所以養其微而順其長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剝以一陽方出乎坤。復以一陽遂入乎坤。不遠復之象也。天地之運。一息不停。聖人於此。得復善之端。故以爲君子脩身之法。非心邪念既消。則善端德性遂長。此不遠而復。何至於脩哉。祇猶賦也。元者本也。吉者善也。能不遠復。則本然之善不喪。君子之脩身。特去其不善。而善者自復。如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子故以是歎美也。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六二視初九之善。猶己之善。其心休休然。故曰休復吉。初九得乾之元。於四端爲仁。六二下之。故曰下仁。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以陰柔之資。處躁動之極。屢失屢復。不能自固於操舍存亡之間。可謂危矣。然知震而無咎。猶愈於迷而不復者。雖危何咎哉。昔高順謂呂布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遇有失得。動輒言誤。誤豈可數乎。然六三屢失屢復。故雖危而無咎。呂布誤而不反。雖欲厲無咎。其可得乎。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六四處五陰之中。獨能應初九之陽。是中行而獨復也。初九不遠復。二近之則爲下仁。四應之則爲從道。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曰。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初九脩身。則合道與仁矣。六四應之。是從道也。剝與復反對。六四一爻。在剝則失上下之四陰。以應君子。在復則於五陰之中。行以從道。所以見卦有反對。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敦者厚也。聖人全生厚之性。周旋反復。無往不厚。斯爲厚之至也。蓋有失則有悔。無失亦無悔。六五全生厚之性。則其受中以生者不喪。惟動稽諸中而不失。則何悔之有。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上六闢闇在上。冥迷而不知反。故曰迷復凶。天災人眚。既已竝至。而用之行師。要其終必有大敗。上六非君位。何至於以其國君凶。蓋初九以一陽統衆陰。雖微而在下。有君之道。上六處五陰之上。狃於剝極成坤之餘。猶有無陽之心。非惟不受統於一陽。且欲行師以與之戰。初九不遠之復。以脩其身。如苗

民逆命。則班師振旅而敷文德。上六處一卦之上。既不下仁。又不從道。反恃坤衆。悍然用行師。以與之爭。抑不知陰豈有統陽之理。況消長之勢。不敵乎。非惟不以身免。必以其國與君凶矣。國君者諸侯之象也。雖至于十年。天地之數既終。猶不克征。以其所爲皆反君道也。

三三震下乾上

剝爛之後而復其性。性卽天之命也。陽動於地之下而爲復。靜中之動。性之體也。震動於天之下則爲無妄。動中之動。誠之用也。知無妄之動以天。斯可以盡性而至於命矣。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乾備四德。而無妄亦備四德。無妄者天之命也。四德雖同。而此以正爲本。蓋乾者天之道。則無不正。無妄者人道。匪正則有眚。而不利有攸往矣。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無妄自遯變。初九一剛自外而來。爲主於內。以卦言之。則爲外。以體言之。則爲乾。乾天也。人之一性。所謂無妄者。無非渾渾乎天理。天理一失。則妄斯爲主。今復其性。則不妄矣。不妄則本然之剛自外而來。爲主於內。剛非在外也。自外卦乾體而來也。不然。則剛自外來。不幾於妄乎。剛既爲主於內。則本然之天理不喪。其動以天。則其健也。孰禦。剛得其中。則物無不應。所以大亨者。由其剛而以正也。故大亨以

正乃天所以命我者。其或匪正。是棄天之命也。惡得無咎。既曰匪正有咎。何所往而利哉。無妄之往何之矣。謂不求加乎其天也。若求加乎天。則妄矣。此天命所以不祐也。天命之不祐。皆自己求之也。行矣哉。言其不可行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雷自陰中而收聲。萬物與之而俱入。自陽中發聲而行乎天下。萬物亦與之而俱出。物之一出一入。視雷之一蟄一奮。是雷之行。物之與皆不妄也。如雷之行非其時。則妄行矣。而物亦不與之俱奮。對時育物。如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虞人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非惟析因夷隲之得其宜。于耜舉趾之順其序。雖鳥獸魚鼈昆蟲之微。莫不遂其生。此對時育物之義。茂對者。茂其德以對之。而洋洋乎發育萬物也。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初九一剛爲卦之主。所謂剛自外來爲主於內者也。以剛居正。動罔不吉。何所往而不得其志。故曰無妄之往。得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不耕穫。則無以成其美。不菑畲。則無以去其惡。六二雖居中得正。然耕穫菑畲之功不加。則荒蕪之矣。將以去荒蕪之患。則利有攸往。以從事於耕穫菑畲也。苟不耕穫菑畲。以耨情田。開性地。則天理日泯。

人僞日滋。又何富之有。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關子明曰。無妄而災者。災也。有妄而災。則其所也。非災之也。六三以陰居陽。不正也。而又不中。見初之往而吉。二攸往而利。遂欲妄行。以求妄得。何異於行人之以妄而得牛者乎。夫理之真妄難明。而事之得失易見。不可因其偶得偶失。遂謂妄者可以倖福。無妄者未必無災。譬之行人得牛。而邑人受災。見其得遂謂之福。見其失因謂之災。不知行人所得者牛。而所失者無妄也。邑人所受者災。而所全者無妄也。直不疑償同舍之金。則不疑之災止於償金。而所得在於無妄。君子寧不幸而受無妄之災。不僥倖以得有妄之牛。牛既爲行人之得。則邑人之災。非所自取。特安之若命而已。何愧焉。體易至此。然後爲窮理盡性。六三不中不正。故於此爻發明其義。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人能知其不正而反於正。則可貞矣。四雖不正。體乾之剛。養而無害。其所謂正者。固存也。故曰可貞。貞者性之固有。在乎操舍存亡之間。知可貞之無咎。則匪正爲有咎矣。由不正而反之於正。則反身而誠。而其本然者不喪。又天理乃固有之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人之疾。或以藥石攻去邪妄。而復其正。或損益其有餘不足。以適其平。此治有妄之疾者然也。若夫無

妄之疾。則以不治治之。蓋疾以無妄而得。我有妄攻之。則反害其正。惟以不治治之。斯可勿藥。而有喜天下之理。不安其天。而以人爲勝之者。皆妄也。九五以剛健之資。備中正之德。聖人慮其挾剛健之資。舉天下事事物物。紛更而膠擾之。則適以啓妄。而致疾。譬人之四肢和平。而寒暑燥濕。偶侵之。不過調和其血氣。以俟其自定。或者乃欲攻之以決裂。所未嘗試之藥。祇益其疾爾。蓋無妄而遇疾。則妄在疾。從而藥之。則妄在藥。以妄治妄。天理滅矣。漢武帝承富庶之餘。當天下廓然無事。內則疾禮文之多。關外則疾夷狄之未賓。自恃雄才大略。舉天下之事。莫不求快吾意。變法易令。好大喜功。窮山林而索禽獸。凡以試吾之藥也。而其毒滋多矣。夫子有疾。康子饋藥。而不敢嘗。深得夫無妄之藥不可試也之義。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上九以陽居陰。不正也。處剛健之極。而應不中正之六三。則人僞滋。而天理喪矣。如是則雖以無妄行。且有眚而無攸利。非無妄之行。果有眚也。蓋其平時所行不正。及其既窮。而後以無妄行。則其一日之勉強。未能掩其平日不正之愆也。夫始以不正而有眚。終以既窮而取災。始而有眚。其所自爲也。終而有災。非天災也。亦其所自取也。易爲性命之書。正性命者。乾也。盡性至命者。無妄也。然彖特言天之命也。而於性則未嘗言。蓋卦言匪正有眚。人之一性。渾乎天理者。皆正也。安得有妄。六爻之間。正則吉。不正則有眚。六十四卦。皆窮理盡性。而無妄一卦。尤括其根本。以示人。蓋無妄之動。以天。則盡性至命矣。

可他求哉。

三三 乾下艮上

卦有小畜。有大畜。小畜以臣畜君。大畜以君畜臣。小畜六四。以柔正而巽入於君心。故君臣交孚。而引君於當道。大畜六五。執謙守柔。以止天下之健。故聖賢相逢。而合志以行道。茲小畜、大畜之異也。大畜九三。言良馬。六四言童牛。六五言豮豕。皆所以象其止健。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畜有三義。以畜止言之。畜建也。以蘊畜言之。畜德也。以畜養言之。畜賢也。義雖不同。皆以利貞爲本。人君養賢。使之皆願立於朝。而不食於其家。將以與之共濟其事功。

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言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大畜之君。有是剛健。而畜之以篤實。其輝光著見。猶日新而已。則其德盛矣。以是盛德。又尊尚剛德之賢。實之於上。而謙虛以下之。所以能止其健。以與之大正其國家也。使賢者不食於其家。則徧得天下之賢而用之。故能享天下之福。而與之弘濟乎艱難。乃所以答天祐生賢之意。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莫大於天。而山畜之。則所蓄者大矣。蓋天之體。雖不在山之中。而天之氣。何嘗不畜聚於山。使天氣不在山之中。則其壞朽而崩矣。安能亘古而不移。生物而不息哉。以象言之。自一陽子至於三陽寅。成三

畫之乾。艮位於寅。豈非天在山中之象。君子以一心之微。而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所謂卷之不盈一握。舒之能滿六合也。

初九有厲利己。象曰有厲利己。不犯災也。

下體乾取畜德爲義。上體艮取止健爲義。蓋天下惟剛健之材爲可用。而不能止其健。則不足以爲用。初九剛健有可用之材。使恃材而輕躁以求用。則必有危。必利乎己而後免。利己非不用也。始涵養蘊蓄。須其材全德備而後用也。蓋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知其有厲而利己。則不犯災矣。

九二輿說輶。象曰輿說輶。中无尤也。

輶與輻不同。蓋輻所以實轂。輿說輶。則車敗而不可行。輶所以繫軸。輿說輶。則俟其可行而後行。難卦曰大畜。時也可進則進。可止則止。乃所謂時。苟明乎時中之義。何尤之有。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乾爲良馬。卦備乾體多矣。獨此言良馬者。九三有良馬之材。而遇天衢之亨。其志逐逐然。未嘗不日千里。然有材非難。而止健爲難。必知艱貞之義。而後利。蓋艱則難進。易退。貞則進必以正。當自爲謀曰。良馬固能行矣。其於輿衛。果閑習乎。否則慮其有覆轍之虞。苟閑習於未用之先。斯利有攸往於見用之日矣。上合志者。九三有良馬之才。而遇上九天衢之亨。所謂道同志合。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牛能耕而角能觸。大臣將以收拾天下之材。不可以能抵觸而廢之。必有以制其抵觸而收其用。觸者可拘以楅衡。牯者楅衡之類。而制抵觸之具也。童牛未角。而預制其抵觸之患。所以全其本然之善。故曰元吉。君子能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六五。賁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天下豪傑之材。其踴躍難制之氣。有甚於豕之奔突。人君將以制其踴躍難制之患。如豕之賁。必有以殺其勢。如世俗所謂閹猪。則其勢弱而牙不能爲害。所以吉也。童牛之牯者。制惡在乎未萌。賁豕之牙者。除惡貴乎務本。舉天下豪傑難制之材。皆有以去其驕蹇不馴之氣。豈非天下國家之福乎。六四六五。皆以謙柔而止天下之謙。故以此象之。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上九之賢。見尊於上。則賢者道泰。而天衢之亨。自我而致。故以天衢之亨爲己任。使有厲者得以信於上。說輟者得以承其上。逐逐者得以聘其材於上。此天衢之亨。而道所以大行也。又何如字。何天之衢如是之亨乎。以聖賢相逢。而其道大行也。自三至五。互體震。震爲大塗。在乾體之上。天之衢也。

三三三 震下艮上

六十四卦惟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無反對。頤卦二陽外周。四陰中虛。有頤頰之象。上止而下動。

有頤養之象。頤肖離。離爲龜。全卦之體。有龜之象。龜以氣爲養。不求養於人。此養正之義。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頤者養也。養正則吉。欲知所養之正不正。必自其求口實而觀之。本中虛。飲食自外而實之。人之所養。鮮不爲口實所移。故觀頤。必自求口實者始。

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觀頤者。觀其所養也。所養不在飲食。而在道義。自求口實者。觀其口實之所自來。伊尹非其道義。祿以天下弗顧。孟子不以萬鍾之祿。餒其浩然之氣。聖賢之養正者如此。杜欽。谷永。甘附於王氏。賈克成。倅受畜於司馬。小人之自養者如此。故說理義以養心。謹言語以養口。節飲食以養體。此養正也。便嬖以養安。肥甘以養口。輕煖以養體。此自養也。以養正爲先。則內重而外輕。以自養爲先。則內輕而外重。觀夫人之所輕重。則其所養可知矣。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極所養之大者。皆不外乎正。天地以一氣之正而養萬物。故萬物皆得由其道。聖人以一心之正而養乎賢。故推君之治而致之民。頤之時。無非養正之義。大矣哉。有贊明不盡之意。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謹言語。節飲食。

艮屬寅。仲春雷乃發聲。在艮寅之下。是雷之發聲。必以其時也。君子體此。則時然後言。不時不食。蓋言

語自頤而出。飲食自頤而入。不知謹節。則失養正之義。卦以艮震成體。上止而下動。有頤之象。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人之所養。鮮不爲嗜欲所誘者。故於初而致其戒。頤之全卦。有龜之象。龜之靈者。咽息不食。以元氣爲養。而不志於物。以爲養。故可以禦大寒。去大飢。可以長生而不死。人之良貴。卽龜之靈也。如舍爾之靈龜。以觀我之朵頤。良貴已喪矣。朵頤者。動口而嚼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中也養不中。六二居可推之以養人。反欲求養於上九。是顛頤而拂養正之經也。上九艮體。有丘之象。六二舍在我之中正。而于丘頤以求養。故其征必凶。蓋以不正而求養於人。則人賤之。而未必如其所求。故戒以征必有凶。行則失其類也。如守其中正。而不求養於人。何凶之有。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六二可以養人。而反求養於人。則顛頤而征凶。六三當資人以爲養。而反欲養人。則拂頤而貞凶。蓋六三不中不正。幸而有由頤之應於上。不資之爲養。而欲以其不中不正者養人。豈不拂頤之經。而有必然之凶乎。雖至於十年。天地之數一周。亦不可用。而無攸利。其悖理傷道大矣。六三拂頤。如四公子養士之類。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六四以正自養。而曰顛頤。何也。居大臣之位。制祿以養賢。而復資賢以養德。故曰顛頤。陸希聲曰。虎低首而視遠。耽耽者視遠也。欲逐逐者。未滿也。六四樂善如貪。猶虎視之耽耽。而其欲常未滿。故以顛頤而獲吉。則上之所施下者光矣。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君者養人也。六五陰虛。以君而求養於臣。是拂頤之經也。靜而養德則吉。動而涉難則不可。居猶守也。守貞而吉。順以從上。九賓師之教。斯有以養成其德。若拂經而未嘗拂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上九得志與民由之。故曰由頤。處賓師之任。爲一卦之主。其道甚尊。而事則危。知其危而不自安。則雖危而吉。存我所以厚蒼生。故曰大有慶。頤卦初上二陽。皆養人者也。而初九剛正。而曰觀我朵頤凶。上九不正。而曰由頤厲吉。蓋剛正而不能養。則雖貞亦凶。不正而知自危。則以厲而吉。六五之德不足。故不可涉大川。上九之德有餘。故利涉大川。易之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如此。

三三 巽下兌上

大過自大壯而變。上六一陰下居乎初。則大壯變爲大過矣。大壯四陽在下。有棟宇隆壯之象。二陰在上。有風雨漂搖之象。今一陰在下。有棟宇雖隆。本末已撓。能拯其弱。斯復壯矣。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前人有大過人之失。而其棟已撓。後人有大過人之材。而其衰復興。必有所往而振起之。則撓者亨矣。象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撓。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四陽倍於二陰。有大過之材。得大過之時。斯能成大過之功。大禹之拯溺。周公之東征。皆大過其常者也。夫立非常之大功。非大過其常。則不足以有爲。此大過所以爲大者過也。大過之時。剛以過爲中。不過則非中也。過而中。乃時中之義。然剛過矣。不巽而說以行之。則戾於時。而拂於衆。是謂過矣。非中也。處大過之時。猶治沈痼之疾。必攻之以瞑眩之藥。自其藥病而言之。則謂之過。自其病愈而言之。則謂之中。巽而說行。所以成大過人之功。然當大過之時。則其功業大矣哉。非大過之時則不可。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

澤以養木。今滅乎木。大過之象也。然澤雖暫滅乎木。而木有聳壑昂霄之材。舟楫濟川之用。非澤所能滅也。君子獨立不懼。則舟楫濟川者有所施。遯世無悶。則聳壑昂霄者無所屈。進而有爲。則拯天下之衰。獨立不懼也。退而窮居。則遂在我之志。遯世無悶也。伊尹之相湯伐桀。耕莘樂道。皆大過之事。可謂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者矣。或問獨立不懼。挺然有立。固可以拯弱扶衰。而遯世無悶。則獨善其身。何以成大過人之功。蓋存我所以厚蒼生。安家所以寧天下。遯之初六。往居乎上。則變爲大過。故言遯世無悶。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茅雖薄物而有潔白之德。可用於宗廟。以藉用而祭祀。初六陰柔在下。寧過於謹。如藉用白茅。則無所失。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兌爲澤。巽爲木。澤中之木。楊也。九二居巽之中。巽東南之卦氣。正枯楊生稊之時。稊者木之穉也。物雖枯而稊復生。猶棟已撓而衰復拯。九二剛過而中。初六柔過而謹。二者過以相與。猶可以拯弱扶衰。老夫女妻。非相與之時也。今欲得男。則過以相與。而有生育之功。巽伏震。震爲長男。可以主器。得主器之男。故事過以相與。

九三。棟撓凶。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剛過而不中。則拂衆。能無太剛則折之患乎。子玉剛而無禮。趙旃請以車濟之。類是也。不可以有輔者。悖材逞能。進則不足。成輔助之功。退則不肯求輔助於人。豈不反以致棟撓之凶。棟折榱崩。身且不免。其能有輔哉。

九四。棟隆吉。有他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九四剛柔相濟。而無剛過不中之患。如棟已撓而復隆。國既衰而復興。尤當公爾忘私。以身任天下之重。如有一毫之私。則吝。有他猶有私也。不撓乎下者。毋拘於初六陰柔之應。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剛居尊位。當大過之時。下無其應。乃上比於上六之陰柔。何以能濟。雖無大過。以終其身。亦無善政。以復其國。此無咎無譽也。楊生稊。則有濟川之用。生華而不實。安有可久之義哉。九五資上六之陰。柔以成功。如老婦士夫。僅可醜而已。豈有生育之理乎。德宗之播遷。而用盧杞。使顏真卿有朝廷豈堪再壞之歎。初六九二。過以相與。僅能成功。而九五上六。復不度德量力而敗之。如人之復病。雖獲暫安。元氣已去矣。何可久哉。初與二。五與上。本非其應。然當大過之時。皆過以相與。但女妻有生育之功。老婦無生育之理。所以有生稊生華之異。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無舟涉水。是謂過涉。夫深則厲。淺則揭。欲其量深淺之宜也。上六陰柔。不量其力。而過以與九五濟國家之難。何異無舟涉水哉。故不量力而過涉。然以滅頂而取凶。滅頂者。沒其頂也。凶無咎者。爲身計則愚。爲國計則忠。故雖凶而不可咎。

三三 坎下坎上

棟撓之後。坎難必生。故以習坎次之。坎者陽陷於陰險之中也。然陽動於中。必出乎險。非能終陷之也。故卦不名陷而名坎。八卦皆無複名。惟坎加一習字。以象君子習坎。則出乎坎。小人習坎。則入乎坎。故皆以習言之。坎以一陽動乎二陰之中。有水行乎坎險之象。水之流行。盈坎而進。千曲萬折。避礙而通。必至于海。無一朝之或止。水之習坎如此。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尙。

天下之物。習坎而有孚者。莫如水。潮候往來。亘古窮今。不失其信。此有孚之象也。君子體此而行乎坎險之中。當以誠信爲本。守是誠信。以出乎險。如水之習坎。故外雖有險。惟有心之亨。則終有出險之期。心亨。如文王拘於羑里。而從容演易。孔子圍於匡。而絃歌不衰。象日以殺舜爲事。而在床琴。有不憂。周公被流言。而不失其所以聖。所以終能出險也。行有尙者。水之流行。坎險可出。心之亨通。險難可夷。蓋陷於險。而此心不變。猶險有窮。而水不窮。則必出乎險矣。東坡曰。所遇有險。易未嘗不志於行。是水之心也。物之望我者有盡。而是心無已。終必勝之。故水至柔。而能勝物者。不以力爭。而心爭也。

象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尙。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坎險在前。不一而止。故曰重險。水流乎重險而不盈。未能出乎險也。然水之習坎。不以重險在前而遂止。行乎坎險之中。如潮候之往來。亘古窮今。未嘗失其信。維心亨。則在險難而不窮。乃以剛中。則處險難而不變。行有尙。則當以志於行爲尙。苟能志於行而不止。則往必有功。有志竟成。事懷安實敗名。正謂此也。故處險之中。則必求所以出乎險。在險之外。則必求所以用乎險。險非惟水也。天以不可升爲坎。地以山川丘陵爲險。王公不言所險者。合天地以設險也。名分等制。以象天險。金湯關塞。以象地險。合天地之險而用之。則當用險之時。而其用大矣。孰能踰之哉。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水洊至而不窮，坎雖重而有極，以不窮之水，習有極之坎，其初不能無陷，而終必出乎險也。常德行，則夷險可以一至，習教事，則安危可以一心。常德行如水之洊至，習教事如水之習坎，常德行則坎不能陷，有孚維心亨也。習教事則常易以知險，行有尚往有功也。若夫小人在險，則變其所守，行險則聘其姦詐。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水之習坎，求以出坎，今也習坎而入于坎窞之中，其能出險乎？初六陰柔不正，居於下流，失其出坎之道，烏得不凶？出坎則有功，入坎則失道，初六失道則入于坎，上六失道則凶。三歲象小人習坎於始，必罹咎於終。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九二在險之中，故曰有險，所求僅可小得，而未足成功，以其處乎險中而未出也。此爻象周公遭變，成王未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來謂自下而來之謂，自上而往來坎也，之亦坎也。於來之坎坎之中，人情之所危，而行險徼倖之小人，且枕而安焉，茅入于坎窞之底，故戒其勿用。蓋小人雖行險於坎坎之中，終亦何功之有。

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二，剛柔際也。

以周公之聖，當王室多難之際，且不免有疑。況下於周公者乎？酒所以通誠而合歡，一樽之酒，副之以簋，物不足而誠有餘。用缶則朴素而尚質，虛中而有容。用是朴素之器，而納之於牖，牖者開明之處也。象其以是誠實之理，自其心開明者而導達之，則前日之乖隔不通者，至是始釋然矣。故始雖有難，而終於無咎。初焉尙疑，則其志不通，終焉既合，則剛柔交際。此爻象二公問諸史與百執事，然後知周公以忠獲戾。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盈科而進，放乎四海。此水之志于行也。九五在坎險之中，象水之流而不盈，祗既平而已。平險而未能出險，則猶在乎險中，而其功未大也。象成王雖感悟而不疑，周公亦僅能無咎，故曰祗既平，無咎。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初六習坎，至於上六，則惡積不可撓，罪大不可解，係之以徽纆，寘之于叢棘。古者大司寇斷獄于棘水之下，至于三歲不得，其凶可知。凶三歲者，言其凶不過乎三歲也。初六六三象管、蔡陷周公以自取其凶，皆有入于坎窞之辭。周公居東三年，而罪人斯得，凶三歲之象也。

三三離下離上

希夷龍圖傳曰：乾付正性於坎，坤付正性於離。故坎離在天爲日月，在五行爲水火，在人爲耳目心腎。

伏羲先天之易。乾南而坤北。離東而坎西。文王後天之易。離南而坎北。震東而兌西。此坎離所以代天地之用。而上經所以首乾。坤終坎離也。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離麗也。物不獨立。必有所麗。陰麗乎陽。柔麗乎剛。不可以不正。不正則流於邪。必利貞而亨。離爲火。其性炎上。必蓄以至柔。牝牛者。母牛也。取其順中之順。以畜制夫炎上之性。所謂高明柔克也。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日月麗乎天。故能垂象而著明。百穀草木麗乎土。故能根莖而華實。六五之君。有重明之德。必麗乎正。然後可以化成天下。六二之柔。必麗乎中正之君。然後亨。是以畜牝牛吉也。或問以六居五。非正也。而曰麗正者。何也。蓋中則無不正。而正者未必中。則六五之中。未始非正也。至於六二。本乎中正。復以柔麗乎中正。則其亨可知矣。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文王有明德。武王復以明德繼之。父作之於前。子述之於後。是父子之明兩作也。成王緝熙于光明。周公以明德相之。是君臣之明兩作也。父子君臣皆有明德。故能繼明以照四方。此象周之所以興。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履錯然者。所履之德。文質彬彬。錯然而可觀。然德者人所忌。有是錯然之文。必行之以敬。斯能無咎。周公之才美。而無驕吝。孔子之仁智而尤溫良。皆所以避咎也。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坤付正性於離。得坤之中畫也。故在坤爲黃裳。在離爲黃離。黃裳者。以人臣居尊位。而安在下之分。故曰黃裳。黃離者。以明德居臣位。順而麗乎君。故曰黃離。黃屬土。坤爲順。故黃有順意。得中道者。六二文明之盛。必畜以至順。乃爲得其中。元吉。善之善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九三處前明將盡。後明將繼之時。是爲日昃之離。不安其數之當然。順其時之適至。不鼓缶而歌。必至大耋之年。雖嗟無及矣。故何可久。此象周家明德將興。紂處日昃之離。而不知退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九四離體之陽。其性炎上。不能畜之以牝牛。突如其來。如犯上之分。而于君之明。故焚死棄如。皆所自取。蓋以臣干君。則何所容於天地之間。此象管蔡。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成王初疑周公。而終感寤。故出涕沱若。戚嗟若。向非後日之感寤。其能吉乎。疑心既釋。然後君臣乃以明德相附麗。故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又涕沱戚嗟於離明甚盛之時。齋咨涕洟於萃聚既極之日。聖

人憂治世而危明主。每每如此。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管、蔡挾武庚以撼周室。故周公以王命出征。而有嘉美之功。折首謂殲厥渠魁。獲匪其醜。謂脅從罔治。所以出征。欲其免咎也。故王用出征。非得已也。所以正邦也。

周易下經傳卷第四

三三 艮下兌上

上經首乾坤。天地定位也。下經主咸。恆。山澤通氣。雷風相薄也。上經終坎離之純。水火不相射也。下經終坎離之雜。水火相逮也。咸之全體。象身與物接而相向。六爻皆近取身而言之。上卦三爻。象乎人之感。下卦三爻。象待感而應。感或出於有心。與夫不待感而應。皆有凶悔吝之辭。

咸。亨利貞。取女吉。

咸者感也。不謂之感。而謂之咸者。交感之道。以無心爲貴。人道有心。所感多不貞。故聖人以咸名卦。取其無心之感也。感而出於無心。則所感者貞矣。安得而不吉。咸貴乎貞。不貞則邪妄。非所爲感也。咸以二少相感。故有取女之象。古者取女之禮。男先下女。若男未下女。而女先求男。則非貞矣。何吉之有。象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兌爲少女。柔也。艮爲少男。剛也。今男下於女。則柔者升而上。剛者降而下。然後陰陽二氣感應以相與。蓋天氣下降。而後地氣上騰。即男下女之義。止而說。咸感之情也。感入之道。當止而後說。止而不說。則離。說而不止。則亂。婚姻之禮。自問名納采。以至於親迎。皆以男下女爲先。若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則父母國人皆賤之。此咸之亨利乎貞。必□取女之吉也。聖人推廣乎咸感之義。天地以氣感而萬物化生。聖人以心感而天下和平。然咸既感之以無心。而曰聖人猶以心感何也。蓋無心者無私心也。聖人之心。惟一出於正。故雖以心感心。而未始容心也。夫天道不下濟。則不得乎萬物之情。男不下女。則不得乎夫婦之情。聖人不下下。則不得乎人之情。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然則天地萬物之情。何如哉。曰貞而已。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處於高。澤處於卑。然山澤之氣。不感則氣何以通。君子不虛以受人。則下何由盡。蓋無心則虛。虛則能容。有心則滿。滿則不復受。麻衣以艮爲鼻。鼻口相通。乃山澤通氣之象。說卦以艮爲指。與兌口不相通。恐經文舛誤。以意推之也。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咸卦六爻。皆近取諸身。最下爲拇。拇之上爲腓。腓之上爲股。股之上爲心。心之上爲膺。膺之上爲輔頰。舌。咸之爲道。虛其中而感於外。靜於此而應於彼。大傳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咸六爻各固於一體。以私相應。非所謂無心之感者。拇。足之大指也。初六志於應四。然四處大臣之位。初六陰柔微而在下。不待其感。而欲動以從之。不知下體以艮止爲義。止而後說。感而後應。今乃以一拇指之微。而動欲先人。志在於外。不能自守。以待上之求。不知一拇指之微。雖動於下。未能有行。

豈足致感通之效哉。不言凶悔吝者。猶未著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拇聽於腓。腓聽於股。蓋腓在股之下。拇之上也。股未動而腓已感。則凶。惟止於下。待感而動。雖凶而居。猶可吉。順上而動。則不害乎咸感之正。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九三居艮體之上。近取諸身。則其股也。當止於下而不動。今乃欲動而求說於上。當知執其隨上之義。而不可以先動。往則必吝。若夫亦不處也。則紛紛然妄動矣。蓋其志在隨人。所執者當下。豈容先上而動乎。凡人妄動。皆由於股。故聖人於此。明執下之義。欲其知所止也。互體巽。巽爲股。又有乾。乾健行。苟能執其隨。如艮之止。則安有妄動哉。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九四居股之上。腓之下。心所在也。然不曰心何也。感入之道。當無所容其心。然後爲貞人之一心。焉能無感。使其未感者貞也。既感者亦貞也。或感或未感。皆不失其貞。則吉可全而悔可亡矣。九四所處不正。未能免思爲之累。而憧憧往來於一心之間。許叔重以憧憧爲意不定之貌。九四不以大公至正感人。而私其應是我之朋。則思之非其朋。則不思也。豈知夫咸感之義。當感而感。不懂憧以感人也。當應而應。不屑屑以求應也。乃何思何慮之理。天地之間。所感者非一。豈私意之所能盡。虛已聽之可也。而

欲以心思感之。憧憧然不定。蓋九四於未感之先。以不正之害爲心害。宜其憧憧往來。蔽於私而不能充乎光大之域也。泰之九二。朋亡。則以光大。咸之九四。朋從爾思。其未光大宜矣。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王弼謂脢在心之上口之下。無心之地也。九五中正而無心於感人。何悔之有。子夏易傳曰。在脊曰脢。咸之六爻。近取諸身。皆象其以身向物。九五輒言脊何也。蓋謂心之向物。欲其如脊之向物。則何悔之有。易於艮明知止之義。則取其背於咸明交感之情。則取其脢。是知天下凡出於有心者。皆末也。故曰。咸其脢。志末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馬融曰。輔。上頰也。虞翻曰。耳目之間爲輔頰。蓋輔者頰舌之所依。頰舌者言語之所由出。感入之道。心且無有。況於言語之末乎。上六兌體。處咸之極。乃欲感人於言語頰舌之間。不能無心於感人。而滕揚其口說。安足以動人哉。輔一也。在感則爲滕口說。在艮則爲言有序。動靜之分也。滕其頰而在外。以空言感人。則人誰我信。艮其輔而得中。所謂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也。其悔亡宜矣。

三三 巽下震上

艮男在上。長女在下。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故爲常久之義。蓋下女者權時之宜。辨分者居室之道。男女夫婦。人道之始。故以恆次咸。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首必可恆而後能亨恆而能亨然後無咎所以無咎利乎正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者久而不厭也。彖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恆恆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恆者久也恆久之道始乎辨分分定則可恆矣震爲長男剛者在上一巽爲長女柔者在下男女居室人之大倫大倫既明斯可恆久然分辨矣而情不相與雖暫猶不可況於恆乎蓋柔上而剛下不可以爲恆剛上柔下而不相與亦不可以爲恆恆與而不巽巽而不動動而不相應皆不可以爲恆雷風相與者雷動風行一以聲震一以氣感若不相謀而其鼓舞萬物則未嘗不相與然相與而不巽動則反爲物害非可恆也一卦六爻剛柔皆相應如處事而各得其當用人而各當其材豈非恆久之道乎此恆亨無咎利貞久於其道也道惟利正所以可久使或不正雖一日不可況於久乎恆久而不已貞觀者也得天而能久照貞明者也四時變化陰陽代謝故能久成聖人體此而久於其道則天下自不期而化成夫四時變化不恆也而能久成者於變之中而不失其恆所以爲恆也聖人久於其道則化成使久非其道則民厭倦之不暇豈能化成哉蓋久非其道不可恆也道不能久則不恆也惟於其道則恆非其道則變於變之中而不失其恆亦如四時之變化陰陽代謝寒暑推移亘古窮今而不息所以能

久成也。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天地萬物之情何如哉。曰貞而已。

象曰。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之蟄奮。應春秋之中。風之披拂。從律呂之序。於至變之中。而不失其恆。所以爲恆也。立不易方。非執方也。不易乎義理之當然爾。

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

於恆之始。而浚以求深。不恆矣。以不恆爲恆。貞固而不變。凶且不免。何所利哉。夫天下之所謂恆者。其行有由。其入有漸。以此爲道。道得其恆。以此待物。物得其恆。浚而求之。必失其恆。況處恆之始乎。君臣之義。朋友之道。以漸而進。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此浚恆之凶。由於始而求深也。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九二以陽居陰。不正也。宜有悔矣。然能久中。則無過不及之失。故其悔可亡也。蓋中則無有不正。而正則未必適中。如夷清惠和。未始不正。然不可恆。若夫子聖之時。則恆矣。

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恆其德。无所容也。

九三以陽居陰。正也。正則可恆矣。然剛過而不中。是剛不得其恆也。又處巽之極。是巽不得其恆也。或靜或躁。或剛或巽。皆不得其恆。則其德之不恆可知矣。孔子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九三不恆。若是而處乎九二。久中君子之上。不恆之差。三不自覺。而九二承之。反爲之差。猶貞固而不知變。豈不鄙。

吝矣哉。夫巫醫卜祝雖賤，亦有恆職。九三不恆其德，亦不可作巫醫之賤，則其無所容可知矣。益之上九立心無恆，與九三不恆其德，皆處巽之極，其窮爲躁卦，是以不恆也。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解之九二田獲三狐，剛得其中也。巽之六四田獲三品，柔得其正也。今九四以陽居陰，不得其正，不恆也。而久據大臣之位，則其動而無功可知矣。田獵所以從禽，得禽所以象其有功。四久非其位，則安得禽哉。

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以六居五，在他卦則爲執謙守柔，在恆則爲君柔臣剛。蓋人君居位不可執柔以爲恆也，使君道而以柔爲恆，是爲夫而從婦道也。君能制命爲義，若以制命之義而從妾婦之道，則倡之在臣，和之在君，名分倒置，權柄下移，蓋原於此，蓋從一而終者，婦人之恆，夫子制義而從婦之道，欲無凶得乎。

上六振恆凶，象曰：振恆在上，大无功也。

安靜之極，不可以不振作。然以振作爲恆，則徒爲煩擾而已。不恆也。上六處震之極，而以振作爲恆，則其振之者，適以擾之也。蓋恆而不振，則有委靡之患，以振爲恆，則有煩擾之虞，非惟不足以成功，適以喪其功而已。故曰振恆在上，大无功也。

三三 艮下乾上

上經乾、坤而下凡十卦。而後繼之以泰。否。出於陰陽消長之數。而非人所能爲也。下經咸、恆之後。卽繼以遯。壯。蓋遯與大壯。乃君子小人之進退。出於人之所爲。而非天也。觀其名卦。則其義可知。

遯。亨。小利。貞。

君子得志澤加乎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故身雖遯。而道未嘗不亨。小者於此。則得志而利。君子於此。則貞固而自守。小利作一讀。貞作一讀。說者謂當遯之時。二陰雖長。正道猶存。雖不利於大有所爲。尚利乎小有所正救。豈知苟有可正救之理。則君子無遯世之心矣。夫二陽方長。猶戒有凶。况二陰已長。而不知遯去。其得爲見幾。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一陰爲姤。亂之始兆。未可遯也。三陰爲否。亂之已成。不得遯也。二陰方長而遯去之。是以遯而亨也。九五之剛當乎其位。而與六二之柔有應。似可有爲也。然時乎而遯。君子不以其當位而應。遂爲所牽係。當知與時行也之義。蓋時乎而遯。雖有應而去之彌急。以君子常失志之時。不可恃得志之小人。以爲己之援也。小者之利。而在我之貞。以陰之浸長。進則爲否也。當遯之時。則知遯之義爲甚大。蓋今日之遯。所以全其壯於後日也。不明其義之大矣哉。則不見幾而作矣。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山之勢雖欲上陵。然天處至高。非山之所能陵也。君子當遯之時。當見幾而作。高居遠引。如天之不可

及而於小人不必疾惡之也。惟嚴以待之而已。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此不惡之義。不惡則小人不得而怨，以危吾身。嚴則小人不得而近，以屈吾道。孔子之於季氏，陽貨，得不惡而嚴之義。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初對上而言，則爲遯尾。據初言，則爲難首。當遯之時，宜外不宜內，宜先不宜後。初六居內體之下，最在遯之後。君子不幸而居羣小之間，不知先遯而居其後，危道也。既知其危，不往而亂於小人之羣，則何災之有。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

黃，中也。牛，順也。革，變也。二陰浸長，君子當固守中順之道而知變。斯莫之勝說矣。莫之勝說，猶言不亦說是知遯而亨者如此。固志者，自固其遯世之志。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二陰志於消陽，然陰陽者相求之物。九三以艮體之陽，止而係乎二陰。聖人以爲當遯世之日，而有係戀之心，濡滯而不能去，則不止於遯尾之危。蓋遯尾則後時而去，係遯則貪變而不去，必至於有疾而憊矣。凡人之避難，惟超然遠引，然後小人不能害。今以君子而係小人，以陽而係陰，則小人得以柔邪牽制之，能無疾憊危厲者乎？臣妾者，小人女子之親近而在下者，但以臣妾畜之，而不任以大事，斯免於小人之害矣。剝六五曰：以宮人寵。遯六二曰：畜臣妾吉。位雖不同，其義則一。說者以不可大事，遂謂

猶可小有所正救。不知此言俱爲九三而設。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好進惡退者，人之常情。君子於此而好遯，其好惡豈與人異哉？蓋進不得志以行道，則必退而隱居，以求其志。是予之所好也。君子既好遯而吉，小人安得而不否乎？昔孔子行而季桓子自嘆魯之衰弱，是君子好遯而小人否也。夫否與遯，皆君子道消之時。然否之小人吉而大人否，遯之君子吉而小人否，其義正相反。然否之君子雖否而未嘗不亨，遯之小人既消君子，然君子無往而不吉，小人適以自否而已。亦猶剝之小人盡力以剝君子，及君子得輿而安，小人適以自剝其廬而無所庇，則小人亦何必有無君子之心哉？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亨者嘉之會。處遯而亨，則百嘉皆會於此。貞固自守，則在我之本心得矣。故曰：以正志也。遯九五不取君位，君不可遯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上九遯世無悶，優游自得。處遯而肥者也。肥有綽綽餘裕之意。蓋其心無系累，進退在我，超然遠舉，動在衆先，如鴻飛冥冥，弋人何慕？何不利之有？無所疑者，他人進退未決之際，而斷然有遯世之心，故曰無所疑。揚子曰：山雌之肥，其意得乎？蓋本諸此。

三三 乾下震上

大壯者遯之反對。前日之遯。所以養今日之壯。人惟不能無悶於遯世之日。必不能利貞於大壯之時矣。三陰三陽。其數適中。則謂之泰。泰者通而治之。四陽二陰。不謂之泰。而謂之大壯者。非惟消長之數已不侔。而其強弱盛衰之形亦不敵矣。君子得時而益盛。猶雷在天而益神。所以爲大壯之象也。

大壯利貞。

四陽得勢而在內。二陰失勢而在外。所以爲大者之壯。然大者之壯。豈容有一之不正哉。貞之一字。屯蹇困遯與大壯不易其辭。以此見時雖有變。而君子之貞則不變也。大壯一卦。自利貞之外。無他辭。則知大壯而利貞。所以全其壯也。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陽爲大。爲君子。大壯者。大者壯也。以乾之剛。體震之動。其孰能禦之。此剛以動。故壯也。然剛以動。固已壯矣。豈可恃其壯而用之。故大者之壯。必利乎貞。蓋大者正也。天下之理。惟大故壯。不大奚壯。惟正故大。不正奚大。惟天下之至正。爲能極天下之至大。故以正而大則壯。以剛用壯則危。正而大。雖天地之情可見。而況於人乎。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雷在地中則爲復。出地上而奮則爲豫。行乎天下則爲無妄。今以天威動乎天上。其爲壯也。孰大於此。

夫雷在天上。固大壯矣。然當其在天上之時。寧有一之不正乎。君子於此。則非禮弗履。所以全其壯也。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大壯一卦。凡言大壯者。乃君子之壯。獨言壯者。乃小人之壯。初九處壯之初。不守正履禮以全其壯。而輕舉妄動以恃其壯。則往必有凶。然既曰征凶。又曰有孚。何也。蓋初九以陽居陽。大者之正。固足以取信於人矣。如不知以靜而養其壯。乃輕舉妄動以用其壯。則向之有孚于王者。至是而窮矣。漢鉤黨之禍。唐甘露之事。非其孚之不足以取信也。惟犯壯于趾之戒。恃其孚而有以喪其孚也。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凡爻陰陽失位。鮮有吉者。惟大壯四陽爻。以陽居陽者。反不若以陽居陰之爲美。蓋處壯之時。不患其不壯。惟患無心全其壯。九二以陽居陰。本有不正之失。反以貞而獲吉者。能以中道自全。斯不失其正矣。九二六五不言壯者。九二以剛居柔。六五以柔居剛。不用壯也。故不言壯。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九三以剛居剛。過於剛而用壯者也。天下之理。革堅則兵利。城成則衝生。恃壯以與物角。未有不爲所勝者。夫用壯者。小人之壯。用罔者。君子之壯。用壯者。處壯而用其壯者也。用罔者。處壯而不有其壯也。壯而用之以罔。則不怒之威。甚於鈇鉞。愧人以禮。甚於芒刺。剛處剛者。貞也。亦危道也。四陽在下。如羣羊狼而上進。二陰在上。如藩籬蔽乎其前。大壯肖兌。故有羊象。三所應者上也。而志欲去之者。在上之

二陰也。夫陽長而壯，陰退而窮。惡用極力以去就盡之窮陰哉？以壯陽觸窮陰，其勢若易。然陽壯則輕敵，陰窮則謀深。以壯陽觸窮陰，正也。危道也。君子不爲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理至於自然而然，乃君子之壯，而天地正大之理也。九四上當二陰之消，下引三陽之進，其壯孰能禦之？惟以剛處柔，不過於壯，斯能免失。正之悔如是，則藩籬自決，其角不羸，壯于大輿。其行益健，輹所以運輿，輹壯則其進孰禦？蓋九四乃震體之陽，不用其壯，故能上決二陰，而不羸其角。下援三陽，而克壯其行，宜其尚往而不敗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羊，狼戾而喜觸。以六居五，則喪其狼戾之氣，于和易之域，安得有悔？以陽居陰，不當位也。在大壯之時，反以喪羊而無悔，易之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如此。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陰窮於上，知君子有不忍之心，則其毒不可解，所貴乎君子者，爲其能以正處壯，則剛長乃終，而陰窮自去。今乃若羝羊之觸藩，躁進不已，於其正大不容禦之時，而反有不能退不能遂之憂，不艱危以全其壯，果何所利哉？由其始謀之不詳，審則其終之不能退不能遂也宜矣。苟艱危其思慮，猶可變觸藩之羸而爲吉，而其咎亦不長矣。

三三坤下離上

晉象人臣以明晉而上遇大明之君。故有是寵錫之蕃。禮命之原。周自后稷、公劉、大王、王季、歷虞、夏、商以來。皆有明德而遇大明之君。故其德愈顯。其命愈隆。以至於有天下。此象周之所以興。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晉象人臣升進。故不言四德。康侯如成王。康周公之德。故有褒崇之意。錫馬以備其物。三接以盡其禮。傳言王命晉侯爲侯伯。受策以出。出入三覲。此晝日三接也。書言平王錫晉文侯馬四匹。於明盛之時。講殊尤之禮。言錫馬蕃庶。則他物可知。

象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晉象人臣以明德進用。明出地上。如月之初升。必麗乎太陽而後明。人臣有明德。必麗乎大明而後著。蓋月本無光。承日而光。臣雖有明。承君益明。故必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後能上行也。大有象大明當天。則言火在天上。與明出地者異矣。茲所以爲君臣之辨。人臣之德旣彰。人君康其德而命之爲侯伯。必極賜予之盛。盡禮命之隆。所以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明出地上。與明入地中相反。明入地中。則其明已傷。明出地上。則其明益進。君子於此。當自昭明德。以結知於明主。毋韜藏隱晦。而不見於用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三陰皆麗乎九五大明之君，而九四大臣。晉如鼫鼠，居三陰之上，欲其皆附乎己。初六雖有應於四，而無附之之心，故當晉如之時，而有摧如之意。貞固自守，以茲獲吉，其守正不阿如此。雖名實未孚於上下，而進退之際，綽綽然有餘裕，未受命者，不枉道以徇人，故於人皆急進之時，獨行正而未受命。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六五大明之君，六二以順而麗明，柔進上行，而曰晉如愁如者，二欲應五，而四抑其進，惟固守其貞，而不移，豈惟獲吉，必受茲介福于其陰柔之君。王母指六五陰柔之君而言之。然六二之受茲介福，以中正而致之也。介，大也。助也。又六二介然自守，而受福于其王母，如豫之介石，亦在六二之中正。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六三以陰居陽，疑有悔也。然居順之極，而在下二陰俱欲上麗乎大明之主，三能推誠以信乎女，與之竝進，非如九四之蔽主嫉賢，故衆皆信之，宜其悔可亡，而其志得以上通乎其君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三陰柔順，自下而麗乎大明，九四獨以一陽阻之，如子朝、子帶、董卓、桓溫之類，晉、晝也。鼠晝伏夜動，畏人故也。九四憑城依社，貞固不變，得□□□□□□凶。惟九四以貪而厲，才有餘而德不足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易以陰陽失位爲悔。六五以陰居陽。本有失正之悔。而其悔乃亡者。三陰上進而麗乎大明。是其得也。阻於九四一陽而不得進。乃其失也。然六五之失。未必不爲福。九四之得。未必不爲禍。六五大明之君。智高而見遠。或失或得。泰然勿恤。不實之于念慮。則悔斯可亡矣。如此則何往而不吉。寧有不利哉。六二本以中正而麗乎大明。非九四之所能間也。往而應之。則有會聚之慶。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六五執謙守柔。虛己以應物。而上九反欲恃剛以陵之。角者。在上而陵物者也。維可用之於伐邑。不可恃之以陵物。伐邑者。自治而克己也。如此則雖危而猶可變爲吉。無咎者。以其善補過也。若貞固不變。則各維可用之於克己。不可恃剛以陵人。以其道未光也。晉者。乾之遊魂。姤者。乾一世卦。上九皆有角象。乾爲龍也。晉其角與姤其角。皆取上窮之義。

三三 離下坤上

明夷者。晉之反。文王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夷其明於闇世。以免於難。此明夷之義。易之卦爻。多假古之聖賢以明理。如高宗伐鬼方。帝乙歸妹。皆此類也。

明夷。利艱貞。

卦坤上離下。離明也。而爲臣。坤闇也。而爲君。闇者在上。明者在下。此明之所以傷也。日入地中。明夷。闇之象也。猶聖賢以明德遭亂。非艱貞以處此。則不免明夷。卦序第三十六。三十六者。乾策數之窮。窮則

必變。乾有君象。明傷可知。故不艱以致謹。則害於邪。而非所以全身。不貞以自守。則合乎汙。而非所以遠害。必艱危其思慮。堅白其志節。然後可以免於難。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履與明夷二卦。皆文王所體。以免商紂之難。故卦皆有危懼之辭。文王之明。爲紂所傷。故有明入地中之象。然明入地中。特晦於一時爾。豈可息哉。文王有明德。則內文明矣。三分天下有其二。以報事殷。則外柔順矣。雖有文明之德。而不自耀。體柔順於外。以晦文明於內。羑里之囚。雖蒙大難。而不失其望。是文王以此道而處昏闇之時也。以艱貞爲利。而晦其明於闇世。箕子以庶兄之親。居父師之任。雖被囚奴之辱。身罹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體此以立昏闇之朝也。蓋文王體全卦之德。盡明夷之義。故以此繫也。箕子體六五一爻之義。得艱貞之道。故以利艱貞繫之。文王在外而勢踈。箕子在內而勢親。易地則皆然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明出地上。陰柔在下。皆資吾之明。則其明可以進。明入地中。陰柔在上。皆傷吾之明。則其明不得不晦。蒞衆常用明。今乃用晦。蓋不用晦則無以全其明也。用晦而明。亦暫焉爾。豈可息哉。不謂之日入地中。而謂之明入地中者。日雖入地。豈爲所傷。但夷其明爾。前明既夷。後明繼作。此文王有明德。所以繼

商而興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明爲所傷。去之宜速。故曰明夷于飛。離爲飛鳥。鳥飛而舉其翼。必見廢矣。垂其翼。所以示不飛之形也。方其未去。則垂其翼。緩之至。示不疑也。及其既去。則三日不食。急之至。懼不免也。其所以有攸往者。以明夷之主與之有言。此君子于行。義在所不食也。此爻有微子去之之象。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六二之明。爲主所傷。然適自傷其左股而已。比干者紂父師。股肱之任。忠諫而死。則紂之罪不可赦。商之亡不可救。故武王用拯馬而伐之。師直爲壯。故曰壯吉。以臣伐君。其勢似逆。順天應人。其理實順。六二之吉。實順以則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獲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九三處諸侯之位。以至明克至闇。有武王伐紂之象。南狩者。南面而征也。君爲元首。不曰元首。而曰獲其大首者。紂獨夫不君。不足謂之元首也。疾。速也。武王伐商。雖出民於塗炭。然猶觀政于商。須暇之五年。惟紂罔有悛心。而後大正于商。茲不可疾貞之義也。南狩之志。雖大得。亦豈武王之幸哉。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坤爲腹。六四明夷之大臣。以左道入其君之心腹。飛廉。惡來之屬也。既以不正之道。獲其心意。于出門

庭而施之天下。如好殺戮則以殺戮入。好驕淫則以驕淫入。既入其腹。必得其心意。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箕子之貞。不利於明夷之時矣。而曰利貞者何也。蓋箕子雖佯狂爲奴。然其貞者未始不利也。故比干諫而死。貞而不利。微子去之。利而不貞。明夷之利貞。惟箕子而已。五爲君位。而言箕子者。紂雖在上。而三綱淪。九法斁。再叙彝倫。在於箕子。此箕子之明。所以不可息也。箕子之明。既不可息。故皇極之道。萬世不泯。明夷六五。不取君位。以皇極爲主。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晦而明者。用晦以全其明也。不明晦者。積其不明。以至於晦也。初登于天。謂紂在位之初。如日之在天。後入于地。謂後之失道。如日之入地。故初登于天。其明猶足以照四國。及其後也。昵比淫邪。至於昏闇。則入于地。而失爲君之則矣。

三三 離下 巽上

二女同居。有家人之象。長少有序。有女正之象。風火相生。其化嚴明。有家正之象。正家之道。女正爲先。家人有二。南正始之道。象周之所以興。家人利女貞。

國之本在世家。家之本在乎女貞。故家人一卦。無他義。惟女貞而已。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家人之卦。先言女正位乎內。而後言男正位乎外。蓋女不正位乎內。則不足以爲家。故禮。內外不共井。不共湑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同梳栊。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其所以嚴內外之限者。至矣。皆以防瀆亂也。故男女正。非特在人者爲然。實天地之大義。乾統三男。而長男代父。首出以致用。此男正位乎外也。坤統三女。而長女代母。作成而代終。女正位乎內也。九五剛嚴。父之象也。六四柔正。以承九五。母之象也。父嚴母慈。而俱曰嚴君者。治家以嚴爲本也。九五剛嚴在上。父父也。六二柔順在下。子子也。長女在上。中女在下。兄弟弟也。互體坎。坎爲夫而處上。內卦離爲婦而處下。夫夫婦婦也。此禮之所謂六順也。六二以柔正而主乎內。則女之位無不正。九五以剛正而主於外。則男之位無不正。六二婦順。故取乎柔。九五父嚴。故取乎剛。內外不相瀆。則尊卑之分嚴。分嚴則家正。家正則國治。國治則天下定。故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大凡火烈則風盛。風自火出。象一家之風化。自內而出。其嚴明之盛。如風火相生。不可嚮邇。此齊家所以風天下也。齊家之道。自行行始。物猶物則之物。恆猶典恆之恆。言有物則不妄發。行有恆則不妄動。此脩身齊家之要。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初九剛正。以閑有家於始。治家之道。防之以法度。則於放辟邪侈不爲。教之以禮義。則尊卑長幼不紊。斯不至於有敗家之悔。然防閑之道。當於其志未變之初。辨之宜早也。若其志已變。雖閑無及矣。魯威不能制其妻。莊公不能防其母。卒以敗家亂國。皆不能閑之於其始。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六二順巽中正。婦貞之象。婦人無遂事。居中正飲食而已。孟子之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幕酒漿。設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門之修。而無境外之志。上有制義之夫。則婦人之職。自居中主饋之外。無一敢專。遂謂專其事也。六二之吉。以順巽不專而盡婦道也。易言順以巽者三。蒙六五言弟子之從師。漸六四言人臣之事君。家人六二言婦之事舅姑。其義則一。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嗃嗃者。風自火出之聲。離。巽相薄之氣。所以象治家剛嚴之貌。嘻嘻者。笑樂不中節也。九三剛過其中。傷於嚴急。有家人嗃嗃之聲。雖曰悔厲。而家道正。所以吉也。若乃婦子嘻嘻。笑樂無度。法度墮而倫理亂矣。蓋嗃嗃若過於嚴。而要其終。則未爲失。嘻嘻則始未見其害。而終必至於失。治家之禮節。所以吝也。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六四柔正。上承九五之剛。夫婦相正。則家肥矣。處家之吉。莫大於此。順在位。如禮運所謂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在位順。則安其分而不相瀆。循其序而不相亂。禮言家肥國肥。天下肥。而繼之以是。謂大順。卽此意也。家人一卦。六爻陰陽皆正。初上以剛閑於終始。有順在位之象。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九五父道也。父爲家之君。王有父之尊。家有國之道。假。至也。盡其道之謂至。推一家之治。極而至於爲天下法。可以勿恤乎天下之不治矣。故吉。張氏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幼孤。所以幼其幼。凡天下疲癯殘疾。孑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聖人推此心而廣之。則薄海內外。皆吾赤子。血氣之屬。莫不尊親。是人君有愛天下之心。而天下亦有尊君戴上之心。此交相愛之義也。天下之事。惟盡其道而無所不用其極。斯可以勿憂。豐亨有盡道之王。故曰勿憂。况於王假有家乎。家國一致。故豐言勿憂。而此言勿恤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上九剛嚴於上。正心誠意以率下。故不怒之威。甚於鈇鉞。閑有家之道。至此而終。所以吉也。威如之吉。不在乎他。在乎反身而誠之際。蓋正家莫尙於威嚴。而威嚴非在鞭朴之不弛。苟其身不正。而專尙威嚴。父子相夷。則惡矣。大學曰。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皆反身之謂也。

家人以順而富。睽以疑而乖。周公無可疑之迹。而成王以睽乖而疑之。管、蔡之於周公兄弟也。同居之義也。及管、蔡流言。而周公遭變。成王不免於疑周公。而君臣兄弟之情睽矣。及其極睽而通。則成王終於不疑。而周公得以合志而行道。此睽所以次家人。

睽小事吉

當睽之時。上下乖隔。內外不通。若夫有所從事。則其心愈疑。惟小有所從事於此。則其疑漸釋。至於睽極而通矣。

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也。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離火炎上。兌澤潤下。其理必睽。二女之志。亦各有行。其情必睽。火澤不相交而異其用。二女不相比而離其歸。此卦所以爲睽也。然澤與火固睽矣。亦可以有所從事於治睽之道。以兌之說麗乎離之明。則疑心釋。六五之柔進上行。得其中道以應乎剛。則君臣之志合。是小有所從事而吉也。聖人因治睽之功。而復推廣乎用睽之理。故天位乎上。地位乎下。此天地之睽也。然生育長養。而其事則同。男位乎外。女位乎內。此男女之睽也。然男願有室。女願有家。而其志則通。如彼桔槔。末則俯而首則仰。如彼舟楫。楫則退而舟則進。此萬物之睽也。然相與以致用。而其事則類。處乎睽之時。而明乎睽之用。固有不可勝窮者。故曰大矣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澤與火遇，則相息，所以爲革。不遇，則相遠，所以爲睽。彖言異而同，所以成濟睽之功。象言同而異，所以明用睽之理。離兌二女，始於同居，其本同也。及其終也，一動而上，一動而下，則氣類不投而睽矣。然物各有性也，奚必強同哉？故君子於此，則同於其道，而異於其事，同以相與，而異以相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初九剛正，本無悔，而處睽離之時，則未免有悔。及睽極而通，則其悔亡矣。故馬者，吾所乘，不當睽而睽。惡人，吾所惡，當睽而不睽，此所以爲睽也。然本同者，不得不同，故喪馬雖勿逐而自復。本異者，不得不異，故見惡人祇以辟咎而已。孔子之親交有時而散，然皆心說誠服，而其道未嘗不行。兌陽貨則矜亡，以免一時之咎，而其志未嘗不睽。見所不願見，敬所不足敬，以睽乖之時然也。至睽極而通，則無是矣。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二五本相應，陰陽本相求，又以說而麗乎明，然處睽之時，或者間之，反以疑而睽。如周公之於武王焉，管、蔡流言，成王不免於疑。周公不免於懼，非委曲以通，則不合。而且有咎矣。巷，象委曲之塗，始於委曲，終於遇主，若失道而未始失。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无且劓。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六三與上九本有應，然當睽之時，則以疑而致睽，與所以載上，而上九疑三不附己，則見輿曳而不行。

牛所以照箱。然上九疑三之叛已。則見牛掣而不受制。六三任理而行。其人天也。雖不當位。非所招之咎也。上九疑忌之甚。且欲加之以剗刑。故無初。然事久必定。睽極必通。三本應已。初無可疑之迹。故有終。原其所以然。由其所遇者上九之剛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九四與初九本相應。然兩剛不相得。故以疑而睽。睽則離。離則孤。必當往而與之遇。交孚而無間。斯可以無咎。夫以義率人者也。初九雖在下。然能盡剛正之義。有元夫之象。九四苟與之遇。則睽者合。非惟無前日乖離之咎。而治睽之志於是行矣。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六五陰柔而剛果不足。故以疑而致睽。離之悔。今其悔可亡者。由其覺悟於終也。蓋九二剛中自守。有應於五。乃六五之宗臣。當其以疑而致睽。猶人之自噬其膚。然五雖以疑致睽。而九二本無可疑之迹。苟往而與之合。則有君臣聚會之慶。此成王疑周公之象。自二至上。合而觀之。乃頤中有物之象。故有噬膚之辭。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孤出於睽而生於疑。疑生於心而形於見。上九處離之上。當睽之極。六三本與已應。特所處不當其位。爾而上九所以疑之者不一。見六三乘九二之剛。則以爲負塗之豕。疑其穢之甚也。見九四在六三之

上。則以六三爲載鬼之車。疑其怪之尤也。其先之疑。則張弧而禦之。其後既通。則說弧而應之。方其禦之也。則以爲寇。乃其既通也。則知其非寇。乃己之婚媾也。苟往而與之和。則陰陽既交。而有遇雨之吉。則前日之疑而不一者。至是始渙然冰釋矣。

三三 艮下坎上

睽離之後。蹇難必生。如成王疑周公。管蔡挾武庚以撼周。而成王以未堪家多難爲言。此蹇難生於睽離之後也。然坎爲中男。有經綸之才。艮爲少男。有止險之功。與二女同居者異矣。故在蹇有出蹇之道。而終成解難之功也。

蹇 利西南 不利東北 利見大人 貞吉

蹇。蹇也。行不進之貌。卦上坎下艮。前有險而後有阻。故曰蹇。坤位西南。平夷之方。艮位東北。阻絕之隅。聖人將以出天下之蹇。必先得平夷寬大之道。乃能有濟。蹇卦四陰二陽。陰柔不能出蹇。出蹇者九五中正之君。九三剛正之賢而已。九五九三皆濟蹇之大人。貞固守正。故能出蹇而之乎吉。苟坐而困於阻絕之地。豈能有所利哉。

象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蹇。難也。屯亦難也。屯動乎險中。而蹇則險在前而已。蹇。險在前也。需亦險在前也。需剛健而不陷。蹇見

險而能止。當蹇之時。冒險而進。則有乘危取禍之機。今艮體居內。見險能止。非知者不能也。夫遇險而止。則爲蒙。見險能止。則爲知。然知者當有出險之道。豈終止於此而已哉。東北艮位。西南坤方。若處東北。是止於險阻之地。其道必窮。當利西南。寬大之道。以紓難。則往爲得其中。大人者。陰柔所持。以出蹇。故利見而往。則有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卦六爻。自二至上。陰陽各當其位。當蹇之時。用材各當其位。則得正而吉。而可以正邦矣。苟在我有經綸之才。在人有當位之實。當蹇之時。而有以濟乎蹇。則蹇之時。其用豈不甚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山有險而水在上。何蹇如之。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乃反身脩德之意。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蹇難之時。坎險在前。未可往也。若不待時之可爲。而遽往以求出蹇之功。第增其蹇爾。故四爻皆以往爲蹇。初六陰柔。最遠於五。而無應於四。獨能體艮之德。止而有待。則見幾之明。而其知足稱也。故曰來譽。見險而止。惟知變者能之。遇蹇之始。量力而動。以待九三來反於內。爲己之助。然後相與成濟蹇之功。最能反身脩德者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四爻以往蹇爲戒。而二五獨無之。蓋九五濟蹇之大人。而六二與五。中正相應。乃同心濟蹇之臣也。故

雖蹇於蹇而不辭。事知有我躬之故哉。蓋六二爲王之臣。任王之事。九五所恃以爲腹心之助。當以身許國。豈宜以往來置念慮之間。如是而後可以終其身於無尤之地。蓋一節不謹。終身爲累。爲王之臣。而不能終於無尤。始雖守節。亦不足尙也。不謹其終。安能保其始之義哉。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九三一陽處下卦之上。在內二陰。恃之以爲安。故以來反爲喜。夫見患不避。此王臣蹇蹇之節。九三以陽剛之才。而來反以避往蹇之難。則濟蹇之責。將誰任之。蓋三之來反。待時而動。合二陰之取。以固在內之勢。非遇難畏避而辭濟蹇之責者也。喜者陰陽相求之情。

六四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六四陰柔。居大臣之位。不才不足以濟蹇。往則益入於險中。不若來而連上下之二陽。上連九五剛中之君。下連九三碩德之賢。與之協心濟蹇。則材當其位而得其實。不敢過分以求功。苟不明夫當位實也之義。非有折足覆餗之憂。必有過涉滅頂之患。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蹇之六爻。惟二五無往蹇之辭。五爲治蹇之主。二爲濟蹇之臣。而又以中正相應於大蹇之中。而有朋來之助。故曰朋來。九五得六二之朋。以剛柔之中德相節。故用人處事。各當而無失。則濟蹇之功成矣。又上卦坎互體亦坎。是大蹇朋來也。而九五以中道節之。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九五貴而有位，足以濟難。九三其德碩大，與五同功，此其才德能濟天下之蹇。上六志有餘而才不足，雖當蹇極之時，往猶有蹇來而下應於三，近比於五，則有碩大之功。利見大人，謂五也。志在內，謂三也。五以剛居尊，故以貴言之。

三三坎下震上

蹇難之極，勢必解散。六五陰柔之君，爲三狐所惑。三狐者，指初六六三上六而言也。所以致蹇難者，三狐之罪，所以能解散者，九二之功。成王爲管、蔡、霍叔所惑也。周六東征而罪人斯得，所謂藏器待時者也。觀之卦畫，其象可知。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解者，蹇難解散之辭也。坤位西南，西南者寬大之方，故利乎以寬大之道而除其虐政。無攸往，謂不可過乎此也。其來復吉者，復先王之舊政，而無事乎變更，則民心安而不擾，有攸往夙吉者，斯民懽懽於虐政，急於除虐政，故有攸往而以夙爲吉也。武王克商，未及下車，乃反商政，政猶舊，而萬姓說服，此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象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解、散也。蹇難所以解散者。在乎險以動。動而免乎險。此解功所以成也。解利西南者。人君體寬大之德。以紓天下之難。往則以寬而得衆。其來復吉者。先王舊政。莫不得中。當蹇難之時。法度抗弊。紀綱廢弛。刑罰峻急。復先王之政。則事事物物。莫不得中矣。當此之時。民心思出於塗炭。以求解倒縣久矣。聖人之心。切於救民。如救焚。如拯溺。可不盡有攸往夙吉之義乎。蓋有攸往夙吉。則往必有功矣。非惟聖人之解難爲然也。天地之大。亦莫不然也。雷聲一震。則掃天地之妖氛。甘澤一沛。則滌羣陰之淹滯。雖百果草木之微。莫不勾萌而甲坼。舉天地之間。莫不俱有生意。則解之時。豈不爲大矣哉。或問利西南一也。繇言無所往。彖言往有功。何也。蓋人君體寬大之德。以解天下之難。不可過乎此。故無所往。猶當推寬大之德。以結斯民之心。而不可止乎此。故往則有功也。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雨作。則蹇難解散。所以見天地之仁。君子體此。以赦過宥罪。所以廣天地之仁。過出於偶然。故赦之。而使新罪恐其或罹。故寬之而使改。二者雖有輕重。一本於忠厚而已。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初六與六三。上六之三陰。皆蠱惑其君之心。故作難者。三小人也。解難者。二君子也。就三陰爻而言之。上六君側小人。罪在不赦。故以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象之六三。上恃上六之小人。下陵九二之君子。故以負且乘致寇至言之。初六知小人之可醜。而君子之可貴。捨二陰之類。而應九四之君子。如東漢

呂強身爲宦官。而上疏排宦官。故於三陰之中。最爲無咎。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田所以去害。狐穴居而隱伏。邪媚而蠱惑之物也。解有三陰。象三狐。狐者蠱也。象小人執邪道以蠱惑其君之心。九二剛中。爲五之應。挾坎之弓。張震之矢。射而獲之。使小人不得以蠱其君。猶田之去害而大獲。得黃矢。象其得中直之道。以貞正而獲吉。六五陰柔之君。剛斷不足。此九二所以獲三狐而成功。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六三負且乘之小人。恃上六君側小人。與之爲應。上慢乎九四。而下暴乎九二之君子。小人情態。每每如此。九二君子以解難爲己責。必殺之無赦。爻言致寇至者。由己致之。貞固不改。豈不吝哉。蓋負而且乘。亦可醜也。寇戎之至。自己致之。又誰咎乎。九二非寇。自六三言之。則爲寇戎。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拇微而在下。指初六而言。九四居大臣之位。當以至公爲心。不可私初六之應。必解而去之。凡君子之類。至斯與之交孚。然後足以當大臣之任。蓋不如是。則未當於其位。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作難者小人也。解難者君子也。六五陰柔之主。爲三陰所惑。以致天下之蹇難。君子解而散之。而天下之難以紓。故此爻不言人君。但言君子。維有解吉。蓋君子維有解之際。有以見其處心之仁也。但使其

不妨賢不害治。未嘗盡小人之類而殺之。則君子之心。有孚于小人矣。使之自謂吾儕有負於天下。自知其罪。以聽君子之命。則小人不期退而自退。至此然後見君子天地之爲量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隼。鷃害之禽。處高墉之上。則有可取之機。上六君側小人。而君子一旦得可爲之時。可不乘機以取之乎。上六解之終。難之極。而事機之會也。故一舉而功可成。獲之无不利。九四雖處公位。而有未當之譏。得黃矢而獲三狐者。其惟九二乎。蓋九二有坎之弓。又得黃矢。是弓矢者器也。射隼于高墉之上。是射之者人也。解悖者。去其悖理傷道之尤者爾。未嘗多殺以傷吾之仁也。

三三 兌下艮上

上經首乾。坤十卦而後至泰。否。下經首咸。恆。十卦而後至損。益。泰。否者天之數。故先秦而後否。損。益者人所爲。故先損而後益。蓋損自泰變。損九三之剛以益上。則泰變而爲損。若損之又損。三陽皆升。三陰皆降。則又變爲否矣。是如泰否雖有數。亦係乎人之損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易之用。二簋可用享。

損。裁節也。損下益上。而以損名者。上雖益而下實損。則益猶損也。惟損得其道。然後爲益。孔子讀易至損。喟然而嘆。子夏問曰。夫子何嘆。曰。自損者必益之。自益者必決之。吾是以嘆也。夫損者。損有餘以補不足。損文而用忠。損奢而從儉。損人欲以歸天理。皆損也。損或過不及。未至於有孚。皆非中道。必其有

孚。然後合時中之義。今損得其道。人皆信之。是以有孚。未至於有孚元吉。則咎且不免。損何可用哉。元吉而後可貞者。可以爲正也。聖人當損之時。明損之用。謂禮與其奢也寧儉。必損而歸之中。故因損之時而發明之。曰損之爲道。何所用乎。惟誠敬存於中。雖二簋可用之於享祀。繁文可損也。誠敬其可損乎。不損其敬而損其文。則二簋奚不用哉。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損下益上。不可行也。今而其道上行。必使之知所以損我者。乃所以益我也。則民信之矣。夫損下者下之所患。然且不顧而爲之。則其所利必有以當其所患。利不足以當其所患。益不足以補其所損。則損且有咎矣。可以無咎。惟元吉而後無咎。深言下之不可損也。今損下以益上。於損下之中。而有益下者在。所以有是元吉也。損下不可貞也。惟元吉無咎。則可貞而利有攸往。故有孚元吉無咎。可貞。利有攸往者。損之道。二簋可用享者。損之時。享祀所以通誠意於神。苟時乎而損。如周禮所謂禴。災穀禮。不得已而行之。文雖損而誠愈存。未雖損而本不喪。亦何惡於損。聖人又慮夫人謂禮文可盡損去。故明二簋可用享之義。文之與實。相須而行。不可闕也。至於不得已而損之。文可損而實不可損。亦當損之時。而然爾。故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二簋足以薦神者。有時爾。非可常也。使非損之時。而用二簋之享。則失時中之義矣。蓋虛文太盛。則爲益之過。不可以不損。實用既消。則爲損之過。豈容復有

所損哉。夫損柔以益剛者，理之常。今乃損剛以益柔，特有時而已。損自泰變，如其損剛不已，三變則爲否。故損剛益柔，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損極必益，盈極必虛，亦與時偕行而已。又損下以益上，使其道得以行於上。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山高而峙於上，其勢常有餘。澤卑而瀦於下，其勢常不足。然山以有餘而殺瘦，澤以不足而增肥，是損者益之。基益者損之地也。君子知忿氣之上陵，如山之不可遏，則懲之使去。情欲之內動，如澤之無厭，則窒之使夷。聖人以損之象而求之於性分之內，則知損益之義，卽養生之理。少男在上，少女在下，正忿慾交攻之際，聖人以損下益上之用，施之於懲忿窒慾之間，其益孰大焉。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尙合志也。

已事謂既往也。既往則不咎，其去之宜速。當斟酌損抑之，無至於損之又損。尙可以合夫皎離怨背者之志，尙猶庶幾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人皆以損下爲利，而九二獨守貞以爲利，蓋貞之爲利大矣。自貞之外，凡有所損者，皆非利也。征者過也。過乎正則凶。夫損下以益乎上，非惟予者既損而受之者反以益而取虧，則其益之者，乃所以損之也。九二中以爲志，則得其正，是弗損者，乃所以益之也。使不知夫中以爲志之義，損之又損，至於三陽

既升。則爲否矣。則其益之者。非所以損之乎。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益自泰來。泰之三陽。自下而上。象三人行。則損乾之三。以益坤之上。損剛之有餘。以益柔之不足。是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三與上。本居相應之地。今復損之以益上。是一人行。則得其友也。蓋損一人之善而行之。則專而不分。泛而求之三人。則疑而不專。安能有所益哉。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疾可損也。下不可損也。以損下之心。而施之於損其疾。豈不使之速有喜乎。損其疾。而使之有喜。然後無損民之咎。使遄有喜者。非媚其民。而使之速有喜也。損其疾。如藥中其病。不久而見其功。故使之速有喜。又忿心上陵。忿心內攻。皆疾也。懲其忿使之去。窒其慾使之無。是損其疾也。忿慾除。則脫然沈疴之去體。豈不使速有喜哉。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六五。執柔以居尊。隆謙以盡下。雖不求益於人。而人益之。或益之者。得之以無心。而益之者不一也。十朋之者。近獻其謀。遠通厥聰。皆樂告以善道。人助之也。多益之來。則天地鬼神皆助之。雖卜之龜。而龜亦不能違也。非元吉乎。自上祐者。上九道尊德貴。六五能致虛以求益。屈己而下之。其爲元吉。非自天祐也。乃自上祐也。指上九言之。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上九本泰之上六。由其虛己以求益。而九三損剛以益柔。是上之虛己者。弗損也。乃所以益之也。以是損下。何咎之有。乃以貞而獲吉也。如是則利於有所往。往必得其臣以益上爲心。而不以家爲念。九三損剛以益上。故上反實而下反虛。是得臣無家之象也。則自損者弗損也。乃所以益之也。然後爲大得其志。或問上九道尊德貴。乃六五虛己以求益之人也。又言得臣無家。則上九亦君位邪。曰：上九一爻。亦極六五致益之效。而言之爾。必六爻之義皆貫通。然後可以言易。

三三震下巽上

益。自否來。損九四之剛。以益初六之柔。則否變而爲益。以卦畫言之。陽變爲陰。則爲損。陰變爲陽。則爲益。其本乾也。九四受坤之陰而爲巽。則損上也。震本坤也。初六受乾之陽而爲震。則益下也。故損下以益上。君子以爲自損。損上以益下。君子以爲自益。故卦之義如此。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將享天下之大利。必涉天下之大害。將履天下之至安。必涉天下之至危。此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之義。卦震下巽上。震本動於巽風之中。此利涉大川之象。亦利有攸往之意。

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損上益下。若自損也。而民說無疆。則所損者小。而所益者大矣。自上下下。若自貶也。而其道大光。則所貶者小。而其光者大矣。九五六二。君臣上下。俱以中正之理致益。中正者無過不及也。所以有慶。聖人將以致大利於天下。雖涉大難而不辭。則木道乃行矣。木道者仁道也。震東方之木。巽東南之木。俱有濟川之材。巽又爲風以行之。此木道乃行之象。震動於下。所以致益。然動不以巽。則不能日進。蓋致益之道。不可驟也。以驟致益。則有揠苗助長之患。雖天施地生。不離乎益動而巽之常。況於人乎。益言否來。九四本乾之陽。下而施乎坤土。則爲震。天施之象也。初六本坤之陰。上而交乎乾陽。則爲巽。地施之象也。其益無方。言其無有所畛域之限。如不言所利大矣哉之意。凡益之道。與時偕行。則知向也損下。非得已也。亦有時而已。時乎而益。聖人則與時偕行。豈膠於損下哉。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雷得風則聲益彰。風得雷則氣益振。雷風不相悖。故能鼓動萬物。而成發生之功。此所以爲益之象也。君子觀風雷之流形。而萬物亦與之而露生。故遷善惟恐其不及。改過惟恐其或後。如風雷鼓舞萬物。至速而不可留。風雷之益。莫大於遷善改過。風以散之。則慘者舒。雷以動之。則熱者奮。此遷善改過之象也。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聖人將以致大利於天下。必大有所興作。而後功以成。故於致益之始。利用爲大作。然初九震體之陽。

躁於動也。苟志於興作而銳於有爲。則將以利之。適以害之。必元吉然後無咎。損言元吉無咎者。下不可損也。益言元吉無咎者。下不厚事也。在下之民。豈厚於從事哉。古者役民。歲不過三日。知下不厚事之義也。元吉無咎者。利不十者不變法。功不百者不易業之意。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益與損反對。益之六二。卽損之六五。故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之辭。不易。益不言元吉者。六五君象。故曰元有始之義也。六二臣道。故言永貞有終之義也。六五之吉。在於造始。六二之吉。在於終成。或益之。十朋之人助之也。龜。弗克違。天助之也。天人兩助。而能永貞以盡臣節。雖王用之以享帝而格天心。亦無不吉。或益之。則人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故曰自外來也。或蓋之自外來。則天下莫不與之也。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益則吉矣。而用凶事者。吉人凶其吉也。六三居下體之上。處震動之極。則高而危。滿而溢矣。蓋泰過中。則艱貞以保之。益過中。則凶事以持之。凶事若殺禮。口樂以救荒。衣布冠帛以撫衆。益之用凶事者。益之反以損之也。惟用凶事。乃所以益之。以此處益。方可無咎。有孚者。出於中心之誠。然而非僞也。恃其滿則溢。痛自貶損。則難從益。雖貴於用凶事。亦必得中而後可行。告公用圭者。以此致益之志。告之大庭廣衆之公。用圭者。古人見君祀神。皆用圭以達其誠。今告公而用圭。以其所事。加其所使。足見其誠於益下也。益而用凶事。非私憂過計也。所以維持國家而固有之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六三過中，欲其中行。六四不及中，亦欲中行。蓋益下雖美意，必得其中而後可行也。此中正有慶之意。告公如周公洪大誥治周禮，大詢于衆庶。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皆以國之大事而告之大庭廣衆之公。如告之於公而民從，雖遷國重事，亦利用爲之。依遷國者，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君依民之情而遷國也。遷國重事也，不言於九五而言於此者，益自否變，損上益下，正在此爻。六四致益之大，臣人君所賴以達其益下之志於民者也。故告公從以益志也。盤庚遷都，登進厥民，歷告爾百姓于朕志，觀此則知古人遷國皆告其民以益下之志。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有孚惠心，勿問元吉，則異乎告公從以益志者矣。大凡中正有慶，不言而意已孚，奚必問其所欲而後應其所求？或三王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得勿問之道，而盡元吉之善。惠心者，惠之以心，皆實德而非虛文。故天下亦以誠感其德，而不容言，必如是而後可以大得其致益之志。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上九滿假在上，無自上下下之心，無損上益下之志，不知益而不已，決之者至，及其危以動，則民不與。懼以語，則民不應。平時無仁心仁聞，以孚乎民，一旦有急而求，則民不與。故莫益之而傷之者至矣。原其所致之由，皆自夫立心勿恆始，使其立心而有恆，必不至於危以動，懼以語，無交而求者矣。偏辭者，

心既無恆。則言皆出於一偏。而非至理之公。有利己之心。而無益下之志。故或擊之自外來。莫不自己求之也。自外來者。言遠近內外。無不傷之也。

周易下經傳卷第五

三三 乾下兌上

益極不已必決。一陰處五陽之上。寧可久而不決哉。然六陽既極。一陰又生。陰陽消長。如環無端。此始復之機。而君子小人常對立於天下。作易聖人所以深致意於此也。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夬以五陽之盛。決一陰之窮。其勢若甚易。然號令不出於上。則人未知君子之心。而小人或加以不順之名。則反有以貽君子之禍。漢黨錮。唐甘露之事。正坐此也。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君側之惡人。謂之叛。是必揚其惡於王者之庭。使人君渙發大號。以孚其下。則一舉而功可成矣。邑。小人所居之地也。告自邑。則邑人知其所去者。止於一小人。而不濫無辜。則無有爲之助者。又奚事即戎以去。一就盡之窮陰哉。故不利即戎。而後利有攸往也。

象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夬。決也。言必決之理。剛決柔也。言可決之勢。然不中存夬決之志。而外示說和之形。使陰窮謀深。而致毒於君子。則所謂理與勢皆不足恃也。夫以一柔而乘五剛。其罪固在所不赦。必暴揚其罪惡於王者

之庭而孚發夫大號。使人皆知小人得罪於天下。非君子於得志之時而疾之已甚也。雖決去之易。而其心惕若危厲。而不敢以自安。則今之危。乃後日之光也。卽戎佳兵也。小人之事也。以五君子去一小人。何用卽戎以肆行殺戮乎。是知卽戎非君子之所尙也。一卽戎則所尙乃窮矣。惟利有攸往於剛長。乃終之時。小人之勢。不攻而自去。蓋六陽之長。不容不盡。一陰旣極。不容不消也。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爲水所滲。必其上天以及乎物。君子之所養。必欲得志以加乎民。施祿及下。此君子所當爲之事。何足居之以爲德。使居以爲德。則忌之者至矣。是知澤以及物。爲功旣上於天。不久則必施祿以及下爲事。苟居其德見忌。則必危。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大壯四陽則壯于趾。夬五陽則壯于前趾。其勢愈壯。則其進愈銳。趾在後而動欲在前。初九動欲先。人有壯于前趾之象。然位卑勢微。而動欲先人。使其往而不勝。則小人勢張。而君子氣沮。適以爲咎。爾爲咎者。本非有咎也。由其往不勝而爲咎也。初九壯于趾。征凶。亦往不勝爲咎之意。如漢之朱雲。以未見信之小臣。一旦欲借尙方斬馬劍。以斷張禹之首。狂躁如此。其得免幸矣。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惕。危懼之貌。號。警戒之辭。九二以陽居陰。處得其中。其去小人也。未嘗恃健決之剛。內兢戰而外戒嚴。

警懼於臨事之日。惕號於莫夜之間。雖有寇戎。可以勿恤矣。如是而後爲得其中道。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頄。霍氏曰。頄。間骨。王弼曰。面臚也。九三有應於上。而其勇決之壯。見于顏面之間。豈不有凶。若夫君子則不然。中存夬夬之志。而外示和說之形。捨其上下四陽之類。而獨行以應之。雖陰陽和而爲雨。若與之相濡以沫。而實未嘗濡也。俟夫小人安之而不疑。一有愠則亂庶過沮矣。如是則功成而無後患。此君子中存夬夬之志。所以能終无咎也。夬夬。夬之至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九四處大臣之地。當決夬之任。上六君側小人。九五昵比之日久。故九四以坐則不安。若臀之无膚。以行則不果。若足之次且。必牽去夫上六兌體之羊。然後其悔爲可亡。九五甘於上六兌口之佞。聞君子之言則不信。使上六小人猶未去。人君之側。則九四亦難乎處大臣之位矣。故曰位不當。是以其行次且也。聞言不信者。以九五向也之聰。今爲小人所蔽而不明也。

九五。寬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寬。澤草。應夬卦氣。象上之窮陰。其勢不攻而自去。云猶澤草而生於陸。其能久乎。今乃使衆君子協力夬夬以去之。以見九五之君。昵比小人。置於身側。雖柔脆失據之物。猶難於決去。爲君者當中行而無偏徇之私。然後可以無咎。夫君能中行。而僅可免咎者。由其剛明果斷。爲小人所惑也。去一小人。斷不

出於己而功乃成於衆君子則其中亦未甚光大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上六勢窮道消無號咷於君子決小人之時以怙終不悛而必有凶也。非君子有無小人心之心也。當剛長乃終之時其數不可久也。或謂上六無號咷惟怙終不悛則有凶殊不知使其不終於爲惡則君子亦無去之之心。唐五王不殺武三思及三思再得志五王不旋踵而及禍雖悔無及矣。則五剛豈可恃一柔豈可忽哉。苟狐疑不斷以爲仁一中小人之禍機則非特不免於其身而宗廟社稷爲之隕漢之亡唐之滅舉君子之類皆殲於小人之手而國隨以亡。有天下國家者可不以是爲戒哉。

三三 巽下乾上

夫以五陽決一陰消於上而長於下此姤所以次夬也。姤以一陰爲五陽所求。又在下而遇之猶小人選入乎君子始雖微弱終必難制此姤之柔遇剛所以爲陽消陰之機也。

姤女壯勿用取女。

一陰始生四德皆無但以女壯勿用取女爲戒其不與陰長之意可知矣。蓋陽壯則正而大女壯則邪而遇以一柔而遇五剛是女也其進不正其行不順乖於止而說之義其可取乎。夫陽長至於四然後爲壯今一陰始生已曰女壯況於浸長乎自古小人之禍於其至微固已可畏苟君子不悟而與之遇其禍可勝言哉。

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姤之一陰志於消，陽若喜其柔巽而與之遇，則天下之難自是構矣。所以嚴不可與長之戒也。聖人因姤之柔，以不正而遇剛，故明夫剛遇中正之理。夫天地以一陰而遇陽，是爲夏至。二至者，天地之中也。品物咸章，則萬物皆相見。九二以剛遇中正之君，賢聖相遇，其道盛行於天下。蓋二陰長而爲遯，則臣道亡矣。五陰長而爲剝，則君道消矣。姤之君臣相遇，欲其長久而不至於消亡，必以剛遇中正而後可。故天地相遇，則有以致咸章之美。剛遇中正，則有以致盛行之功。於一陰始生之時，而推廣夫天地相遇，與剛遇中正之義，則姤之時雖小，而其義則甚大。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天不言，以風而號令。八風之序行，則萬品之命施矣。此天下有風，姤之象也。姤上健下巽，剛健以監之，柔巽以入之，施命誥四方之象也。五陽在上，一陰在下，有君出五言以誥其臣民之象。乾爲天，巽爲繩，有綸綍自天而下之象。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初居卦下一陰始生，無以制之，則其勢浸長。當五陽求一陰之時，而初昵於二，貴乎以道制慾，益堅其所守，而不爲所牽，如繫于金柅之固，則柔雖纏綿，不可得而轉也。金，堅也。柅，止也。馬化云：在車之下，所

以止輪者。九二貞固以守則吉。若有所往而與之遇。則必見其凶。初六一陰始生。如豕之羸。初若易制。苟信其蹢躅。難制於後。當繫之于金梃以止之。慮夫柔道之易以牽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魚陰類。微而在下。有民之象。當五君一民之時。則民爲貴。九四本與初應。今四以遠民而失其心。遂爲九二包而有之。九二旣爲民主。四雖有應。反以遠民而爲賓。一遠民近民之分。而賓主之義判矣。魚旣爲二所包。則彼固有主。安有及賓之義。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姤與夬反對。姤之九三。卽夬之九四。故其爻辭旁通。姤之五陽。皆有求陰之心。九三欲下比乎初六之一陰。爲九二所間隔。故以坐則不安。若臀之無膚。以行則不進。若足之次且。雖危而無大咎者。由其間隔於二。而其行未爲所牽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九二近民。包有魚。而可以無咎。九四遠民。包无魚。而反以起凶。聖人以近民遠民之理。於此兩爻反覆而言之。則失民之禍。其真可畏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杞者材之良。指九二言之。九五之君。用九二之良材。以包容其民。必高其木。大其蔭。使下民之愚。得所

依附。若以杞而包瓜。使得施于喬木也。含章者。九五有章美之德。含晦不耀。求賢以爲用。故天祐之。爲生賢佐。此有隕自天也。夫含章不耀。謙沖退托。乃所以爲正。苟自耀其章美之德。則驕盈滿假之念作。非所以爲中正矣。志不舍命者。志於用賢。是乃不廢夫上天生賢之命也。姤夏至氣應。正瓜瓠之時。巽爲木。有杞梓之象。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姤。遇也。初六以一陰而遇五陽。故勿用取女。上九以陽剛處卦之極。不與物遇。而動與物觸。故上窮而吝。然猶勝於爲柔道牽者多矣。故雖吝而無咎。必欲盡夫姤之義者。非剛遇中正不能也。姤本乾宮一世卦。曾亦乾宮遊魂卦。上九皆有角象。乾上九不言角。而言亢龍有悔。其與物觸可知矣。初六乾變爲巽。故龍亦變爲魚。易之取象。皆可類推。

三三 坤下兌上

萃自遯變。遯者聖賢遯世之日也。聖賢豈終於遯世哉。以遯之初。往而居上。則遯變爲萃。商之末世。以文王之聖。猶晦其明而不用。大公望隱於渭濱。一旦明良會聚。相得益彰。此周所以興。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人情萃聚則亨通。此萃所以亨也。萬物盛多之時。可以備禮。王者思天下萃聚之由。盡其所以事宗廟之禮。極而至之。故能以孝得萬國之歡心。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蓋古之建國。

左祖右社。周之先祖。后稷封郤。公劉居豳。大王居岐。文王都豐。武王都鎬。成王宅洛。皆斯民萃聚之時。而建國之初。必以假廟爲重。假。至也。王假有廟。則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此利見大人。亨由於正也。損二簋可用享。祭凶年不奢。萃用大牲吉。祭豐年不儉。時乎而萃。則萬物盛多。可以備禮。故奉牲以告。謂其民力之普存。奉盛以告。謂其三時之不害。祝史無愧辭。祖考皆安樂。如是則用大牲而吉。有攸往而利矣。

象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萃。聚也。必其下有以順乎上。君有以說乎民。上下之情。無不順以說。此萃聚之所由致。君以剛中爲主。臣以柔中而應。君臣之間。聚精而會神。此萃聚之所以□。王者當萃聚之時。不以天下奉乎己。必先盡假廟之禮。以致其孝。而享于鬼神。備三牲魚腊之奉。極四海九州之美。故能以孝得萬國之歡心。此利見大人而亨也。聚以正者。俾萬邦惟正之供。如禹貢有常物。九式有常曲。如是而後用大牲而吉。斯可以利有攸往也。故聚必以正。然後爲順天命。使聚不以正。則是違天之命矣。雖用大牲而祭。神其我享乎。聖人觀會通以行典禮。當萃聚之時。而用大牲。非奢也。禮所當然也。故利於有攸往。蓋天命聖人以大寶之位。使之得以成聚人之功。則用大牲而吉者。不忘其本也。欲聚者人之情。天地萬物之情。無以異於人之情。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則閉塞離散。非其情可知。又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君

臣萃聚之道。萬物萃聚之情。豈容於不正。不正而聚。不能以終日。其能盡順以說剛中而應之義乎。象言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若今之見大人。而以聚斂培克媚說其君之心者。利未見而害已至。又安有亨通之理哉。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有隄防。則可瀦水而潤乎物。澤無隄防。則上於地。而有潰裂四出之憂。故聚而無隄。則民生心必除。峙戎器以戒不虞。晉武帝既平吳。而議去兵。尋致五胡之亂。唐元宗當開元之盛。而廢府兵。一旦胡雛猝起。六軍不能受甲。則除戎器以戒不虞。人主可不於萃聚之時。而致其謹乎。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九五。大人聚以正。而亨。初六。以陰居陽。不正也。而應於不正之九四。程氏曰。不正而合。未久而不離者。故雖有孚而不終。由其拘於應。以不正。而聚於九四。不知捨九四而萃於亨。以正之九五。豈不乃亂於乃萃之道。若號咷以悔其失。一握手爲笑。以盡其歡。君臣之間。聚精會神。以道相投。以氣相許。可以勿恤。其有孚不終矣。夫往而應五。若有咎也。乃可以免咎。如其乃亂於乃萃之時。由其志亂而不知所擇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六二。以中正引君於當道。故有吉而無咎。當萬物盛多之時。人主求得欲從。而心志廣。六二推誠信以

交孚其君。如輪雖薄祭。而利用享。中未變者。人臣引君以當道。必於其志未變之初。則其用力爲甚易。蓋人主一心。而攻之者衆。一爲外物所誘。則先入者爲主。安能引之於當道哉。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六三陰柔。無高遠之見。萃已過中。而不備乎不虞。一旦變生倉卒。必至於有無及之嗟。果何所利哉。如往而應上。則知變而爲防。猶可以無咎。不免於其始之小吝而已。蓋上六處已謙巽。當萃聚之極。人方恃之以爲安。而上六齋咨涕洟。不能安於上。所以保萃聚之功。而無過中之失也。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九四德不當位。而欲以一陽萃三陰於下。得無僭君之嫌乎。必有大功。斯可補過。苟無大吉。何止有咎而已哉。

六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九五得位。臣民皆萃之。雖可無咎。然匪足以孚于人者。必其體元以居正。永久而不變。則其位可保。而亡匪孚之悔矣。如其萃有位。而元永貞者。有未盡焉。則志猶未光大也。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離既重矣。涕沱戚嗟。萃既極矣。齋咨涕洟。乃可無咎。聖人知聚極必散。而防禍亂之萌。寧敢一日安於其上哉。

三三 巽下坤上

地中生木。象周家以木德王。積功累仁。以有天下。聚極必升。故次於萃。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升者自下而進乎上。由卑以至於高。如木得土。始雖甚微。終有大亨之理。六五陰柔。天下未見其德。則不能無憂。然其德巽而順。有以大慰乎民心。用是見其爲大德之人。則其柔非陰柔也。乃以仁爲本也。斯可以勿恤矣。聚人南面而聽天下。五南面而進。至於尊位。此南征之吉也。

象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大凡剛則能外。柔則不能自立。今六五之柔。以時而升。至於尊位者。巽而順之德。無所拂於人心。而剛中之賢。莫不應之。其大亨者。以正也。天下用此以見大德之人。非惟可以無憂。將舉天下無不蒙其福慶矣。古者天子諸侯皆南面而立。升之南征。由諸侯以至於爲天子。而其志行矣。象周家積德累仁。非一日。文王由西伯受命而爲天子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地中生木。長日加益而不知。此升之象也。巽木在坤土之中。及其孚甲而出。則觸丘陵。破礪礪。而無窒礙。順之長也。君子惟其順於德。積小以至大。由卑以至高。其爲升也。孰禦。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初六陰柔位卑體巽無應於上若無可升之理惟能推誠以允而升乃爲吉之大也孟子曰獲乎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乎上矣初六始信乎友故終能合志於上

九二孚乃利用禴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九二剛中之德上應柔中之君猶人之事神也苟有由中之孚則物雖薄而可通九二之孚有以感通其君如禴祭之薄在誠而不在物君臣志同道合所以有喜升與萃反對故孚乃利用禴之辭旁通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九三在下卦之上巽木將出乎土若升虛邑無所窒礙故無所疑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大王居幽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反有以興周家八百年之業方其去幽居岐皆有咎也而反以致吉蓋事昆夷順也邑于岐亦順也周家之興其惟順事乎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貞固守柔以致致吉天位不可階而升以貞固守仁爲階而升其志於是大得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下消不富也

上六處升之極闔闔在上而不知退其數消而不富紂之象也若夫處升之極而不已者惟利于不息之貞而已蓋聖人百歲而心愈精萬世而道常傳此正理之不息也非純亦不已之文王果何以當此

與箕子之貞明不可息略同。

三三下兌上

升極不已必困。困者剛爲柔所揜。象君子爲小人所困。升象周家所以興。困象商紂之困。文王管蔡之困。周公豈終爲所困哉。亦時焉而已。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在困而亨。由貞固以守其志也。小人處困而凶。大人處困而吉。此困所以爲德之辨也。處困窮之時。若有咎也。不以其道得之。又何咎。大凡君子爲小人所困。我雖有言。彼固不信矣。非君子之言固不足信也。困於小人而不之信也。有言而不之信。奚以言爲哉。茲尙口所以乃窮也。兌口在上而無應。有言不信之象也。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尙口乃窮也。

陰柔之於陽剛。有自下而剝之者。有自前後而揜之者。今九二爲初六六三所揜。九四九五又爲六三上六所揜。猶君子爲小人左右前後所來困。故曰剛揜。夫陽剛之氣。輝光發越。今爲陰柔所揜。則鬱塞而不通。此致困之由也。然亦何傷乎。日月之明哉。險以說。樂天知命。故不憂。困而不失其所亨。安土敦仁。故能愛。豈非惟君子能之乎。常人在困。則陰柔諂佞。無所不至。而終不能脫困。至於固守其正於困窮之中。此大人所以吉也。九二剛中。有處困之道。剛中則不爲陰柔邪佞。而所守益固。有言不信。尙口

乃窮。知我其天。雖不信。庸何傷。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中有水。則澤有所滋。水在澤下。則澤無所潤。猶君子處困窮之時。而不能澤潤生民。非困之象乎。狼跋之詩。周公之致命也。東山之詩。周公之遂志也。匡人之圍。而弦歌不衰。絕糧於陳。而固窮不濫。孔子之致命也。樂正而雅頌各得所。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之遂志也。命在天。當致其所至。志在我。當遂其所求。

初六。臀困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初六以柔揜剛。然剛終不可揜。而柔反受其困。坎於木爲堅多心。九二坎中之陽。堅多心之木也。初六在下而欲困之。如以臀而自困于株木。成王降霍叔爲庶人。三年不齒。要其終則小人自受其禍。如人自入于幽谷之中。而三歲不見者。由其自處於幽晦而不明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酒以養陽。食以養陰。中道以養心。困于酒食。則外失所養。而中自若。豈君子之困哉。朱紱者。人君蔽膝之服。方且覺悟自上而來。利用享祀者。但以誠信交神之道。感通其君而已。當困之時。征則有凶。未見信也。要其終則無咎。中有慶者。有中道以養其心。中有所養。則困于酒食何損哉。又利用享祀。雖質之鬼神無疑。周公之心。無愧於文武。雖誅管蔡。而利用享祀也。誅管蔡非美事。故雖征凶而無咎。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六三上揜九四，是困于石也。下揜九二，是據于蒺藜也。連上下之二陰，以困君子，然君子豈得而困哉？特自取凶咎而已。大傳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管、蔡初困周公，及流言既息，則自及於禍。六三其象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九四初亦疑九二，至是始釋然無疑，故其援九二，則徐徐其來，方其來援之始，尚有困于金車之志。九二剛中有金之象，在下載上有車之象。九四其初未知九二之用心，故吝。然四必援二，故有終。太公召公，其初亦爲管、蔡所惑，後知周公之志，終與之合志，在下者應初也。四與九二本無應，應之是不當其位，然道同氣合，終必相與，故曰有與。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九五爲二陰所揜，則不得不用刑以治之。上則用刑以劓上六，下則用刑以刖六三。雖以骨肉之親，亦不免於致辟。赤紱者，臣之服，君爲臣所困而未得其志，惟用刑以正其罪，然後得與九二合，故乃徐有說也。利用郊祀天地，以彰周公之德，明己之悔，悔所以劓刖者，爲陰柔所揜，而志未得，乃徐有說者，中直之道，其終必伸，如同人二五爲三四所間，始雖號咷，然中直之道，終於獲伸，故曰與此相類，故爻皆以中直言之。利用祭祀，此心一寤，受福于天地神祇矣。成王迎周公而歲則大熟，茲受福之驗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上六陰柔之極當困之終其困君子僅于葛藟于臲臲之比雖所處有未當然葛藟易解也臲臲易安也困極必通故征則吉曰動悔有悔者苟自謂其動而悔斯有悔矣蓋他卦動則悔而此反動則吉也悔吝之來雖生乎動然當動而不動則猶有悔天下之動貞夫一於動之中而不失其貞則何悔之有故其吉在於行也

三三 巽下坎上

自黃帝始經土設井以塞爭端使八家爲井開四道而通八宅鑿井於中歷唐虞夏商以迄于周而其制不易是知井之爲卦象周家之太平皆由井田以致之也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黃帝井田之法井一爲鄰鄰三爲朋朋三爲里里五爲邑此古者井邑之制至周則八家爲井四井爲邑是邑隨時有改而八家爲井之制則一定而不易此邑可改而井不可改也無喪無得者不以古往而有喪不以今來而有得古往今來雖若有異而井之爲井則常自若井井者秩然有序而不亂此言井之體也汔至亦未繙井此言井之用也汔者幾也幾至而未及泉與未施綆者何異至於羸其瓶則汲井之具微矣雖有是井而功不及乎物所以凶也坎爲水巽爲木爲繩巽木入于水有繩以汲之非井之象乎

彖曰。巽乎水而上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木巽乎水而上水以爲用。則井養之功不窮矣。剛中指二五而言。君子所養。剛中而不變。猶井之亘古窮今而不移。若夫有是井而功不及乎物。又何貴乎井哉。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水行於木之上。與夫巽乎水而上水。皆木上有水之象。君子體井養不窮之義。故勞來其民而勸相之。勸者勸其力之所有餘。相者相其力之所不逮。君子盡勞民觀相之道。則斯民莫不相與出力以養其上。此木上有水井之義。爲之田畯以飲食之。爲之蜡以休息之。此勞民也。開之農桑。勸之種植。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櫛。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如此所以勸之也。以興鋤利甿。以時器勸甿。以強予任甿。如此所以相之也。東山之四章。七月之一篇。皆勞民勸相之意。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井以清潔爲貴。初六以陰居下。上無其應。無有爲之浚潔者。其泉注下。泥穢而不可食。舊井廢棄日久。禽且不至。況於人乎。君子惡居下流。正以此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井之爲用。自下給上。谷之爲物。自上注下。九二以剛居中。井之有泉者也。使廢而不修。則水下注蛙魚。

而功不及乎物。射注也。子夏傳曰。井中蛙爲鮒魚。甕所以居水而致養。甕既敝漏。與羸其瓶何異。無與者。無應於上。象無有爲之渫治者。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渫。潔也。井已潔而人不食。象君子能爲可用。而不能必其用。故見之者皆爲之惻然隱憂。可用汲而人猶不用。求爲可知爾。如有王者作。能明其有可用之德。則人斯食之而受福矣。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六四柔正而在上卦之下。功將及物。既渫之使潔。復甃之使完。則其自脩者至矣。猶君子脩心養性。無不用其至。斯可以免咎。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水之性以清爲正。味以寒爲美。冽。清也。坎正北方之卦。九五坎中之陽。得水之正性。故其泉清冽而味寒。井以上出爲功。故六爻愈上愈吉。愈卑愈穢。井至於五而冽寒。其美無以加矣。象君子養其德性。既成。由不失其中正之本然者。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上六井之收功處。井貴上出。惡居下流。幕則不用。與無井同。井至上而大成。成已也。收而勿幕。成物也。孔子之謂集大成。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勿幕也。有孚元吉者。渫甃清冽。取信於人之日久。功之及物者。

無窮矣。是井至於上而大成。故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三三離下兌上

兌爲澤。離爲火。水得火而竭。火得水而滅。此水火相息而爲革也。兌金在上。離火在下。相守則流。此金火相守而爲革也。卦四陽二陰。有大過棟橈之象。此象人事所當革也。故以革名卦。以大過之初二兩爻相易。棟橈之象。革而爲元亨利貞矣。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斯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可與守常。難與適變。已日乃孚者。不信於未革之前。而孚於已革之後也。聖人當革之時。盡革之善。始雖未孚。至於事已之日。人見其利。則乃孚矣。然已日乃孚。必盡元亨利貞之義。然後其悔斯可亡。元亨利貞者。四時之運。當革而革。非有所愆伏也。使秋與震治。冬行夏令。其能盡元亨利貞之義哉。

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貞。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義大矣哉。

坎乘離則既濟。兌乘離則爲革。然坎水離火。相濟則成。相息則滅。兌金離火。相息則勝。相守則流。此革所以異於既濟也。太玄曰。相生者父子之道也。相治者君臣之寶也。兌金離火。相克以相勝。相治以相成。此水火相息之義。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而曰革。睽卦亦以離乘兌。然火動而上。澤動而下。其志睽。

乖而不同行。非若革之兌金。則受離火以成功也。當其始革。民不知所從。及其已革。治定功成。始信夫革變之善也。文明則足以革鄙野之弊。斯有以說乎人心。革必至於大亨。斯盡革變之利。非出於至正。安能得其當。革而得其當。則其悔斯可亡矣。一或不當。其咎可勝言哉。故陰不極則陽不生。此天地革而四時成也。亂不極則治不形。此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也。當革之時。雖天地聖人不能違此革之功。所以爲甚難。而革之時所以爲甚大也。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澤。水也。水中有火。革變之象也。故水火不相革。則不能以致用。四時不相革。則不能以成歲。治曆明時。所以致日月歲時無易。而百穀用成也。革之卦序第四十九。四十九者。大衍之用。大衍爲天地之權。此治歷明時之所從始也。

初九。鞶用黃牛之革。象曰。鞶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事有當革者。有不當革者。時有可革者。有不可革者。初九有其材而無其位。性明材剛。炎上好進。不量時度力。必有不當位之咎。故戒之以鞶用黃牛之革。言其當以中順之道自固。以去其輕躁之習。而不可有爲也。遯六二言執之用黃牛之革。蓋以革之初上相易。則爲遯。故其義旁通。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六二文明中正。人皆說之。是已日也。乃從而革之。故往則有吉而無咎。行有嘉者。謂其見於行事。則有

嘉美之功。蓋革之不當，則有悔。革之而當，則有嘉。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大凡令不過三。處革之時，發號施令，至於三而復往，以有所變革，故征則必凶。雖貞亦危，蓋革之號令，至於三而成，民無不孚者。若夫既信矣，而復有所變革，則朝令夕改，而民不知所從，故曰：又何之矣。盤庚將遷亳，作盤庚三篇，成王將宅洛，作洛誥、酒誥、梓材，此革言三就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九四革命之大臣，當革而革，故其悔乃亡也。下卦三爻，象方革之初。上卦三爻，象已革之後。有孚，改命吉者，其誠信素孚於人，雖改命而亦吉。九五革命之大君，九四改命之大臣，古者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皆出於大君所錫。九五大人既革天命於上，九四大臣斯改爵命於下，此革命改革之別也。信志者，事未爲而其志已見信於人，故曰信志。命如蔡仲之命、文侯之命之類。詩曰：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是天既訖殷命，而殷之諸侯乃受命於周，此改命之象。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大人一也。在乾則象龍之飛，在革則象虎之變。飛龍在天，不可階而升，所以象其神也。舜禹之匹夫而有天下，非龍飛之神乎？虎變咆哮，則其威靈氣焰足以動人，所以象其威也。湯武之放殺桀紂，非虎變之威乎？虎變之威，象以干戈得天下，故大人虎變，不待占而後有孚。其文炳者，文德炳然著見也。書曰：

湯始征自葛始。天下信之。非未占有孚乎。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豹者虎之類。有湯則有伊尹。萊朱之徒。有武王則有太公望。散宜生之徒。此皆豹變之君子。其謀謨略蔚然而茂密。斯能助大人虎變之威。征凶居貞吉者。功成身退。故征則凶。居貞則吉。君子既豹變於上。小人斯革面於下。革面者。向之北面於夏。商者。今則北面於湯。武矣。至此則天下小人皆北面而臣之。有不順以從君者哉。

三三 巽下離上

六十四卦皆象。而鼎之象最著。初象趾。三陽爻象鼎之形。五象耳。上象鉉。享上帝養聖賢用之。故爲帝王神器。

鼎。元吉。亨。

昔禹得九牧貢金。鑄爲九鼎。以象物。爲帝王之神器。國家之重寶。有夏失德。鼎遷于商。商有失德。鼎遷有周。元吉亨者。大吉而亨也。人君寶九鼎之重。以鎮其國家。得之則興。失之則廢。國之廢興。係乎鼎之存亡。則鼎之爲器。其元吉亨可知。

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烹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六十四卦皆象。惟鼎象最著。以木巽火者。火無成形。麗於木而有形。木不自用。巽乎火以致用。而烹飪之用著矣。夫鼎之烹飪。豈適口體之奉哉。聖人推此以享上帝。養聖賢。則鼎之用大矣。蓋祭祀莫重乎上帝。賓客莫大乎聖賢。特舉其大者以該其餘爾。烹以享上帝者。郊之報也。特牲用饋。不主於盡物。明堂之享帝也。元酒大羹。不主於極味。以少爲貴者。謂其舉天下之物無足以稱也。以簡爲上者。謂其貴誠尙質。無惡其略也。則禮之用於上帝者。惟致其敬而已。大亨以養聖賢者。用於養老。則有執醬執爵之儀。用於宴饗。則有體薦折俎之奉。非徒爲是虛文也。享帝尙質不貴味。故言享。養聖賢備禮而貴味。故言大亨。享上帝所以盡報本反始之誠。養聖賢所以示尊道貴德之意。聖人極鼎享之用。而備其味。以養聖賢者。欲其資之以成德也。故自處以謙巽。而耳目之聰明斯益廣。剛本在上。今以柔進而上行。不恃其尊。以下乎賢。斯能得其中。以應乎剛。此所以元亨。而永保夫神器之重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木上有火。所以用之者鼎也。非鼎則木上有火之功不著。君子推鼎之用。以盡天人因成之理。蓋一人正位於上。則公卿百辟凝命於下。凝。嚴肅之貌也。以卦體觀之。有一人南面而出命。大臣巽順以承命之象。巽爲繩。有綸紵之象。方鼎取新之時。在內則公卿大夫士。在外則公侯伯子男。莫不有其位。而所以正位者。必凝君之命而後定也。使不正位以凝命。則雖有粟。吾得食諸。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凡物之顛趾皆悖也。惟鼎之用。初必顛趾。利於出否以致潔。去故而取新。故鼎雖顛趾而未悖。妾下人也。使妾有子。悖也。子足以奉祭祀。承先祖。則未悖。所以無咎。夫鼎有取新之義。聖人之於人。貴其身。不問其所從。論其今。不責其所素。故鼎以出否爲利。而求之太備。則天下無全人矣。妾有子。其所出雖卑。下苟利於宗廟社稷。則可以出否而取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蓋子既貴。則母斯從而貴矣。顛趾若有咎。而出否從貴。則無咎也。古者舉士於魚鹽。取人於夷虜者如此。巽爲長女而在下。妾婦之象也。蠱初六有子考無咎。亦在巽體。皆取伏震之義。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象曰。鼎有實。謹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士無賢愚。入朝見忌。九二剛中有可用之實。忌而仇之者。有疾我之心。但使其不我能卽。則吉矣。能謹其所之。而不爲所害。則我仇雖有疾我之心。可以終於無尤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雖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六五黃耳爲鼎之主。九二剛中爲鼎之鉉。六五虛耳以受鉉。而九三忌其賢而間之。是與鼎耳革也。則其行塞而不能自通乎君。雖處正位凝命之時。有九鼎八珍之味。如雉膏之美。且不得而食之。苟能去其忌賢之心。則與六五陰陽和。而其悔可虧矣。方雨而悔已虧。固無俟乎久也。悔旣成而虧之。猶可保其終吉。若不變于初。而與鼎耳革。則失君臣之義矣。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三公鼎足承君。君之所恃者。股肱得人也。九四以陽居陰。不正也。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必不勝其任。以敗乃公事。而覆公餗。則併與其身及之矣。故其形渥若而凶也。彼其始不量力。以居大位。人皆逆料其不勝任。而九四不之信。及至覆餗形渥。果若人言。則其所自信者如何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六五謙柔於上。黃耳之象也。以柔應剛。金鉉之象也。鉉以貫耳耳。以受鉉。而鼎始有烹飪之用。今黃其耳。以受金鉉。是虛中以受實。所謂巽而耳目聰明也。夫虛中以爲本。受鉉以爲用。利乎貞。固以守此道。中以爲實者。以巽順而廣一己之聰。以謙虛而盡天下之美。虛其中以受實。故曰中以爲實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鼎貴於元吉亨。而上九大吉。无不利。皆由玉鉉以致之。蓋六五下應九二之剛。金鉉也。上尊上九之賢。玉鉉也。凡天下之圭璧其章。金玉其相者。五皆推誠而與之交際。合見聞以資乎己。則巽而耳目聰明。是以元亨之效。於是爲至。蓋上九之德。溫潤堅實。有如玉然。溫潤柔也。堅實剛也。實之於上。而處賓師之位。如鼎之有玉鉉。以其剛柔節也。豈不益增夫鼎之重哉。又上九之剛。與六五之柔相節。如玉之堅實而溫潤。故曰剛柔節也。

三三震下震上

雷者地之陽也。一陽處二陰之下。必震動而出於上。坤一索於乾而爲震。故其出則代父。祭則主器。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卦以一陽處二陰之下。鬱塞而不通。奮發而成聲。則爲雷。雷聲一震而萬物達。此震所以亨也。虩虩。恐懼之貌。啞啞。笑語之聲。人情因震驚而知恐懼。反以致後日之福。雷有震驚百里之威。人情莫不惶避。而失措。惟長子於主祭之時。神完而守固。優游自若。而不喪其匕鬯。則出可以守宗廟社稷。而百神享矣。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虩。說文以爲蠅虎。虩虩有四顧不寧之貌。震來虩虩。因恐懼而致福。故笑言啞啞。後皆有則。不至於越法而亂常。震驚百里。遠近驚懼。而能處之自若。則其出可以守宗廟社稷。而爲祭主也。震爲長子。出則主器。人之所守。不觀諸平居閑暇之時。惟觀諸倉卒急逼之際。蓋於倉卒急逼而不失其常。則其力量足以鎮靜。寬裕足以制變。不喪匕鬯。如舜之納于大麓。而烈風雷雨弗迷也。范諤昌證墜簡。謂出可以守宗廟社稷。句上脫不喪匕鬯四字。其義或然。陸氏曰。匕者撓鼎之器。先儒皆云。以棘木爲之。長三尺。棘取赤心之義。祭祀之禮。先烹牢於鼎。而加纂焉。將薦。乃舉纂而以匕出之。升於俎上。是也。所以載鼎實也。鬯者秬黍之酒。其氣調鬯。故謂之鬯也。或曰。以鬱金草和酒。有芬芳調暢之氣。人君於祭祀。惟匕升體薦。酌酒灌地。則親之。其餘皆不親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海。重也。仍也。雷聲震驚。海仍而不止。君子恐懼以敬天威。脩省以應天變。則今日之恐懼。所以爲後日之福也。天下之理。有大摧折。然後有大成就。有大震動。然後有大功業。大傳所謂功業見於變是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震來虩虩。笑言啞啞。與繇辭同。只加一後字。蓋初爲卦主。故其辭不易。如屯初九爲卦主。言利建侯。謙九三爲卦主。言有終也。後笑言啞啞者。君子始懼則終寧。小人始慢則終懼。此聖人設卦之大旨。故諄復而言之。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初九陽剛震動於下。其勢莫禦。而六二以柔乘剛。可謂危矣。當震來之危。億兆之衆。皆有所喪。貝者人所寶而用者。自失中無所守者處之。不能以須臾寧。惟六二中正自守。視之若無。處於至高之地。而超乎事物之表。居靜以制動。及震數既周。則雖勿逐而自得。震爲少陽。其數七。七日則震數周。九陵。至高之地也。乘剛者震來之危。非六二有以致之。特其所乘者初九之剛爾。則其得喪危厲。何足以動夫中正有守者之心。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六三無中正之守。常震驚之時。則恐懼而省寤。及震驚之後。則宜迷而不知。常震驚之時。則行而無眚。

及震驚之後。則安意肆志而不知變。其能無咎乎。原其所以蘇蘇於震驚之時。而不能省寤於震驚之後者。由其處不當其位也。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九四爲國大臣。當震驚之來。以陽居陰。遂泥而不知變。則無光大之功。必歷變履險。而後可以弛震驚之患。故宅百揆者。禹也。而治水徂征亦禹也。攝政者周公也。而膺戎狄驅猛獸亦周公也。古之君子。惟其處震驚之時。能應變而不窮。所以成光大之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震往來厲。猶言來之坎坎也。上體之震方往。下體之震復來。其危可知。蓋六五乘九四之剛。而應柔剛之六二。故震往來之辭。獨見於此。六五之君。處往來皆危之時。能保億兆之衆而無喪者。以其有乎乎震驚之中。不倉皇而失措也。危行者。謂動於至危。而其事皆在乎中。所以處震往來厲而大無喪也。夫大震朋來。以中節之震往來厲。以中行之六五之君。其事皆在乎中。故能承天地百神。以爲祭主。又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其事在中者。有事于宗廟之中。震驚百里。而能不喪亡也。則能保宗廟社稷而大無喪。繇象皆指此而言。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居震驚之極而過乎中。是其內已失所守矣。故內之神氣索索而不存。外之瞻視矍矍而不安。中無所守而欲動以求免乎震驚之患。則其征也。適以致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者。蓋震驚之來。禍患已及其身。則無及矣。方及其鄰而知恐懼。則猶可免咎。婚媾指六三言之。六三不中不正。有不當其位之咎。上六宜無拘其應而守畏鄰之戒。則可以無咎。彼雖我之婚媾。有言焉勿恤也。蓋處震驚之極而求以免難。得無咎足矣。安能免婚媾之有言。而昵比於禍患哉。中未得者。內失所守也。畏鄰戒者。外知所懼也。震卦言競競咥咥。蘇蘇索索。矍矍二五皆言億。諸卦皆無此。雖皆寓恐懼修省之意。亦有爻義各有辨也。

三三艮下艮上

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止得其所也。八卦致用。始於震。終於艮。故爲止。艮之卦體。象人之背立。故有止之象。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人心之慾無窮。患其不能止者。蓋不知止於無慾之地也。背者所慾不存之地。庭者與物交接之所。艮其背者。止於無慾之地。則內心不動。故能忘我而不獲其身。行其庭者。行於接物之所。則外誘不入。故能忘物而不見其人。忘我則止亦止也。忘物則行亦止也。物我兩忘。內外兼止。又安有人爲之累哉。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

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明道先生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時止則止者。止之止也。時行則行者。行之止也。止之與行。不膠於一。而皆得時中。則其道光明盛大。而無所累。莊子曰。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是爲知止而不知時。有我者未忘。猶爲不知止也。上下敵應不相與者。艮六爻陰陽皆敵。敵而相與。則物我交戰。敵不相與。則物我相背。而情慾自遠矣。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上下皆艮。兼山之象。兼山者連山也。止物莫如山。遇山之連。而可不知止乎。人不知止。皆由於思出其位。思不出其位。如艮之止。則內慾不生。外誘不至矣。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咸六爻。象人相向。艮六爻。象人背立。故咸初六言拇。取向人之象。艮初六言趾。取背立爲義。拇向前。故好動。趾在後。故不動。於艮之初。而艮其趾。斯能無咎。利乎永守其正而不失也。蓋初六本不正。慮其以不正而動。故有是言。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六二居下體之中。腓之象也。腓在股之下。動則有所拘攣。而不獲拯救其上之失。惟隨順其上之動。此其心所以不快也。夫在上有當正救者。有當隨順者。苟當拯而隨。是謂詭隨。六二居中得正。而居下體。

之中。上之人有失。則拘攣而不獲拯救。當知時行則行之義。不可一於止也。時止。止也。時行。亦止也。孔子之去魯。孟子之去齊。皆未退聽之義。艮其腓者。行中之止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一限。有限制內外之意。九三過中。不能止於無慾之地。而剛制乎內外之限。使內慾不生。外境不動。其可得乎。蓋不能止於無慾之地。而欲力制乎內外之限。不出而與物接。則已。如一出而與物接。則利慾之來。紛列乎夤。夤之間。而其危厲薰炙乎其心矣。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六四雖非中。而能止其身於至正。又何咎之有。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六五雖非中正。而止得其中。言既有序。則悔斯可亡。艮其輔。非不言也。或默或語。俱得其當。所謂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也。六五雖非正。然聖人立中以生正。故曰中正也。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以厚德監人。是謂敦監。以厚德處己。是謂敦艮。上九處一卦之終。止於至厚。以終其身。非於止而知其所止乎。止於厚而不止於薄。此君子所以終其身也。

三三 艮下巽上

漸自否來。以三四兩爻相易。則變否爲漸。有進而爲泰之理。人凡吉君子之進退。常有其漸。故六爻皆以鴻象之。鴻者隨陽之禽。秋南來而春北去。隨時進退者莫如鴻。女歸鴻漸。其旨則一。

漸。女歸吉。利貞。

內以巽順爲德。外以止靜爲行。進之漸者。無若女之歸也。女歸不漸。則奔也。漸則曰歸。速則曰奔。故女歸以漸則吉也。凡君子之進。如女歸之漸。然後吉。聖人制爲婚禮。有問名。納采。納吉。納徵。請期。親迎之禮。必待六禮之備。然後歸。此漸之義也。鴻之漸也。有于干。于磐。于木。于陸之別。不猶禮之備乎。于陸有兩爻。故六爻象六禮。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動。不窮也。

漸自否來。坤之四成巽。女歸也。乾之三成艮。男下女也。女歸而得其位。進以正也。夫漸之進不一。未有犯分踰等而進者。漸專以女歸爲義。蓋天下國家之本。禮義廉恥之大。無若女之歸也。故娶婦非媒。則不得。非卜筮。則不從。自問名。納采。以至于親迎。莫不以漸。女子之嫁也。母醮之房中。父命之阼階。諸母戒之西階之間。三日廟見而後成婦。如是而歸。則正。正則吉。君子之進。正己爲先。己不先正。未有能正人者。進得位者。先明女歸之漸。而後言人臣之進也。凡人之進。以漸得位。則往必有功。其進不以漸。則如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仕不由其道。而志於速進。猶女之淫奔。其有生育之功乎。進必以正者。貴乎進以禮。進以禮。則無不正矣。正己而物正。則可以正邦也。凡進以漸。則不失正。進不以漸。其失正者多。

矣。九五之君，有剛中之德，人臣可進以正之時也。惟能止於下而漸於上，則其動斯不窮矣。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山之高而木生於上，必以漸而進，然後根深蒂固，愈高而不危，如不以漸，則傾危立至矣。君子有賢於人之德，其居於己也非一日，其化人也非一朝，雖不求善俗，而人自景仰之，德愈高，俗愈化，猶木之漸於山，可以美其山，君子居是俗，可以善其俗。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易一卦六爻之內，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具焉。姑舉其一以明之耳。理不能盡也。如艮則取諸身，漸則取諸物，非艮之象不在物，而漸之象不在身也。卦言女歸，彖言得位，爻言鴻漸，象言善俗，無嫌其不同也。論者率拘於說卦之所已言，其所不言者，不能明也。況六十四卦，聖人未嘗言之，如震爲龍，而乾亦稱龍，乾爲馬，而坤亦稱馬，坤爲牛，而離亦稱牛，皆說卦所未嘗言。八卦無鴻，而漸稱鴻，易之取象，不拘於一說卦，姑舉其略，使人觸類而長之也。漸六爻何以有鴻之象？鴻者隨陽之禽，秋南來而春北去，故其來則以賓言之，鴻之來賓，其進有漸，其飛有序，其歸不久。古人謂賢者爲嘉賓，蓋知此意。干者水之涓，鴻之初以漸而進，未遠於水，故曰干。大凡君子之進，則小人之危，漸進之始，安能免小人之有言？其能免於咎者，凡小人之厲而有言，是乃君子之義適當也。又初六以陽居陰，進不以正也，始進不正，則小人有言，於義爲無咎，其咎在君子而不在小人。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磐石之安平者也。水中所有自干而磐其進漸遠其處愈安。猶人臣漸進以食君之祿衎衎者和樂自得之貌也。君子之行道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鴻漸于陸象夫之征于外也。夫征而離其羣則失閑有家之道。婦孕而不育則失貞婦之節。蓋夫征而不返則凡可醜可愧之事皆有以致之。故婦不盡其爲婦之道私孕於家而不育矣。爻不先咎其婦之失道而惟醜其夫之離羣此豈專於婦之罪哉。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九三一爻蓋明此義。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鴻非木棲之禽以喻君子難進而易退如鴻之漸木或得其平衡之桷然後得進以安身苟有一不正則君子不進矣。六四巽體也順以巽則其動不窮進以正則可以正邦矣。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五君位也而以臣居之故此爻以婦爲言。婦者妻道也。凡天下之物生於陵者安於陵生於水者安於水。鴻水禽也。今乃漸于陵猶人臣而處君位豈其心之所安哉。故猶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也。婦三歲不孕則守貞婦之節雖有強暴不得而侵陵伊尹周公雖攝位行政而終守臣節蓋守臣節者伊周

之所願。而攝位行政者。非其所得已。故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上九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陸者路也。漸陸有出仕之象。此卦九三上九皆言鴻漸于陸者。九三鴻漸于陸。象人臣進以此道也。上九鴻漸于陸。象人臣退以此道也。九三進而不知返。則有離羣之醜。上九進極而知退。則曰可用爲儀。吉。此吉凶所以相反。蓋上九鴻漸于陸。乃急流中勇退人也。故爻贊其進退秩然有序。可用爲法而不可亂。其羽可用爲儀者。謂鴻之羽知進知退而異於凡羽也。

三三兌下震上

歸妹自泰來。以三四兩爻相易。則泰變而爲歸妹。正嫡爲后。其餘則其姪娣。媵卦以少女配長男。所以廣生育。重繼嗣也。少女爲妹。婦人謂嫁曰歸。故以歸妹名卦。

歸妹。征凶。无攸利。

四德並無。直以征凶無攸利爲戒者。長男在上。少女說而從之。若不待禮而行。其征必凶。果何所利哉。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長男配少女。震東而兌西。震爲陽中。萬物以生。兌爲陰中。萬物以成。此天地之大義也。家人言天地之大義。則取男女正。歸妹言天地之大義。則取其以少女歸長男。故天地交而成震。兌震。兌交而生萬物。

使天地不交。則萬物何由而興。蓋歸妹乃男女之終。而夫婦之始。不以悅動。而以德進。關雎樂得淑女。蓋以德爲主。而少女之歸。徒欲以色爲悅。則其征必凶。是德不當其位也。妹。少女也。女少則有柔媚之態。君心一爲所惑。則易於以柔乘剛。柔乘剛則分不正矣。何所利哉。六三之柔。乘九二之剛。六五之柔。乘九四之剛。故有是戒。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動於上。澤感于下。倡之者陽。應之者陰。必正於始。所以永其終。陰不干陽。女不乘夫。所以知其敝。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恆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初微而在下。上無正應。娣之象也。剛而且正。女之貞也。故有跛能履之象。娣姪雖微。皆得以進御於君。故征則吉。歸妹以娣。古今常道。以次承君。吉在相承也。兌反巽。巽爲股。兌折之。跛能履之象。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窈窕淑女。幽人之貞也。跛而能履。眇而能視。象娣姪當以跛眇自處。不敢與嫡均也。故能安其分而未變常。九二所以有眇能視之象者。自二至四。互體離。離爲目。而兌毀之。眇之象也。以剛居中。能視之象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以六居三。德不當也。以柔乘剛。行不順也。以說求進。動而非禮。上無正應。無所適從。必待正嫡之歸。然

後反歸于嫡。而以娣姪從。象言歸妹以須者。以德未當其位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九四處下卦之上。下卦三爻象已歸而爲娣矣。而九四處諸娣之上。獨遲歸有時。是歸妹愆期也。古者女子以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今九四已愆期而猶遲歸有時。蓋待禮而行也。與其非禮以從人。寧若愆期而待禮。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六五以柔居尊。象后妃之正位也。執謙守柔。與泰之六五同意。卦自泰來。故六五皆有帝乙歸妹之辭。君謂后也。古者諸侯之妻。亦謂小君。以德爲貴。不以色爲說。故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是嫡不以服飾爲貴。而使其娣之服飾有加於己。欲其得以進御於君。故不如也。帝乙歸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貴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則其惠及賤妾可知。月幾望。則不敢與至尊並其位。雖正乎中。而能以貴行乎謙。所謂貴德而不貴色也。

上六女承筐無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旣成曰夫婦。未成曰士女。娶妻所以承先祖而奉祭祀。頃筐所以采蘋蘩而供婦職。謂之女。則未成婦也。承筐無實。則不可以奉祭祀。古人祭祀。君親割牲。士刲羊無血。安可以奉祭祀哉。筐無實。羊無血。則

不足爲夫婦。故不言夫婦而言士女。

周易下經傳卷第六

三三離下震上

豐象家居。有婦有媵。室家既盈。生有繁息。豐成之象也。以天下言之。則內而百官。外而萬國。有正有貳。有貴有賤。事業之大。道德之富。無所不有。此豐所以爲盛大之時也。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豐者盛大之名。盛極必衰。處盛之極。而能亨者。惟有道之王。能極而至之。假者極其至之謂也。豐盛者。人情所憂。而言勿憂者。以王者有宜中之德也。王者持滿以中。故處日中則昃之時。而勿憂。此所以超乎數而不囿乎數也。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尙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豐者大也。電象其明。雷象其動。王者有是明德。而見於興事造業之間。此豐大所由致也。惟有道之王。於豐大之時。猶且極而至之。不於此而止焉。蓋天下有無窮之治。人君不可以其德盛業大而有自止之心也。其所尙者大。而不爲淺近之圖。故極盛必衰。人情之所憂。而此獨勿憂者。以其有宜日中之德。而宜照天下於盛明之時也。天日中則昃。月盈則必食。天地之大。猶且一盈而一虛。與時而消息。況

於明而爲人幽而爲鬼神。其能免於消息盈虛之數乎。惟有道之王。能極其盛大。而自處以挹損。故日月有晝食。而在我無盈虧。天地鬼神有消息盈虛。而在我常不失其正。所以勿憂而宜日中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電皆至。則擊搏震曜。以討有罪。故君子體此而施之折獄之間。折獄者斷獄也。致刑者加刑於有罪者也。惡者去。則善者信。所以致豐亨之盛。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尙。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九四。陽剛震動。而上承六五陰柔之君。然功蓋天下者不居。威震人主者不畜。九四與人主權均而勢敵。故曰配主。初九不幸而與之應。苟暫與之遇。雖旬浹間猶可無咎。往則有尙。若過旬時則有災。況拘應而不知變乎。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六二離體性明。然明盛則蔽君。故有豐其蔀之象。斗爲帝車。紀綱于天。今見不以夜而以日中。是陰而干陽。臣而蔽君也。苟不知退。猶欲往應乎五。必以疑而致疾。將以去其君之疑疾。必推由中之孚以感發其志。所以表其無可疑之迹。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雷電皆至。則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若九三人臣而有是沛澤之豐。則有侵君之嫌。猶中日見沬也。

而字林云。沫斗柄後星也。猶甚於見斗之晦。當折其右肱。而自處於無用。斯可免咎。蓋右肱便於人用。右肱折則其身廢。如此然後可保其功業。而全其終始。九三處侯伯之位。股肱之象也。不知明既極矣。晨食將至。功既成矣。虧害必來。故寧終於不可用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以震動之才。承陰柔之君。明盛足以蔽其上。故亦有日中見斗之象。若遇其夷主之賢。則吉。夷主指六二言之也。六二柔順中正。能推誠以感發其君之心。始雖不免於有疑。終能感發而使之不疑。是六二能推誠以夷易人主之心也。九四苟與之遇。則變其配主之威。爲夷主之誠。則吉矣。位不當者。君柔而臣剛也。日中見斗者。明盛則蔽君。故幽而不明也。遇其夷主。吉。知變而不膠其所至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六五以柔居尊。能持滿以中。而有宜中之德。招徠有文章才美之德。如六二之賢。與之致豐大之業。則在天之慶。在人之譽。皆兼而有之矣。象指言六五之吉。謂其能以柔居尊而有慶也。專言慶而不及譽者。天意如此。人心可知。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闕其無人。三歲不覿。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闕其無人。自藏也。

上六處豐之極。而遇乎中。故明極必闇。高極必危。不宜中而有憂矣。蓋豐其屋。則自營者厚矣。蔀其家。則自處者晦矣。隆隆者滅。炎炎者絕。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所以闕其戶而闕其無人也。非無人也。高亢

絕物而不見其人也。三歲之久，非惟人不見己而已，亦不見其人。凶可知矣。天際至高，不可極也。今乃必欲翱翔乎天際，故始於自高，而終於自藏也。

三三 艮下離上

火在山上，其勢不久。旅之象也。古者男子乃生，桑弧蓬矢，示其有天地四方之志。乃旅不處之義。旅，小亨，旅貞吉。

豐象家居，旅象窮困，羈旅于外，故僅可小亨。旅而小亨，乃旅之貞吉。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自否來，六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雖否已變，而上下未交，故去否未遠，是以僅有小亨，亦異乎否之不利也。故柔得中而不過乎柔，亨在於內也。順乎剛而不拂乎剛，亨在於外也。止而麗乎明，亨在於德也。惟無應於上，故僅可小亨。此旅人之貞吉也。如孔孟抱道歷聘，轍環天下，猶冀一日得以行吾道，雖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然其所止必麗乎明君，然後可以小亨，而爲旅之貞吉。旅之時雖小，而其義則甚大。如伊尹之旅於耕莘，傳說之旅於版築，太公之旅於漁釣，一旦麗乎明君，皆足以成大功，立大業，故曰旅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火在山上，則有燎原之虞，故可旅而不可久，亦如刑獄可以旅寓而不可留也。蓋明則不濫，慎則不寬。

惟能明慎，斯不留獄矣。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陰柔在下而不得中，故瑣瑣之象。故君子之旅，將以行吾道也。如其不志於行道，而屑屑於爲利，則其志窮失災矣。豫之初六，以志窮而凶。旅之初六，以志窮而災。豫之剛應而志行，旅貴得志而行道，二者皆以志爲尙。苟於其初而志已窮，則或凶或災，乃其自取，故曰：斯其所取災。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僮僕貞。象曰：得僮僕貞，終无尤也。

次，舍也。資，財也。即次，舍懷資財，得僮僕。此旅人之貞也。然即次舍懷資財，而無遠大之圖，則懷與安實敗名。六二雖得中而順乎剛，然在內而不在外，亦終於無尤而已。又何功之有。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僮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艮止於下，次舍之象也。火炎於上，焚次之象也。次舍既焚，則資財僮僕俱喪，猶不知變，而貞固以守之，過剛不中以爲旅，則必危。蓋以旅之時，而與其下瑣瑣者爭利，無順剛麗明之趣，昧救時行道之心，以理言之，必喪而後已。如吳起好矜其能，所至之國皆不容，而終於殺其身，非旅焚其次之象乎。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旅于處，則非久居于此，未得位也。雖得財利，然未得志以行吾道，豈予之所欲哉。此其心所以不快也。孟子曰：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所以去齊有不豫之色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離爲雉雉者文明之禽也射雉者象其取文明之時以行吾道矢亡象直道之不用一矢亡象天下不容一直道之人君子於此當如何哉特順受其正以終其令名茲豈人力所能爲哉上逮者天之降命以及我者如此也苟喪其直道是不能終以譽命而棄上天之所以逮我矣。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離爲飛鳥在旅而過剛自高必有鳥焚其巢之患旅人先以是而笑不知號咷之繼其後也焚其巢則非惟其身無所托且有卵破子死之凶皆由喪牛于易以致之蓋羊可喪也牛不可喪也羊性狼戾故處壯則必貴乎喪羊牛性柔順故在旅則深戒其喪牛今上九過剛在上動與物忤其喪牛若易然是以凶也故以旅在上而過乎剛其理必至於旅自焚在□而喪牛于易則不能終以譽命故終莫之聞也儀秦掉縱橫之舌以離合七國之君魚肉天下之民以旅在上誠可樂也得無自取焚巢之咎乎儀秦之類在易固不足言姑借之以明理爾。

三三 巽下巽上

一陰入于二陽之下有柔行巽入之意巽爲風風爲天之號令邵康節謂風者天之陰巽以一陰處二陽之下也雷者地之陽震以一陽處二陰之下也故雷出地而奮風由天而下。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小者之亨。以其利有攸往。而利見大人也。使其不利有攸往。不利見大人。則小者止於陰柔無見。其何以亨。大人申明行事。小者有攸往而見。所以利而亨也。小指初與四言之。

象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上下皆巽。是謂重巽。然過乎巽而無斷。則命不行。必以剛而巽乎中正。不過乎柔而行之。以威。不强乎民而順之以理。然後得行其申命之志。初六陰柔在下。民之象。順乎九二之剛。六四之柔順在位。臣之象也。順乎九五之剛。民順乎上。臣順乎君。柔皆順乎剛也。是以爲小者之亨。利有攸往。而利見大人也。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風者天之號令。十二風應六律六呂。八風應八卦。皆隨時而巽入乎物。故萬物因風而變。君子以申命行事者。內體巽以申命於始。外體巽以申命於終。商盤周誥。丁寧委曲。皆取隨風之義。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巽爲進退。爲不果。初六陰柔微而在下。民之象也。當大人申命行事之始。愚民之在下者。進退猶豫而不決。必利用武人之貞。剛果有斷以行之。彼其進退而志疑者。非以所行之事未必有利民之實。則以所行之事未必本中心之誠也。及上之人斷然行之。則利見大人。而其志治矣。治。定也。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申命行事。不可以過剛。尤不可以過巽。如巽順而在乎牀下。則足恭而不遠恥辱。豈申命行事之道哉。

惟用祝史巫覡降神之禮。雖言辭紛若。而其誠足以感神。則吉而免於咎。必如是。則後爲得其中道。蓋過剛而不中。則君民之情。漠然而不相通。過巽而不本乎剛。則委靡姑息。必至於巽在牀下。皆非所以爲中也。

九三類巽。吝。象曰。類巽之吝。志窮也。

九三剛過而不中。與民扞格。而類巽之。則朝行夕改。而民不知所從。庸非吝乎。吝則申命行事之志窮矣。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六四才雖陰柔。志實堅貞。異於初六之進退。故其悔可亡。蓋六四爲巽之大臣。知行法自近始。故以柔正上承其君。以柔順剛。是以利有攸往而有功。如田狩而有三品之獲。三品者。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重巽以申命。則易失之太巽。九五以剛巽乎中正。堅貞而不易。然後吉而悔可亡。斯無所不利矣。愚民難與慮始。可與樂成。始未見其利。故無初。後既獲其利。故有終。先庚三日。逆而數之則丁也。既丁寧告戒於事未行之先。後庚三日。順而數之則癸也。又陳揆計度於事既行之後。一申命行事之際。其深思遠慮如是。然後爲盡善。否則徒爲煩擾而已。庚屬金。取其從革而更新之。蓋變貴乎有斷。如限中之議。

牽於貴戚用事不便而止。任子之法。格於公卿各私其子而不行。皆失於斷之不足。位正中言處事適得其中位猶處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上九以剛爲天下先。故申命之志不行。及其不行也。乃復巽在牀下以媚說之。則剛柔俱不得其中。而反以喪其威斷。資利也。斧斷也。威斷既喪。雖正亦凶。況不正乎。上窮者剛過而反於巽。則在上之術窮矣。若是而謂之正乎。非正也。凶也。

三三兌下兌上

一陰在上。有求說乎二陽之心。二陽在下。有求比乎一陰之志。上以巽入。民斯說從。此兌所以次巽。兌亨利貞。

兌說也。不言說而言兌者。說人之道。貴乎不言。使其說以言而不以心。則出於邪佞而非其正。聖人有理義以說我心。於不言之中。有至說者存。所以說也。上有道以說乎民。民說其道以勸於上。所以亨也。說人之道。必利乎貞。說不以道。不說矣。

象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兌說也。爲卦剛中而柔外。剛中則不違道以干譽。不徇物以求容。柔外則有溫恭以處己。無詭詭以拒

人此兌之所以亨也。說以利貞，則上順乎天，下應乎人。說以先民，則事未爲而民心已說之。如鑿井耕田，勞民也。然有說以先民，故民皆卽其勞而趨其令。至於使民爲溝洫城池，使民從事於金革戰爭，皆不避其難而犯之者，有至悅以先入乎其心也。說以先民，七月一詩可見其忘勞之意矣。說以犯難，東山四章可見其忘死之情矣。說之大，則民更相勸勉，赴難不避死，豈疾視其死而不救哉？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澤必相麗，然後相資而不竭。朋友講習，則轉相發明，互相資益，有理義以說我心，所以爲說之至。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和則不苟同，以說人；水火相濟，鹽梅相成，而其見於行事，則未嘗有疑忌之心，所以吉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以九居二，不正也。本有悔，然剛中柔外，人心信之，故吉而悔可亡。信志者，信其所說出於中心之誠然者，故事未爲而人先信之也。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以不中不正來爲容說，而人愈不說，所以凶也。來兌者，無故而來爲容說也。小人情態，可見於此。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宮爲君則商爲臣。大臣事君。當如宮商迭相倡和。而非苟爲是容說者。不爲苟容。則君心必有所不安。故未寧。四雖以剛介爲人主之疾。然亦以介疾而有喜。蓋九四之喜。非爲人主之喜。乃天下之慶也。兌之介疾有喜。亦豫之貞疾不死之類。又九四以剛介處大臣之位。凜然如秋。其音商於擊斂之中。而成就之意存。雖君心爲之未寧。然終以剛介而有喜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九五位正德當。何以有孚于剝之辭。蓋上六一陰用事。剝剝以求容悅。苟九五孚于剝而信之。則有危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孚于剝則君說而民怨。自古小人將以說其君之心。必先道之以剝下之術。苟昵比而從之。雖正當而亦危。況下於此者乎。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上六上不能引君當道。以成其德。下不能汲引羣臣。以輔其上。其所更相汲引者。皆六三來兌之流爾。尙何光大之有。

三三坎下巽上

渙自否來。九四之剛與六二之柔相易。則否變爲渙。故九二剛中。六四柔正。材各當位。而否塞之患渙然冰釋矣。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渙散也。否塞之患既已渙散，所以享也。王者於此，當盡其有事于宗廟之禮，然後可以感動天下之心，使思其祖功宗德而不知所歸，然後可以濟大難而無不利矣。在卦，巽木有濟川之材，動於坎水之上，又有風以行之，此利涉大川之象也。必有堅貞之節，然後夷險可以一致。

象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水有功也。

渙所以亨者，九四之剛自外而來，得中乎二，與五相應，故其功業日新而不窮。六二之柔上居乎四，以正道得大臣之位，上與九五同心而濟難，君臣上下心德俱同如此，則天下之難不足平也。王者將以一天下之心，必致其孝以享先王，乃在宗廟之中，盡誠而歲事，則天下之心知所歸矣。此所以利涉大川而乘水有功也。木屬仁，人君乘仁道以濟難，則何向而有不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巽木乘風行於水上，則可以濟渙散之難。享帝立廟，郊祀配天，則可以一渙散之心。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易言假有廟者，渙萃二卦萃當萬物盛多之時，可以備禮，故於廟之外又有祫焉。此禘祫之義所由起也。渙當人心離散之際，將以一斯民之心，故於祖之外又有帝焉。此報本反始之禮所由著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初六拯馬動而應四，師直爲壯，動得其時，故壯而吉。九四得位上同，猶漢祖得蕭何而何又得韓信，太

宗相房杜而房杜又收合天下之材以佐太宗定天下六四上同九五初六上應乎四其勢甚順又王者正位於上初六在下與勤王之師拯馬壯吉所以爲順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王者假廟於渙散之時九二剛中之臣以職來祭駿奔走執豆籩以從事乎机俎之間則向也之悔可亡矣古者祭祀登肉於机渙散之中奉職來祭以親承于一人斯得乎臣子之願也德宗狩梁州李晟在渭橋泣曰京師天下本若皆執轡勒誰將復之則晟在當時雖有奔其机之願而不可得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六三當渙散之時以身任其責則何悔之有志在外者乃心王室而不顧其身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六四居大臣之位渙離其羣而不私所應凡有材則用之所以盡元吉之善也然勿恃禍患之渙散於渙散之中有丘聚之理殆非等夷思慮所能及也必有超衆之見然後有是深思遠慮也非渙離其羣處心光大者疇能至是乎自三至五互體艮艮爲山有丘之象亦夷平也非可以是以爲平時之所思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君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王者欲感動天下之心乃出號令如汗之出惟行弗惟反斯可以示大信於民而人心有所歸矣當渙散之時不可不示王居之所在正其位於上則天下之心一矣如肅宗卽位於靈武而天下勤王之師

始知所趨向。德宗在奉天。陸宣公草興元一詔。而武夫悍卒爲之惑泣。以是觀之。當危疑變故之時。人君苟出一善言。以感動其心。則人皆赴難而不避死。則人君平時於民。豈容不之恤哉。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功成身退。天之道也。上九處一卦之上。功成而不知退。則傷之者至矣。必使傷我者去。而逖然遠出。斯可免咎。如周公制禮作樂。退而就曲阜之封。伊尹將告歸。乃陳戒于德。皆逖出以遠害也。

三三兌下坎上

節自泰來。九三六五兩爻相易。則二五皆以剛得中。大凡柔則不節。剛則苦節。剛得中則無太過不及之患。故能去其泰甚而爲節也。

節。亨。苦節不可貞。

知節則亨。不節安有亨通之理。然太過而不得中。則人情所患苦。尤不可爲貞。凡味過正。心過思。形過勞。皆苦也。不可以爲貞。如申屠狄之介。陳仲子之廉。非不力也。立節太苦。不可貞也。夫節爲不得其中。故節之。若苦節而過乎中。則非所以爲節矣。

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節所以亨者。以其剛柔分而剛得中也。節自泰來。節九三之剛以居五。節六五之柔以居三。剛柔既分。

而後二五之剛俱得其中。剛柔分。所以象尊卑貴賤之有別。剛得中。所以象君臣之能制節。蓋不剛則不能制節。不中則必至苦節。至於苦節。則不可爲貞。其道窮而不可行矣。節非人情所樂也。凡人情所不樂者。皆險也。必有說以行乎險。使知上之所以制乎我者。皆所以生全乎我也。則民說之矣。當位以節。則無不節之患。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莫不當其位而無僭亂。安其分而無覬覦。則其中正可以通行矣。如六陽既極。則節之以一陰。六陰既極。則節之以一陽。故春無愆陽。夏無伏陰。秋無淒風。冬無苦雨。此天地之陰陽相節。而四時成矣。是知節以制度。則上不至於傷國家之用。下不至於害斯民之生。公私均利。上下兼足。此其所以爲節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上有水。則滿而溢。不節也。君子觀不節之象。必制數度而使之不可踰。議德行使之不可易。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道塞也。

上卦三爻。象制數度。下卦三爻。象議德行。蓋數度自上制。若在下。則惟議其出處之德行如何爾。隻扉曰戶。時乎未通。雖戶庭亦不出。然後無咎。蓋知時有通塞也。通塞猶言否泰。初九微而在下。如陋巷之顏子。簞瓢樂道。無餘求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失時極也。

九二以剛得中。而遇同德之君。則宜出而不宜處。於此而不出門庭。則凶。此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

不人之時也。若處禹稷之時，而欲爲陋巷之顏子，則失時之極矣。極中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不節其猶苦節。苦節雖凶，猶可悔亡。不節之嗟，將誰咎哉。六三過中不知節也。陰柔不正，不能節也。至於無可柰何，特咨嗟嘆息，悔之無及而已。然以不節而致嗟咨，又將誰咎哉。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節以制度，皆自貴近始。限田有制，踰侈有禁，皆以貴近不便而止。六四節之大臣，凡上之節以制度者，皆以身先，承順上道，安而行之，所以亨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九五以中正之道，節制天下，人情所甘而樂從之，所以吉也。推此而往，是以有尚也。居位中，猶言處得其中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苦節不可貞，雖凶也，亦無喪國亡家之悔。然大過則不可行，此其道所以窮也。

三三 兌下巽上

二陰在內，四陽外周，有孚卵之象。化邦之道，猶鳥之孚卵，由中之孚，既已相感，則不期而應矣。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孚者誠信之感乎人者也。使信本由中。雖豚魚而亦吉。先王之交萬物。無非信也。取之有時。用之有節。風有騶虞。信及豚也。頌有潛。信及魚也。動物之蕃息者。莫若豚魚。信及豚魚。則上下草木鳥獸無不及。故豺祭獸。然後虞人入山林。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昆蟲未蟄。不以火田。雖至微之類。皆推中孚以

及之。以是而涉大川。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皆利乎貞。固以爲之本。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及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卦體四剛外周。二柔在內。中孚卦言內外。獨異於他卦。其不可爲典要如此。柔在內。則有可化之資。剛得中。則有能化之道。又以和說巽。人乎民心。乃所以化邦也。信及豚魚者。於至微之類。猶不失信。況於人乎。乘木舟虛者。木屬仁。以之濟物。如舟之虛。無所不載。故涉大川而無不利也。中孚者。天之理而貞信之本也。天道貴貞。中孚以利貞。則應乎天矣。

象曰：澤中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澤中有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斯足見其由中之孚矣。天下之匿情以爲欺者。尤莫甚於獄。澤中有風。則可見其真情之所在。君子所以議獄緩死者。將以求其真情。而得其由中之孚也。如崔公仁恕。必無枉者。斯可謂得其情之真者矣。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乾之誠以閑而存中孚之志以虞而吉皆去其僞而著其誠也。初九處中孚之始遂從而虞度之慮其心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他外物也燕安也。若有他則外物爲主而其心不安矣。初九所貴乎虞吉者於其志未變之初則邪妄不能入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雞知將旦鶴鳴夜半君之於臣欲其上唱而下應如鶴鳴於陰幽之間其子不期而和之則其孚已契故有好爵與靡爾我相命而無形迹之間則其和之者出於中心之誠而無勉強矯拂之意不如是則無以見君臣相得之深。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不當也。

六三不貞不信凡與物接若得敵然物或怒之則鼓而進或困之則罷而退或傷之則悲而泣或喜之則樂而歌或鼓或罷作止之不常也。或泣或歌憂樂之不常也。由其自處之不貞信而位不當以致之爾若夫無心以待物則外物之來若投虛然雖或怒之無鼓也。或困之無罷也。或悲之無泣也。或樂之無歌也。安有得敵與位不當之患哉。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大臣之事君情雖無間而心常遠嫌人君雖待已以不疑而在我當去其所可疑故月幾望則不至敵日馬匹亡則專於載上斯無侵君之咎矣。絕類上者絕其朋類以上承其君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君臣之道無他，推誠交孚，而無形迹之嫌，則爲大臣者，斯得盡其所蘊，以告其上。九五六四同體，故曰攣如。人君推誠交孚其臣，如同體之親，故其臣鄰皆以善道而樂告之，則九五道義之富，由其臣鄰有以富之也。位正當，言位正而德當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中孚以利貞爲本，上九以陽居陰，不正也。不貞則不信，不信則民弗從。翰音，雞也。雞之將鳴，必振羽翰，其音登于天，人無不聞，則發號施令於上，其可不信乎？貞固以守其不信之號令，安得無凶？子朝之文辭，王莽之大誥，雖可欺人於一時，安可欺人於永久？故曰：何可長也。

三三三 長下震上

小過不可有，大過不可無。大過者，大過其常，以拯溺扶衰，如禹稷視天下之飢溺，由己飢溺之，此大過不可無也。若夫行不過恭而過乎亢，喪不過哀而過乎易，用不過儉而過乎侈，縱非處陰柔過陽剛之時，豈容或有哉？

小過亨，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小過亨，小者過常而亨也。君子當小者過常之時，利乎貞固以自守，可小事者，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之類也，不可大事者，非如大過之時，以拯溺扶衰爲己任，當過於謹密，以全其身，譬如鳥之

高飛。或有遺音之可聞。飛愈高而音愈遠。所以不宜上而宜下。君子處小者過而亨之時。欲其聲迹之俱泯。文王嘗體此以免於紂之難。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小過者。小者過常而亨也。小者既過常而亨。君子尤當過以利貞也。過以利貞。非失之太過也。與時偕行爾。柔得中。謂二五俱以柔得其中。是以小事吉也。當四陰過陽之時。非處之以柔不可也。使柔而不得其中。亦非所以處小人也。必柔而得其中。是以小事猶可獲吉。一卦惟有二剛。俱失其位而不中。寧可大有爲於斯時哉。是以不可大事也。觀諸卦畫。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蓋上則其勢逆。而下則其勢順。上逆而下順者。非常然也。特處小過之時焉爾。孔子見陽貨。應公山。佛貍之召。而不赴。皆所以陽浮而不逆其意。聖人包周身之防。以全身遠害者如此。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君子當小者過而亨之時。如鳥之高飛。猶慮遺音之可聞。況如山上有雷。則其聲震厲奮發。寧可得而掩乎。故寧過於謹密。以自全。行必過乎恭。喪必過乎哀。用必過乎儉。使小人無可指之失。無可乘之釁。則吾乃今知免矣。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處小過者過常之時而不謹密以自全。如飛鳥遺之音。則凶乃自取。其可如何哉。他卦象象六爻。或取他義。惟小過一卦。始終以謹密爲戒。小人之禍。可畏如此。君子之處小人。尤當三復乎此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爲人子孫。而其道義過乎祖。是乃其祖之所望於子孫者。然道可以過祖。而分不可以過祖。當如妣之安於下。以順承其祖。蓋道過其祖者。人情之所喜。分過其祖者。人情之所懼。有如人臣之道。義過乎其君。固不害其爲臣。如併與其分而過之。則越常背理。以干君。茲豈爲臣之所常然哉。故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蓋六二處二陽之下。其心常欲過之。過九四則及其君矣。聖人於此。特發明過其祖遇其妣之義。謂六二當視九三猶父。視九四猶祖。則其過常越分之心。不期而自止。苟不過乎九四之祖。則不及乎五之君位矣。爲臣之道。當不及其君而遇其臣。以人臣不可過君也。易卦六二多吉。而三四多凶。惟小過則不然。其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如此。又爲人子孫。當思乃祖經營締創之艱難。而勤勞過之。然後遇其妣。所以奉承其祖之意。若夫臣之事君。則寧不及其君。而惟過其臣。夫不及其君者。正以臣不可過君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九三處四陰之中。上應乎上六。而下比於六二。陽於有求陰之心。當弗過而與之比。必知變而爲之防。苟比而從之。其凶如何也。初六言凶不可如何。此又言凶如何也。皆謂其自取此凶。雖欲拯救。亦無如

之何也。易爲君子設。不爲小人也。故雖陰爻。亦愛護君子而深防小人。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勿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當小者過而亨之時。不可咎也。毋過與之抗當。姑與之遇。然往則必危。必當戒懼以爲防。勿用者。時未可爲。惟永貞以待之。蓋其所二陰之上。而位不當也。君子不幸與小人遇。暫焉可也。寧可終以長處哉。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五君位。不可過也。今以陰干陽。臣干君。故有密雲不雨之象。倡之自陰。豈有致雨之理。九同處羣陰之中。得上公之位。其去此僭逆。如弋而取之之易。宍者陰類所居之地。密雲不雨。亦已上矣。況欲如乾之雲行雨施乎。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上六陰已過乎陽。干名犯分極矣。九三弗與之遇。又過與之抗。如飛鳥離麗于羅。其害不止於遺音矣。則其凶乃自取。是謂以人咎而致天災也。九三處下卦之上。位雖未亢。然當小過之時。而欲用剛以制小人。則已亢矣。

二二三 離 下坎 上

易六爻皆相應者。凡八。既濟。未濟。居其二。然未濟六爻皆失位。故不能濟。六爻皆相應而得位者。惟既濟一卦。其餘六卦。泰否。咸恆。損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既。盡也。事無不濟曰既濟。亨。小。非謂所亨者小也。小無不亨。則其大可知。必利乎貞。固以守之。古今致治常易。保治常難。天下事有極而不返之理。此既濟所以初吉終亂也。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小者亨。謂三陰亦皆當位。是小者亨也。象事之小者無不亨也。利貞者。六爻剛柔皆正而當其位。如人君用材。小大高下。各得其宜。則何事之不濟。何功之不成哉。然事濟功成。不可恃也。尤利乎貞。固以守之初吉。言六二之柔得其中。由未濟而既濟。故吉。終亂。言上六之柔止於其上。由既濟而未濟。此其道所以窮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火相濟。坎離既交。然後有既濟之理。以一身言之。水火一日不既濟。則死。況於天下國家乎。然既濟之極。必反其初。故既濟之中。未濟寓焉。可不思未然之患而豫防之乎。成湯之慄慄危懼。成王之懲毖後患。皆豫防於既濟之日也。卦言終止則亂。象言思患豫防。爻言飲酒濡首。其義則一。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居既濟之初。而躁動以求功。則適以喪其功。輪所以載車而行。曳其輪。則不行矣。狐遇險而涉。濡其尾。則不涉矣。宜若有咎。而反無咎者。蓋處方濟之初。而謹重以自守。猶勝於躁動以求功。自古得可爲之。

時而輕躁寡謀以敗事者多矣。故寧持重之爲無咎也。此爻象殷之既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茀者婦人蔽車之飾。婦失其茀。則莫之蔽。象其未得九五之求。則不可行也。然中道豈終於不行哉。特暫焉而已。逐者從物也。從物則失其所守。故戒以勿逐。惟守其中以俟時。其數既周。則自復矣。七日者六陰之數。周至一陽來。則爲七日。以中道者。不求而得之也。此爻象周之未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殷室中衰。諸戎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西克之。則知鬼方西戎也。以高宗之賢。伐西戎一小種。猶歷年至三。罷弊之極。而僅克之。成既濟之功。其難若此。可不擇人以守之乎。爻言小人勿用者。紂之去武丁未久。不能謹小人勿用之戒。故商家既濟之業。反而爲未濟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渙至於四。則致有丘之戒。既濟六四。則有衣袽之警。蓋萃聚則除戎器。未寒則索衣裘。必俟其害至而爲之備。不亦晚乎。六四處功成之後。而思患豫防之意深。所以終日戒者。於禍患之未然而有所疑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紂處周之東。故曰東鄰。周處紂之西。故曰西鄰。神不歆非德。東鄰殺牛。物雖盛而誠不足。故不如西鄰之禴祭。物雖薄而誠有餘。故實受其福也。時如帝命不時之時。吉大來者。八百年之王業。自此而始。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狐善疑。古人水合而行。則以狐先之。濡其尾。則不涉矣。况於濡其首。則其危可知。所以知其何可久也。既濟之上。言濡其首。未濟之上。言飲酒濡首。皆象不終其功業也。

三三坎下離上

六十四卦終於未濟者。周之王業既濟。則商之淪喪可知矣。故二卦皆言高宗伐鬼方。蓋紂之去武丁未久。則既濟之功。其可恃乎。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泰極則反爲否。既濟則反爲未濟。天理人事。莫不皆然。既濟曰亨。未濟亦曰亨者。既濟之亨。已然之亨也。未濟之亨。將然之亨也。狐雖善疑而畏怯。况乎幾濟而濡其尾。則功沮於垂成。果何所利哉。象紂所用皆狐疑小人。而既濟之業喪。

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既濟之柔得中。指六二而言之。未濟之柔得中。指六五而言之。當殷之既濟。文王以柔得中而在下。及殷之既喪。文王以柔得中而在上。蓋既濟之六二。即未濟之六五。得中則不過於柔。故在未濟而亨。小狐汔濟。未出於險中。已有濡其尾之虞。濟難而出乎險。必資舟楫之用。續終之事。固非狐疑畏怯者之所能成也。吐蕃以臨陳委此者。懸狐尾於首。表其似狐之怯也。雖夷狄之法不足言。亦足以知狐之爲

性畏怯而多忌也。未濟六爻雖不當位，然剛柔皆相應，尚有可濟之理，能辨君子小人而處之得其當，則何事功之不濟哉。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火在水上，各居其所，未能相濟，慎辨其宜，居之有方，使水在火上，則既濟之功成矣。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以狐涉險，於其初已有濡其尾之患，猶且吝而不改，蓋不知其力量之所極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周自太王、王季以來，聖君繼出，王業日興，天之不享商久矣，而周之家先則曳其輪而不進，俟其時而後動也。故貞固以守則吉，以九居二，不正也，而曰貞吉者，得中以行其正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未濟之三將反而爲既濟，則時可以濟矣。征凶者，自古當可爲之時，而輕進以取敗者多矣，非謂其當可爲之時而終於不爲也。故以利涉大川言之，言位不當者，六三以陰居陽，德不當位，故有征凶之辭。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兵凶器，戰危事，必貞吉而後悔亡。震動也，高宗震動其民，以伐鬼方，猶至於三年之久，然後有賞于大國，命將帥之有功者爲侯伯，兵之不可輕用如此，必貞吉悔亡而後志行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暉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所以貞吉而無悔。五君位也。而言君子者，文王有君民之大德，而不忘事君之小心，故其盛德輝光，著見而不可揜。君子之光，以謙而言之。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燕朋友兄弟故舊，皆所以合其歡而通其情。其有孚于飲酒如此，又何咎之有。紂爲酒池肉林，以至於濡其首而不自知，信乎失是。旣濟之業矣。人莫不飲酒，至於濡其首，則亦不知節也。需飲食宴樂，則有孚先亨。未濟飲酒濡首，則有孚失是。飲酒一也，而有孚異焉。有國家者，可不以是爲戒。子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六十四卦之中，多言文王與紂之事，第學者弗深考爾。易始畫於羲，而名曰周易者，蓋成其書者周孔也。故於周爲詳。六十四卦始於乾，象飛龍之在天，終於未濟，象小狐之汔濟，無非寓文王與紂之事。知者觀二卦之辭，則思過半矣。

董跋

秦軒李先生以易鳴吾邦久矣。遊從每聽講。輒抄錄。然僅得一二。而未獲睹其全。今其書編次已就緒。凡卦爻之義。皆於六畫中求之。真有得三聖之心。而非區區訓詁之末。其有功於吾道也不淺。洪粉榆脫後。喜其刻梓之成也。於是乎書。嘉定上章執徐十一月重光大淵獻。廣川董洪跋。

泰軒易傳跋

泰軒易傳六卷。宋李中正撰。是書原係足利學所貯。文明中影本。距今數百年。書皮敗損。紙墨弊爛。第一卷脫首頁。第二卷脫末頁。今無別本可以校補。姑仍其舊云。案是編宋史藝文志不著于錄。諸家藏書目竝未見其名。徐氏通志堂九經解哀刻宋元舊帙十獲六七。而是編不與焉。朱錫鬯經義考蒐集極賅。存佚弗遺。而亦不載其名。乾隆修定四庫全書總目。其於見存典籍。罔不畢收。而竟未及是書。則彼中散佚之久可知矣。宋元諸儒經解罕傳於世。即其殘簡賸冊亦在可珍。況乎是書佚於彼而存於我者。洵可寶之古笈也。則鐫而傳之。可不謂之藝林一枝枯而復華耶。庚申冬十月望天瀑識。

伍跋

右泰軒易傳六卷。宋李中正撰。中正事蹟。宋史無考。易傳中屢引邵康節程明道語。卷末有嘉定上章執徐董洪跋。洪自稱粉榆晚後。則中正蓋當孝宗光宗時。年輩差後於康節明道。所說僅上下經及彖象文言。阮文達惜其闕繫辭以下。然王輔嗣易注。惟解上下經及彖象文言。程子易傳亦然。此與之同。疑原本如是。非有所闕佚也。其釋卦爻之辭。往往引前代事爲證。如坤初六以齊威創霸田氏之篡。已來證陽盛生陰之理。與元城語錄相合。泰上六以開元承平胡雛之禍。忽起證泰極反否之理。與司馬溫公稽古錄相合。皆非強爲傳會可比。援前事以證明爻象。鄭康成始發其端。至宋李光周易詳說。全經皆證以前事。則未免失之穿鑿。此書旁徵事實。雖較鄭注加詳。而不用李氏詳說之例。每爻必求其事以實之。故切當處居多。又繫辭傳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先儒但以升六四之享于岐山。旣濟九五之西鄰禴祭爲文王與紂時事。此傳則自乾之九三九四迄於未濟之六五上九。其以殷周時事當之者。無慮百數十條。且謂六十四卦莫非寓文王與紂之事。竊未敢盡以爲然。讀是傳者。但當與其引證前事一例觀之。而不必輕信爲此爻果專指文王某事紂某事也。原闕卷首乾卦九三以上及卷二觀卦。無由校補。今重刻之。姑仍其舊。同治壬戌小暑後二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泰轩易传（宋·李中正）

作者=李中正撰

页数=225

SS号=11047037

出版日期=1985年第1版